

## 卷一百六十一

### 列传第六十五

赤经 苟宗道 郝经，字伯常，

其先潞州人，徙泽州陵川。祖天挺，父思温。天挺有重名，元好问之师也。金末，思温辟地河南鲁山。贼至，经母许匿窖中，贼爇火熏之，闷绝。经以蜜和寒菹汁，决母齿饮之，始苏。时经甫九岁，人皆异之。金亡，徙顺天，为守帅张柔、贾辅所知，延为上客，二家藏书皆万卷，经博览，学日进。

宪宗元年，世祖以皇弟开幕府金莲川，召经，咨以时务，条上数十事，世祖大悦，遂留王府。及伐宋，经从至濮州。有得宋人奏议以献，言冲要宜防者，凡七道，下诸将议，经曰：“古之一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彼今未有败亡之衅，我乃空国而出，诸侯窥伺于内，小民凋弊于外，经见其危，未见其利也。王不如修德布惠，敦族简贤，绥怀远人，顺时而动，宋不足图也。”世祖愕然曰：“汝与张拔都议邪？”经对曰：“经少馆张柔家，闻其议论。此则经臆说，柔不知也。”世祖以杨惟中为江淮、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，经为副使，将归德军，先至江上，宣布恩信，纳降附。惟中欲还汴，经不可，惟中怒，经率麾下先发。惟中愧谢，乃与经俱行。

经闻宪宗在蜀，久无功，进东师议曰：

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，救天下之事于已在则难。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，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，是尤难也。国家以一旅之众，奋起朔漠，斡斗极以图天下，马首所向无不摧破。灭金源，并西夏，蹂荆、襄，克成都，平大理，奄征思海，有天下十八，尽元魏、金源故地而加多。惟宋不下，未能混一，连兵构祸逾二十年。何曩时掇取之易，而今日混一之难也？

夫取天下，有可以力并，有可以术图。并之以力则不可久，久则顿弊而不振；图之以术则不可急，急则侥幸而难成。要之，成功各当其可，不妄为而已。

国家创业垂五十年，而一之以兵，遣黎虔刘殆尽。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者也，其力安得不弊利！且括兵率赋，朝下令而夕出师，躬擐甲胄，跋履山川。以志则锐，以力则强，以土则大，而其术则未尽也。苟于诸国既平之后，息师抚民，创法立制，上下井井，不挠不紊，任老成为辅相，选贤能为任使，鸠智计为机衡，平赋以足用，屯农以足食，内治既举，外御亦备。如其不服，先以文诰，拒而不从，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。自东海至于襄、邓、重兵数道，以为正兵。自汉中至于大理，轻兵捷出，以为奇兵。帅臣得人，师出以律，高拱九重之内，而海外有截矣。是而不为，乃于间岁遽为大举，上下震动，兵连祸结，底安于危，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。东师未出，大王仁明，则犹有未然者，可不议乎！

国家用兵，一以国俗为制，而不师古，不计师之众寡，地之险易，敌之强弱，必合围把槩，猎取之若禽兽然。鞭弭所属，指期约日，万里不忒，得兵家之诡道，而长于用奇。自浚河之战，乘胜下燕、云，遗之而去，似无意于取者。既破回鹘，灭西夏，乃出兵关陕以败金师，然后知所以深取之，长于用奇也。

既而由金、房出绕潼关之背以攻汴，自西和径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，自临洮、吐番空穿彻西南以平大理，皆用奇也。夫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而后可以用奇。岂有连百万之众，首尾万余里，六飞雷动，乘舆亲出。竭天下，倒四海，大极于遐徼之士，细穷于委巷之已，撞其钟而掩其耳，啗其脐而蔽其目，如是用奇者乎？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。

其初以奇胜也，关陇、江淮之北，平原旷野之多，而吾长于骑，故所向不能御。兵锋新锐，民物稠伙，拥而挤之，郡邑自溃，而吾长于攻，故所击无不破。是以用奇而骤胜。今限以大山深谷，厄以重险荐阻，迂以危途繚径，我乘险以用奇则难，彼因险以制胜则易。况于客主势悬，蕴蓄情露，虽有奇谋秘略，无所用之。力无所用与无力同，计不能行与无计周。泰山压卵之势，河海濯蕪之举，拥遏顿滞，盘桓而不得进，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縞者也。

为今之计，则宜救已然之失，防未然之变而已。西师既构，猝不可解，如两虎相斗，入于岩阻，见之者辟易不暇，又焉能以理相喻，使之逡巡自退。彼知其危，竭国以并命，我必其取，无由以自悔，兵连祸结，何时而已。

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在所，大军压境，遣使喻宋，示以大信，令降名进币，割地纳质。彼必受命，姑与之和，偃兵息民，以全吾力，而图后举，天地人神之福也。禀命不从，殿下之义尽，而后进吾师，重慎详审，不为躁轻，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。申以文移，喻以祸福，使知殿下仁而不杀，非好攻战辟土地，不得已而用兵之意。诚意昭著，恩信流行，然后阅实精勇，制节以进。既入其境，敦陈固列，缓为之行。彼善于守而吾不攻。彼恃坚城以不战老吾，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，吾地吾之所长，彼不能用其长。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，示必取之势。

毋焚庐舍，毋伤人民，开其生路，以携其心，亟肄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。

兵势既振，蕴蓄既现，则以轻兵掠两淮，杜其樵采，遏其粮路，使血脉断绝，各守孤城，示不足取。即进大兵，直抵于江，沿江上下列屯万灶，号令明肃，部曲严整，首尾缔构，和具舟楫，声言径渡。彼必震叠，自起变故。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，江面阔越，恃其岩阻，兵皆柔脆，用兵以来未尝一战，焉能当我百战之锐。一处崩坏，则望风皆溃，肱髀不续，外内限绝，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，水陆相济，必为我乘。是兵家所谓避坚攻瑕，避实击虚者也。

如欲存养兵力，渐次以进，以图万全，则先荆后淮，先淮后江。彼之素论，谓“有荆、襄则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。”先是，我尝有荆、襄，有淮甸，皆自失之。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，命一军出襄、邓，直渡汉水造舟为梁，水陆济师。以轻兵缀襄阳，绝其粮路，重兵趋汉阳，出不意以伺隙。不然；则重兵临襄阳，轻兵捷出，穿彻均、房，远叩归、峡，以应西师。如夔门不守，大势顺流，即并兵大出。摧拉荆、郢，横溃湘、潭，以成犄角。一军出寿春，乘其锐气，并取荆山，驾淮为梁，以通南北。轻兵抄寿春，而重兵布于钟离、合肥之间，据濡须，塞皖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及于蕲、黄，徜徉恣肆，以觐江口。乌江，采石广布戍逻，侦江渡之险易，测备御之疏密，徐为之谋，而后进师，所谓溃两淮之腹心，挟长江之襟要也。一军出维扬，合为长围，示以必取。而以轻兵出通、泰，直塞海门、瓜步、金山、柴墟河口，游骑上下，吞江吸海，并著威信，迟以月时，以观其变。是所谓图缓持久势也。三道并出。东西连衡，殿下或处一军，为之节制，使我兵力常有余裕，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弭，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。

议者必曰，三道并进，则兵分势弱，不若并力一向，则莫我挡也。曾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，并力一向，争地之术；诸道并进，取国之术也。昔之混一者，皆若是矣。晋取吴，则六道进；随取陈，则九道进；宋之于南唐，则二面皆进。未闻以一旅之众，而能取国者，或者有之，侥幸之举也。岂有堂堂天国，师徒百万，而为侥幸之举乎？况彼渡江立国，百又余年，纪纲修明，风俗完厚，君臣辑睦，内无祸衅，东西南北轮广万里，不可谓小，自败盟以来，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，当我强对，未尝大败，不可谓弱，岂可蔑视，谓秦无人，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？秦王问王翦以伐荆，翦曰：“非六十万不可。”王曰：将军老矣。”命李信将二十万往，不克，卒御翦以兵六十万而后举楚。盖众有所必用，事势有不可悬料而幸取者，故王者之举必万全，其幸举者，崛起无赖之人也。

呜呼！西师之出，已瓜及戍，而犹未即功。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师，若亦直前振迅，锐而图功，一举而下金陵、举临安则可也。如兵力耗弊，役成迁延，进退不可，反为敌人所乘，悔可及乎！难然，犹有可忧者。国家掇取诸国，飘忽厉，本以力胜，今乃无故而为大举，若又措置失宜，无以挫英雄之气，服天下之心，则稔恶怀奸之流，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，国内空虚，易为摇荡。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，反覆致论，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，此也。

及世祖渡江围鄂州、闻宪宗崩，召诸将密议，经复进议曰：《易》言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殿下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，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断。进退存亡之正，知之久矣。向中沙陀，命经曰：“时未可也。”又曰：“时之一字最当整理。”又曰：“可行之时，尔自知之。”大哉王言，时乘六龙”之道，知之久矣。自出师以来，进而不退。

经有所未解者，故言于真定，于曹、濮，于唐，邓。亟言不已，未赐开允。今事急，故复进狂言。

国家自平金以来，惟务进取，不遵养时晦，老师费财，卒无成功，三十年矣。蒙哥罕立，当安静以图宁谧，无故大举，进而不退，御王东师，则不当复进也而遽进，王以有命不敢自逸，至于汝南，既闻凶讣，即当遣使遍告诸师各以次退，修好于宋，归定大事，不当复进也而遽进。以有师期，会于江滨，遣使喻宋，息兵安民，振旅而归，不当复进也而又时。既不宜渡淮，又岂宜渡江？既不宜妄进，又岂宜攻城？若以机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亦既渡江，不能中止，便当乘虚取鄂，分兵四出，直造临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则宋亦可图。如其不可，知难而退，不失为金兀术也。师不当进而进，江不当渡，而渡，城不当攻而攻，当速退而不退，当速进而不进，情见势屈，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则我竭彼盈，又何俟乎？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，又延引月日，冬春之交，疫必大作，恐欲还不能。

彼既上流无虞，吕文德已并兵拒守，知我国疵，斗气自倍，两淮之兵尽集白鹭，江西之兵尽集隆兴，岭广之兵尽集长沙，闽、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，伺隙而进，如遏截于江、黄津渡，邀遮于城关关口，塞汉东之石门，限郢、复之湖泺，则我将安归？无已则突入江、浙，捣其心腹。闻临安、海门已具龙舟，则已徒往；还抵金山，并命求出，岂无韩世忠之俦？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，中挟巨浸，号为活城，肉薄骨并而拔之，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，朔流而上，则入洞庭，保荆、襄，顺流而下，则精兵健橹突过汴、黄，未易遏也，亦徒费人命，安所得哉！

虽然，以王本心，不欲渡江，既渡江，不欲攻城，既攻城，不欲并命，不焚庐舍，不伤人民，不易其衣冠，不毁其坟墓，

三百里外不使侵掠。或劝径趋临安，日其民人稠伙，若往，虽不杀戮，亦距蹙，吾所不心。若天与我，不必杀人；若天不与，杀人何益，而竟不往。诸将归罪土人，谓不可用，以不杀人故不得城。大王曰彼守城者只一贾制置，汝十万众不能胜，汝辈之罪也，岂土人之罪乎！益禁杀人。岿然一仁，上通于天，久有归志，不能遂行耳。然今事急，不可不断也。

宋人方惧大敌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，未暇谋我。第吾国内空虚，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，在于背胁；西域诸胡窥觐关陇，隔绝旭烈大王；病民诸奸各持两端，观望所立，莫不凯觐神器，染指垂涎。一有狡焉，或启戎心，先人举事，腹背受敌，大事去矣。且阿里不可已行赦令，令脱里赤为断事官、行尚书省，据燕都，按图籍，号令诸道，行皇帝事矣。虽大王素有人望，且握重兵，独不见金世宗、海陵之事乎！若彼果决，称受遗诏，便正位号，下诏中原，行赦江上，欲归得乎？

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，自西南隅，万人敌，上可并行大车，排榭串楼，缔构重复，必不可攻，只有许和而归耳。断然班师，亟定大计，销祸于未然。先命劲兵反截江面，与宋议和，许割淮南、汉上、梓夔两路，定疆界岁币。置輜重，以轻骑归，渡淮乘驿，直造燕都，则从天而下，彼之奸谋僭志，冰释瓦解，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，收皇帝玺。遣使召旭烈、阿里不哥、摩哥及诸王驸马，会丧和林。差官于汴京、京兆、成都、东平、西京、北京，抚慰安辑，召真金太子镇燕都，示以形势。则大宝有归，而社稷安矣。

会宋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，乃班师。

世祖既位，经上立政议曰：

臣闻，所贵乎有天下者，谓其能作新树立，列为明圣，德泽加于人，令闻施于后也。非谓其志得意满，苟且而已也。志

得意满，苟且一时，草木并朽而无闻，是为身者也，于天下何有？有志于天下者不贵也。为人之所不能为，立人之所不能立，变人之所不能变，旧然与天地并，沛然与造化同，雷厉风飞，日星明而江河流，天下莫不贵之而已。不以为贵，以为已怀所当为之职分也。古之有天下者，莫不然。后之有天下者，亦莫不当然。天下，一大器也。纲纪礼义者，天下之元气。文物典章者，天下之命脉。非是，则天下之器不能安。小废则小坏，大废则大坏。小为之修完，则小康。大为之修完，则太平。故有志于天下者，必修之，而不弃也。以致治自期，以天下自任，孳孳汲汲，持扶安全，必至成功而后已。使天下后世称之曰，天下之祸至某君而降，天下之乱至某君而治，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，天下之未至作者，至某君而作，配天立极，断统作帝，熙鸿号于无穷，若是则可谓有志于天下矣。

由汉以来尚志之君六七。作于汉则曰高帝，曰文帝，曰武帝，曰昭帝，曰宣帝，曰世祖，曰明帝，曰章帝，凡八帝。于三国，则曰昭烈，一帝。于晋则曰孝武，一帝。于元魏则曰孝文，一帝。于宇文周，则曰武帝，一帝。于唐则曰高祖，曰文皇，曰玄宗，曰宪宗，曰武宗，曰宣宗，凡六帝。于后周则曰世宗，一帝。于宋则曰太祖，曰太宗，曰仁宗，曰高宗，曰孝宗，凡五帝。于金源则曰世宗，曰章宗，凡二帝。是皆光大炳粮，不辱于君人之名，有功于天下甚大，有德于生民甚厚，人之类不至于尽亡，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，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，人伦不至于大乱，纲纪礼义、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，数君之力也。呜呼！上下数千载，有志之君仅是数者。何苟且一时者多，而致治者鲜也。虽然，是数君者，独能树立，功成治定，揄扬于千载之下，岂不为英主也哉！其视坏法乱纪，辜彝伦，毒海内，覆宗社，碌碌以偷生，子子以自蔽，

其为庸懦者，可为悯笑也。

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，恢拓疆宇，古莫与京。惜乎攻取之计甚切，而修完之功不逮。天下之器日益弊，而生民日益惫也。盖其几一失，而其弊遂成。初下燕云，奄有河朔，便当创法立制，而不为。既并西域，灭金源，蹂荆襄，国势大张，兵力崛阜，民物稠伙，大有为之时也。苟于是时，正纲纪，立法度，改元建号，比隆前代，使天下一新，汉唐之举也，而不为。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，官制废则政事亡，都邑废则宫室亡，学校废则人材亡，廉耻废则风俗亡，纪律废则军政亡，守令废则民政亡，财赋废则国用亡，天下之器虽存，而其实则无有。

赖社稷之灵，祖宗之福，兵锋所向，无不摧破，穿彻海岳之锐，跨凌宇宙之气，腾掷天地之力，隆隆殷殷，天下莫不慑伏。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，耶律楚材为相，定税赋，立制作，榷宣课，分郡县，籍户口，理狱讼，别军民，设科举，推恩肆赦，方有志于天下。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，相与排摈，百计攻讦，乘宫闱违豫之祭，恣为矫诬，卒使楚材愤悒以死。既而牵连党与，倚叠缔绝，援引宵人，御之以武，相与割剥天下，而天下被其祸，荼毒宛转，十又余年，生民颞颥，莫不引领望明君出。

先皇帝初践宝位，皆以为致治之主，不世出也。既而下令鸠括符玺，督察邮传，遣使四出，究核徭赋，以求民瘼，污吏滥官，黜责殆遍，其愿治之心亦切也。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，旧弊未去，新弊复生，而致治之凡又失也。

今陛下统承先王圣谟，英略恢廓，正大有一天下之势。自金源以来，纲纪礼义、文物典章，皆已坠没，其绪余土苴，万亿之能一存。若不大为振澡，与天下更始，以国朝之成法，援唐、宋之故典，参辽、金之遗制，设官分职，立政发民，成一

王法，是亦因仍苟且，终于不可为，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，历代纲纪典刑至今而尽，前无以贻谋，后无以取法，坏天地之元气，愚生民之耳目，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，痛惜而叹惋也。

昔元魏始有代地，便参用汉法，至孝文迁都洛阳，一以汉法为政，典章文物粲然，与前代比隆，至今称为贤君，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，是可以为监也。金源氏起东北，小夷部曲数百人，渡鸭绿，取黄龙，便建位号，一用辽、宋制度，收一国名士，置之近要，使藻饰王化，号十学士，至世宗与宋定盟，内外无事，天下晏然，法制修明，风俗完厚，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，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。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，必为流涕，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。是以可以为监也。

今有唐之地而加大，有汉唐之民而加多，虽不能便如汉、唐，为元魏、金源之治亦可以。陛下睿稟仁慈，天锡勇智，喜之冠，崇礼让，爱养中国，有志于为治，而为豪杰所归，生民所望久矣。但断然有为，存典章，立纲纪，以安天下之器，不为苟且一时之计，奋扬乾纲，应天革命，进退黜陟，使各厌伏，天下不劳而治也。今自践祚以来，下明诏，蠲苛烦，立新政，去旧污，登进茂异，举用老成，缘饰以文，附会汉法，敛江上之兵，一视以仁，兼爱两国，莫不思见德化之盛，至治之美也。但恐害民余孽，扳附奸邪，更相援引，比周以进。若不辨之于早，犹夫前日也。以有为之姿，据有为之位，乘有为之势，而不为有为之事，与前代英主比隆，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。《书》曰：“罔不在厥初，”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”，至《诗》曰：“如彼雨雪，先集维霰，”《春秋》书“元年春王正月，”皆谨之于初，辨之于早也。有有为之志，而不辨奸邪于早，而却之，则铄刚以柔，蔽明以暗，终不能以有为。盖彼奸人易

合难去，诱之以甘言，承之以令色，赂之以重宝，便辟迎合，无所不至，不辨之于早，而拒之，则堕其计中，授之以柄，而随之耳。

昔王安石拜参政，吕献可即以十罪劾之，温公谓太早，献哥曰：“去天下之害，不可不速，异日诸君必受其祸。”安石得政，宋果以亡。温公曰：“吕献可之先见，范景仁之勇决，吾不及也。”

夫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理有所必然。虽天地亦可先见，况于人乎？方今之势，在于卓然有为，断之而已。去旧污，立新政，创法制，辨人材，绾结皇纲，藻饰王化，偃戈却马，文致太平。陛下今日之事也。毋以为难而不为，毋以为易而不足为，投械挈会，比隆前王，政在此时。不累于宵人，不惑于群言，兼听俯纳，臣之所愿也。

世祖深韪其言，欲大用之。

时王文统当国，忌经，思摈之于外。中统元年，世祖议遣使于宋，告即位，且征前日请和之议，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，经入辞，请与蒙古人偕往。帝不许曰：“卿等往即可，彼之君臣皆书的也。”赐葡萄酒，诏曰：“朕初即位，庶事草创，卿当远行，凡可辅朕者，亟以闻。”经奏便宜十六事，辞多不载。

或谓经：“宋人谲诈，动以疾辞。”经曰：“自南北构难，兵连祸结，苟能弭兵靖乱，吾学为有用矣，虽蹈不测之渊，吾所甘心也。”既行，文统阴嘱李璫侵宋，欲假手害经。以至济南，璫以书止之，经奏其事于朝。宋败璫军于淮安，经至宿州，遣副使刘仁杰、参议高翻请入国期，不报。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，庭芝复书果疑经，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，恐经至谋泄，馆经真州。经乃表奏宋主曰：“愿效鲁连之义，排难解纷，岂知唐俭之徒，疑兵误国。”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，极陈战和利

害，且请入见及归，皆不报。驿吏棘垣钥户，昼夜守逻，欲以动经，经不屈。经待下素严，又久羁困，多怨者。经谕曰：“向受命不进，我之罪也。一入宋境，死生进退，听其在彼，我终不能屈身辱命。汝等不幸，宜忍以待之，我观宋祚将不久矣。”至元十二年，丞相伯颜南伐，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庸入宋，问执行入之罪，宋惧，遣总管段祐以礼送经归。似道之谋既泄，寻窜死。经道病，帝遣枢密院官及尚医近侍迎劳，所过父老瞻望流涕。明年夏，至阙，赐宴内廷，赏赉有差。秋七月卒，年五十三，敕官为护丧远葬，谥文忠。官其子采麟奉训大夫、知林州。后赠昭文馆大学士、司徒、冀国公。

经为人尚气节，为学务有用。及被留，思托言垂后，撰《续后汉书》、《易春秋外传》、《太极演》、《原古录》、《通鉴书法》、《五衡贞观》等书及文集，凡数百卷。其文丰蔚豪宕，善议论。诗尤奇崛。拘使馆十六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开封民射雁金明池，得系帛诗云：“霜落风高恣所如，归期回首是春初。上林天子援弓缴，穷海累臣有帛书。”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，获者勿杀，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。”咸谓经之忠节所感动。时南北隔绝，经不知改元，故题曰中统十五年云。

二弟彝、庸，皆有名。彝字仲常，隐居以寿终；庸字季常，颍州知州。子采麟，累官集贤直学士、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。

从经使宋者有苟宗道，字正甫，保定人，官都事，经授以经学，官至国子祭酒、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卒。

史臣曰：“郝经屡进言于世祖，以伐宋为连兵构祸。就成败论之，其言似迂而不切，然谓如其不服，先以文诤，拒而不从，再行天伐，异曰蒙古灭宋，卒不外此，盖王者之师，诚不以险谋诡计为胜算也。宋人自亡其国，无足论者。以经之学识，

而不获用于至元之世，惜哉！”

## 卷一百六十二

### 列传第六十六

陈祐  
思谦  
天祥

陈祐，一名天祐，字庆甫，赵宁晋人。

祖忠，字公茂，有学行，乡党尊而师之，称为茂行先生。父子安，早卒。

祐少好学，家贫，母张氏翦发易书使读之，长遂博通经史，时诸王得自辟官属，穆哥王府署祐为尚书。王分土于河南，又表祐为河南府总管。下车之日，礼聘名士李田维、杨杲、李微、薛玄等，咨以治道，奏免征西国数百家及椒竹诸税、粮料等钱，又上便民二十余事，朝廷皆从之。

世祖即位，分陕、洛为河南西路。中统元年，真除祐为总管。时州县官未给俸，多贪暴，祐独以清慎见称，在官八年，如始至之日。至元二年，改南京路治中。适大蝗，徐、邳尤甚，责捕急。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，谓左右曰：“捕蝗虑其伤稼也，今蝗虽盛，而谷已熟，不如令早刈之。”或以事涉专擅，不可，祐曰：“救民获罪，亦所甘心。”即谕使刈谷，两州之

民皆赖焉。

三年，朝廷以祐降官无名，乃赐虎符，授嘉议大夫、卫辉路总管。卫当四方冲要，号为难治，祐申明法令，创立孔子庙，修比干墓，请列于祀典。及去官，民为立碑颂德。祐上书世祖，言树太平之本有三，曰：

臣闻殷、周、汉、唐之有天下也，天生创业之君，必生守文之主。盖创业之君，天所以定祸乱，守文之主，天所以致隆平也。

昔我圣朝之兴，太祖皇帝龙飞朔方，雷霆云合，天下响应，统一四海，虽汤武之盛未之有也。天眷圣朝，实生陛下，陛下神武圣文，以天纬地，能尽守文之美，兼隆创业之基，典章文物，粲然可观。既遐陬绝域之民，上古所不能臣者，陛下悉能臣之，虽高宗之兴殷，成康、宣王之兴周，文、景、光武之兴汉，太宗、宪宗之举唐，无以过也。

是以海内豪杰之士，翕然向风，咸谓天命陛下启太平之运者有四，民望陛下树太平之本者有三。臣请条列而言之。

陛下昔在藩邸之初，奉辞伐罪，西举大理，势若摧枯，南渡长江，易于反掌。此天命陛下扬万里之威，定四方之乱，将降大任于陛下。即位之后，内难方殷，藩王之构乱者在北，逆贼之官祸者在东，然天戈一指，俱从荡平。此天命陛下消藩镇有衅之权，新唐、虞天为之化，将以跻斯民于仁寿之城也。臣故曰天命陛下。

启太平之本者有三：其一曰太子国本，建立之计宜早。臣闻三代盛王有天下者，皆以传子，非不欲法尧、舜禅让之美也，顾其势有不能尔。何则，俗有厚薄，时有变迁，苟或传非其人，祸源一启，则后世争之乱，未易息也。以是见圣人公天下之忧深矣。故孟轲曰：“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。”夫所谓

天与子者，非谓天有谆谆之言告谕人主以传子之计也，政谓时运推移，无非天理，圣人能与时消息，动合天意，故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是以三代享祚长久，至有逾六七百年者，以其传子之心，公于为天下，不私于己故也。伏见圣代隆兴，不崇储贰，故授受之际，天下忧危。曩者建藩屏之国，授诸侯之兵，所以尊王室，卫社稷，实祖宗创业之宏规也，迨乎中统之初，颇异于是。恃其国之大也，谋倾王室者有之；恃其兵之强也，图危社稷者有之。当是之时，赖陛下断自圣衷，算无遗策，故总揽权纲，则藩镇之祸消，深固根本，则朝廷之计定，此陛下守文之善经也。何以言之，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律令者，太祖之法令也，陛下岂欲变易旧章，作为新制，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。诚以时移事变，理势当然，不得不尔，期于宗主之安而已矣。由此观之，国本之议，昭然甚明，不可缓也。语曰：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，虽有鎡基，不如待时，今年谷屡登，四海晏然，此其时矣，亿兆戴德，侯王向化，此其势矣。夫天与不受，则违天意，民望不副，则失民心。失民心则可忧，违天意则可惧，此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伏惟陛下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体三代宏运之规，法《春秋》嫡长之义，内亲九族，外协万邦，建皇储于春宫，隆帝基于圣代，俾入监国事，出抚戒政，绝觊觎之心，一中外之望，则民心不摇，邦本自固矣。陛下蕴廉光之德，纵不欲以天下传子孙，独不念宗庙之灵，社稷之重，生民之涂炭乎。愿陛下熟计而为之，则天下臣民之幸甚矣。

其二曰中书政本，责成之任宜专。臣伏见陛下励精为治，频年以来，建官分职，纲理众务，可谓备矣。曰中书，曰御史，曰枢密，曰制国用，曰左右部。夫承命宣制，奉行文书，铨叙流品，编齐户口，均赋役，平狱讼，此左右部之责之。通漕运，

谨出纳，充府库，实仓廩，百姓富饶，国用丰备，此制国用之职也。修国政，严武备，辟疆场，肃号令，谨先事之防，销未形之患，士马精强，敌人畏服，此枢密之任也。若夫屏贵近，退奸邪，绝臣下之威福，强公室，杜私门，纠劾非违，肃清朝野，非御史不能也。如斗之承天，斟酌元气，运行四时，条举纲维，著明纪律总百揆，平万机，求贤审官，献替否，内亲同姓，外抚四夷，绥之以和，镇之以静，涵养人材，变化风俗，立经国之远，图建长世之大议，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作新太平之化，非中书不可也。皇天以亿兆之命，县之于陛下之手，陛下父事上天，子爱下民，其道无他，要在慎择宰相，委任责成而已。陛下，元首之尊也。中书，股肱之任也。御史，耳目之司也。方今之宜，非中书则无以尊上，非御史则无以肃下，下不肃，则内慢，下不尊，则外侮。内慢外侮，乱之始也。上尊下肃，治之基也。故《虞书》载明良之歌，贾生设堂陛之喻，其旨岂不深且远哉！凡今之所以未臻于至治者，良由法无定体，人无定分，政出多门，不相统一故也。臣谓，诸外路军民钱谷之官，宜悉季中书通行迁转，其赏罚黜陟，一听于中书，其善恶能否，一审于御史。如此则官有定名之实，法有划一之规矣。又大臣贵和，不贵同。和于义，则公道昭明，有揖让之治；同于利，则私怨萌生，起忿争之乱。此必然之效也。诚能中外戮力，将相同心，和若盐梅，固如金石，各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义，夹辅王室，协赞圣猷，陛下临之以日月之明，怀之以天地之量，操威福之权，执文武之柄，俾知法有定体，人有定分，上之使下，如身之运臂，臂之任指，下之事上，如足之承身，身之尊首，各勤厥职，各尽乃心，夫如是，天下何忧不理，国势何忧不振乎。虽西北诸王示覲天颜，东南一隅未沾圣化，其来庭之议，称藩之奏，可克日而待，不足为陛下忧也。

所可忧者，大臣未和，公道未昭，群小流言，荧惑圣听，干挠庶政，亏损国威，摧壮士之心，钳直臣之口，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，以尽节为愚，以讦为忠，以直言为讳，是皆奸人敌国之幸，非陛下之福也。臣恐此弊不已，习以成风，将见私门万启于下，公道孤立于上，虽有夔皋为臣，伊周和辅，亦不能善治矣。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，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，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。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，窃弄威柄者，御史自当劾之，乃其职也，百官自当论之，乃其分也。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，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！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，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，惟陛下远之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其三曰人才治本，选举之方宜审。臣闻君天下者，劳于求贤逸，于得人，其来尚矣，盖天地间，有中和至顺之气，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，以待时君之用，是以圣王遭时定制，不借才于异代，皆取士于当时。臣愚以为，今之天下，犹古之天下也，今之君臣，犹古之君臣也，今之人才，犹古之人才也，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。伏见取人之法，今之议者，互有异同，或以选举为尽美，而贱科第，或以科第为至公，而轻选举。是皆一己之偏见，非古今之通论也。夫二帝、三王以下，隋、康以上，数千百年之间，明君睿后所得社稷之臣，王霸之辅，盖亦多矣，其丰功盛烈，章然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，迹其从来，亦可考也。或起于耕耘，或来于版筑，或猎于屠钓，或因献言而入侍，或由荐进而登朝，至于贤良方正、孝廉贡举之途，遭际万殊，不可胜纪，岂一出于第乎科！自隋、唐以降，迄于宋、金，数百年间，代不乏人，名臣伟器，例皆以科第进，岂皆一出于举乎！及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，皆能尊主庇民，论道佐时，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。夫士之处世，亦犹鱼之处水，其取之之术，固有筌置罟钓之不同，期于得鲂、得鲤，则一也。

臣愚谓，方今取士，宜设三科，以尽天下之才，以公天下之用。亡金之士，以第进士历显官，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，咨询典故，一也。内则将相公卿大夫，各举所知，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，进贤良则受赏，进不肖则受罚，二也。颁降诏书，布告天下，限以某年开设科举，三也。三科之外，继以门荫阔参之，可谓才德兼收，勋贤并进。如此则人春自励，多士盈朝，将相得人于上，守令称职于下，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。夫天下，犹重器也。器之安危，置之在人。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下安基，宗社于磐石之固，可不以求才为急务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，”其斯之谓欤！

抑臣又闻，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，自古为难。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，建言诸侯强大，将不利于社稷，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，安上全下之计，莫若众建诸侯，而分其力，可谓切中时病。然举朝皆以谊言为过，故帝虽嘉之，而不能用。逮景帝之世，七国连兵，几危汉室，谊之言始验于此矣。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黜武之时，重敛繁刑之际，一踵亡秦之覆辙，唯崇尚虚文，而欲求至治，仲舒以为宜更化，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大能善治，譬之琴瑟不调当更张，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不能鼓，又言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临政愿治，不如退而更化，可谓深识治体矣。然当时皆以其言为迂，故帝虽纳之，而不果行。逮至季年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帝于是发仁圣之言，下哀痛之诏，仲舒之言始验于此矣。向若文帝早从贡谊，武帝早用仲舒，其祸乱之极，必不至此。汉之为汉，又岂止如是而已哉。洎乎有唐驭宇，太宗皇帝清明在躬，以纳谏为心，而魏征之伦，耻其君不及尧、舜，是以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，听无不行，故能身致太平，比功较德，优迈前主矣。

臣诚才识驽钝，不足以比拟前贤，如霄壤泾渭，固自有间，然于遭逢圣明，诚诚恳恳，志在纳忠，其义一也。臣清以人身之计言之，冬之祁寒，夏之甚暑，此天时变于上者也，在修人事以应之，故祁寒则衣裘，甚暑则服葛，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，盖亦理势当然，不得不尔，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。国计安危，理亦如此。臣愚切谓三本之策，若施之于祖用武之世，有所未遑；行之于陛下守文之时，诚得其宜。此天下之公论，非臣一人之私意也。

书上，事虽未能尽行，时论韪之。六年，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使，迁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时中书、尚书二省并立，世厌其烦，欲合为一，集大臣议之，祐还朝，特命预其议。阿合马为书平章政事，欲奏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，因罢中书省，惧祐有异同，许以祐为尚书参知政事。及入议，祐极言中书政本，祖宗所立，不可罢；三公古官，今徒存虚位，不须设。阿合马怒其忤己，除祐金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。西凉隶永昌王府，其达鲁花赤乃总管为人诬构，王欲悉致之法，祐力辩其冤。王怒甚，祐执议弥固，王赤寻悟，二人皆获免，持祐泣曰：“公再生父母也。”

朝廷大举代宋，遣祐金山东民军，民间祐来，皆曰：“陈按察来，必无私。”于是逃匿者皆出。应期而办。十二年，授南京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属吏闻祐至，多震慑失措，祐因谓曰：“何必若是。前为盗跖，今为颜子，吾以颜子待之；前为颜子，今为盗跖，吾以盗跖待之。”由是吏知修饬，不敢玩法。

十四年，迁浙东道宣慰使。时江南初附，军士俘温、台民数千口，祐悉坪还之。未几，行省榷民商酒税，祐请曰：“兵火之余，遣民宜从宽恤。”不报。遣祐检覆庆元、台州民田。及还至新昌，值玉山乡盗起，仓猝不及为备，中流矢而卒，年

五十六。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颖川郡公，谥忠定。父老请留葬会稽，不得，乃立祠祀之，祐能诗文，有《节齐集》。

三子：夔，芍陂屯田万户，在扬州闻祐遇盗死，泣请行省，愿复父仇，擒其贼魁，戮于绍兴市，累迁朝列大夫、庆元路治中：皋、爽，皆侍仪司通事舍人。孙思鲁、思谦。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。祐弟天祥。

思谦，少孤，警敏好学。天历初，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廉，时年四十矣。召见兴圣宫。明年，授典宝临经历，改礼部主事。首言：“教坊、仪凤二司，请并入宣徽，以清礼部之选。其官属，不当与群臣并列朝会，宜置百官之后，大乐之前。”诏从之，而二司隶礼部如故。

至顺元年，拜西台监察御史，条上八事：一曰正君道，二曰结人心，三曰崇礼让，四曰正纲纪，五曰审铨衡，六曰励孝行，七曰纾民力，八曰修军政，先是，关陕大饥，民多鬻产，及归皆无地可耕，思廉请听民倍值赎之，使富者收兼入之利，贫者获已弃之业。从之。监察御史李扩行部甘肃。金州民刘海延都，其男元元，自称流民王延禄，非海延都之子，告海延都掠其财。扩听之。酷刑拷其父。思谦劾扩逆父子之伦，坏朝廷之法。遂抵扩罪。

明年，迁太禧宗禋院都事。九月，拜监察御史，首言：户部赐田，诸怯薛支请海青、狮、豹肉食，及局院工粮，好事布施，一切泛支，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增数十倍，至顺元年轻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，宜节无益不急之费，以备军国之用。”又言：“军站消乏，金补则无殷实之户，接济则无羨余之财，倘有征行。必括民间之马，苟能修马政，亦其一肋也。今西越流沙，北际沙漠，东及辽海，地气高寒，水甘草美，无非牧养

之地，宜设群牧使司，统领十监，专治马政，并畜牛羊。”又言：“铨衡之弊，入仕之门太多，黜陟之法太简，州郡之任太淹，京朝之职太速。设三策以救四弊：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衙门冗滥不急者，从实减并，其外有选法者并入中书；二曰参酌古制，设辟举之科，令三品以下各举所知，得才则受赏，失实则受罚；三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盖使外职识朝廷治体，内官知民间利病，今后历县尹有能声、善政者，授郎官，御史历郡守有奇才异绩者，任宪使、尚书，其余各验资品通迁，在内者不得三考连任京官，在外者须历两任乃迁内职，凡朝缺官员须二十月之上方许迁除。”帝俞其奏，命中书议行之。时有官居丧者，往往夺情起复，思廉言：“三年之丧，谓之达礼，自非金革，不可从权。”遂著于令。诏起报严寺，思廉曰：“兵荒之余，当罢土木，以纾民力。帝惮曰：“此正得祖宗立台宪之意，继此事有当言者无隐。”赐缣帛旌之。未几迁右司都事。

元统二年五月，转兵部郎中。十一月，改御史台都事。后至元年，出为淮西道廉访副使，期月引疾归。六月，召为中书省员外郎，上言：“强盗但伤事主者，得死罪，故杀，从而加功者，与斗而杀人者例，杖一百七十下，得不死，与宰牛马之罪无异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。法应加重，因奸杀夫，所奸妻妾同罪，律有明文，今只坐所犯，与律不合。”事下刑部议，皆为改定。

至正元年，转兵部侍郎。丁内艰，服除，召为右司郎中。岁凶，盗贼蜂起，剽掠州县。思廉白于执政，当竭府库以赈贫民，分兵镇抚中夏，以防后患。不从。后卒如思谦言。

五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转刑部尚书，改湖广廉访使。八年，迁淮东宣慰司都元帅。九年，迁浙西廉访使、湖广行中书省参

知政事。辞。十一年，改淮西廉访使。寻召入为集贤侍讲学士，修定刑律。十二年，拜治书侍御史。明年，擢御史中丞。思谦以年近七十，上章告老，不允，特旨进荣禄大夫，仍御史中丞。入谢，感疾，明日卒。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、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鲁国公，谥通敏。

天祥，字吉甫。少隶军籍，善骑射。中统三年，李璫叛，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授天祥千户，屯三汉口，以遏宋兵。事平，罢归。初，天祥未知学。祐不之奇也。别数岁，猷所为诗于祐。祐疑假手他人，及与语。出入经史，大为嗟异。

至元十年，起为郢、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，从大兵渡江，论军事，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重。

十三年，兴国军以籍兵器倡乱，行省命天祥权知军事。父老上谒，天祥谕之曰：“捍卫乡井，诚不可无兵，任事者籍而收之，操持过急，故致乱尔。今令汝辈，权置兵仗以自卫，何如？”民皆称便。乃白其事于行省曰：“镇遏奸邪，当实根本，若内无备御之资，则外生窥觐之衅，此理势必然者也。推此军变乱之故，正由当时处置失宜，疏于外而急于内。凡在军中者，寸铁尺杖不得在手，遂使奸人得以窃发，公私同被其害。今此地再经残破，单弱至此，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，岂惟外寇可忧，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。莫若推赤心于人，使戮力同心，与均祸福，人则我之人，兵则我之兵，靖乱止奸，无施不可。惟冀稍加优容，然后责其必成之效。”行省许以便宜处置。

凡天祥所施設，皆合众意，由是流移复业，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。分宁盗起，谍者至，吏请捕之，天祥曰：“彼以官吏贪暴故叛，今我一军三县，官无侵渔，民乐其业，使之告其徒党，则谍者反为我用矣。”遂一无所问。

居岁余，诏改本军为路，有代天祥为总管者，变更旧政，

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乱，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，多乘势杀守半岛以应之。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，参政忽都帖木儿、贾居贞，万户郑鼎为宣慰使。鼎帅兵讨之，至樊口溺死。贼遂声言攻阳罗堡，鄂州大震。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，天祥言于居贞曰：“阳罗堡依山为垒，素有严备，彼若来攻，我之利也。且南人轻进易退，官军凭高据险，出精兵击之，必获全胜。”居贞深然之，乃引兵伏于青山，贼至，果为官军所败。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，授兵二百人。乱民闻官军至，皆依险自保。天祥以众寡不敌，遣人谕以祸福，使各归田里，惟擒其渠魁毛遇顺、周监斩于鄂州市，得金二百两，询知为鄂州贾人物，召而还之。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，亦就擒，以冬至日放还家，约三日归狱，皆如期而至，白宣慰可尽纵之，由是无复叛者，而姓为立生祠。

二十一年三月，拜监察御史。会史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权倾一时，御史中丞崔彧言之，帝怒，欲致之法，世荣势焰益炽。左司郎中周戴因议事有可否，世荣诬以沮法，奏令杖一百，然后斩之，百僚震慑，无敢言者。二十二年四月，天祥上疏极论世荣奸恶曰：

卢世荣以商贩所获之资，趋附权臣，营求入仕，輿赃犖贿，输送权门，所献不充，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，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。专务贪饕，所季赃私，动以万讲。其隐秘者固难悉举，惟发露者乃可明言，凡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，略计：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，金以锭计者二十五，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，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，马以匹计者十五，玉器七事，其余繁杂物件称是。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，人所共知。

今不悔前非，狂悖愈甚，以苛刻为自安之策，以诛求为干进之门，而又身当要路，手握重权，虽位在丞相之下，朝省大

政，实行专之。早犹以盗蹠掌阿衡之任，不止流殃于当代，亦恐取笑于将来。朝廷信其虚诳之说，俾居相位，名为试验，实授焉权。校其所能，败阙如此。考其所行，毫发无称。此皆既往之真迹。可谓已试之明验。若谓必须再试，只可叙以他官，宰相之权，岂宜轻授。夫宰天下，譬犹制锦。初欲验其能否，先当试以布帛，如无成效，所损或轻。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，犹捐美锦以较量工拙，脱致隳坏，悔将何及。

国家之与百姓，上下如同一身，民乃国之血气，国民之肤体。未有耗其血气，能使肤体丰腴者。是故民富则国富，民贫则国贫，民安则国安，民困则国困，其理然也。或鲁哀公欲重斂于民。问于有若，对曰：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。”以此推之，民以赋轻而后足，国以民足而后安。

《书》曰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历考前代，因百姓富足以致乱，百姓困穷以致治，自有天地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夫财者，土地所生，民力所集，天地之间岁有常数，惟其取之有节，故其用之不乏。

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，致十年之积，广邀增羨之功，不恤颠连之患。视民如仇，为国斂怨。果欲肆意诛求，何所不得。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，斂财之方复何所赖？将见百姓由此凋耗，天下由此空虚，安危利害之机，有不可胜言者。

计其任事以来，百有余日。今取其所行与所言，已不相副者，略举数端：始言能令钞法如旧，钞愈虚耗；始言今百物自贱，物愈腾踈；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，不取于民而办，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；始言能令民快乐，今所措置，无非败法扰民者。若不早有更张，须其自败，犹蠹虽除去，木病亦深，始嫌曲突徙薪，终见焦头烂额，事至于此，救将何及？

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，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，缄默

自固，亦岂不能！正以事在国家，关系不浅，忧深虑切，不得无言。

奏上，世祖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，面质之。比至，即日缚世荣于宫门外。明日入对，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未及言者，帝称善，世荣遂伏诛。五月，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、寿昌之功，擢吏部郎中。

二十三年四月，除治书侍御史。六月，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。天祥至鄂州，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。时桑哥窃国柄，与要束木姻党，诬天下以罪，欲杀之，系狱几四百日。二十五年春正月，遇赦得释。二十八年，擢行台侍御史。未凡，以疾辞归。三十年，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。

元贞元年，改山东东西道廉访使。山东盗起，诏求弭盗方略。天祥奏，所拟事条，皆切于时用。执政颁行诸路，由是群盗屏息。平阴县女子刘金莲，假妖术惑众，所至官为建神堂，愚民奔走事之。天祥谓同僚曰：“此妇以神圣惑众，声势如此，若复有狡狴之人辅之。仿汉张角、晋孙恩之所为，必成大害。”遂命捕系之杖于市，自此妖妄平息。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，因劾宣慰使贪暴翫治诸事，不听。遂任满辞职。

大德三年六月，迁河北河南廉访使，以疾不起。六年，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上疏论征西南互事，曰：

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，亦有得已而不已者。惟能得已则已，可使兵力日强，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，是之谓善兵者也。去岁，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，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。彼荒裔小邦，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，人皆顽愚无知。取之不足以为利，不取不足以为害。

深欺上罔下，帅兵伐之，经过八番，纵横自恣，恃其威力，虐害居民，中途变生，所在皆叛。深既不能制乱，反为乱众所

制，军中乏粮，人自相食，计穷势蹙，仓皇退走，弃众奔逃，仅以身免。朝廷再发陕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四省兵，使刘二霸都总督，以图收复叛地，湖北、湖南大起丁夫，运送军粮，至播州交纳，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，通计二十余万，正当农时，兴此大役，驱愁苦之人，往反返数千里中，何事不有。或所负之米尽到，固为幸矣。然官军数万止仰今次运米，自此以后，又当如何？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，知西南远夷之地，重山复岭，陡涧深林。军行径路在于其间，窄处仅容一人一骑，上如登天，下如入井，贼若乘险邀击，我军虽众，亦难施为。又毒雾烟瘴之气，皆能伤人。群蛮既知大军将至，若阻要害以老我师，进不得前，旁无所掠，士卒饥馁，疫病死亡，将有不战自困之势，不可不为深虑也！

且自征伐倭国、占城、交趾、瓜哇、缅甸以来，近三十年，未尝见有尺地一民内属之益，计其所费钱财，死损军数，不可胜言。

又闻八番罗国，向为征西官军扰害，捐弃生业，相继逃叛，怨深入于骨髓，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。人心所恶，天意亦憎，惟须上承天意，下顺人心，早正深之罪，续下明诏，示彼一方，仍谕自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招之，使官民上下，皆知不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。昔大舜退师而苗民格，充国缓战而诸羌安，事载经传，为万世法。

为今之计，宜驻兵近境，使其水路经通，或用盐引茶引，或用宝钞，多增米价和市军粮。但法令严明，官不失信，米船必蔽江而上，军自足食，民亦不扰，内安根本，外固边陲。以我之镇静，御彼之猖狂，布恩以柔之，蓄威以制之，期之以久，服之以渐。此王者之师，万全之利。若谓业已如此，欲罢不能，亦当虚关系之大，审详成败，算定而后用兵。彼溪洞诸蛮，各

有种类，必无同必敌我之理。但急之则相救，缓之则相疑，俟彼有可乘之隙，我有可动之时，徐命诸军数道俱进。服从者恩之以仁，拒命者威之以武。恩威相济，功乃易成。若仍蹈深之覆辙，恐他日之患，有甚于今日也。

不报，遂谢病去。七年，召拜集贤大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八月，地震，河东尤甚，诏问弭灾之道，天祥言阴阳不和，天地不位，皆人事失宜所致。执政者以其言切直，抑不以闻。

天祥还都且一岁，未尝得见帝言事，常郁郁不自释。八年正月，移疾归。至通州，中书遣使追之，不肯还。帝闻之，赐钞五千贯，仍命给驿传，官护送至其家。九年五月，拜中书右丞，议枢密院事。提调诸卫屯田，以年老固辞。十一年，仁宗在怀州，遣使赐币帛、上樽酒。至大四年，仁宗即位，复遣使召之，不起。延祐三年四月，卒，年八十七。累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追封赵国公，谥文忠。

史臣曰：“陈祐建言三本，皆当世之要务。天祥挟击奸臣，尤为侃直。方之轼、辙，庶几媲美。思廉议论可观，出为方面，未著名迹，殆非治事之才欤。”

## 卷一百六十三

### 列传第六十七

许衡      师敬  
刘因      吴澄  
当

许衡，字仲平，怀州河内人。生有异禀，与群儿嬉，即立进退周旋之节，群儿莫敢犯。年七、八岁，受学于塾师，凡三易师，所授书辄不忘。其师辞于父母曰：“此儿颖悟非常，他日必有过人者，吾非其师也。”有道士款其门，谓父母曰：“此儿气骨不凡，当谨视之，异日名冠天下，富贵不足道也。”金末，徭役繁举，衡从其舅受吏事。久之，以应办宣宗山陵，州县迫呼旁午，衡叹曰：“民不聊生，欲督责以自免，吾不为也！遂不复诣县，决意求学。父母以世乱，欲衡习占候之术，为避难计。于日者家见《尚书》疏，乃就宿其家手录之。由是知考索古学，一言一行，必质于书，时人亦稍从受学焉。

未几，避乱于徂徕山，转徙大名。时窦默以经术得名，见衡敬礼之，相遇则危坐终日，出入于经史百家之说，互相难问。姚枢以首学自任，闻衡苦学力行，过大名访之。枢隐居苏门山，传伊、洛之学于赵复，衡至苏门，见枢，得伊川《易传》，朱

子《论孟集注》、《中庸大学章句》、或问、小学诸书，乃手写以归，谓学徒曰：“昔所授殊孟浪，今始闻进学之序。若必欲相从，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，从事于小学，洒扫应对，以为进德之阶。”乃悉取旧书焚之，使门人自小学入。衡以身先之，家贫躬耕自养，年不熟则食糠茹菜，处之泰然。枢应世祖聘，衡独处苏门，始有任道之意。

及枢为劝农使，荐衡于世祖，以为京兆提学。世祖南征，衡复归怀州。

中统元年，召衡赴上都。入见，帝问所学，曰：“孔子。”问所长，曰：“虚名无实，误达圣听。”问科举之学曰：“不能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务实，科举之学虚诞，朕所不取也。”明年三月，复召至上都。时王文统秉政，深忌枢、默等，疑衡附和之。五月，奏以枢为太子太师，太子太傅，衡太子太保，阳尊之，实不欲其侍左右。默以屡言文统不中，欲倚东宫避之。衡以为不可，且曰：“礼，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，师傅坐，太子乃坐。公等能为此事否？不然，是师道自我而亡也。”枢然之，与默等怀制立殿下，五辞乃免。授衡国子祭酒，既拜命。复以疾辞。九月，得请归，仍奉敕教授怀孟路弟子。

三年九月，召至大都。中书左丞张文谦见衡，请执弟子礼，衡拒之。文廉数忤幸臣，被谴责，请教于衡。衡贻书，教以存诚克己之学。至元元年，恳请返怀州，帝许之。六月，迅雷起于堂下，从者皆惊仆，衡独不为动。二年，帝复征之。衡至上都，即奏震雷之罚，不当入觐。帝不许。十二月，敕入中书省议事，衡以疾辞。丞相发童素慕衡名，谒于行馆，及还，谓左右曰：“若辈自谓相去几何？盖什百而千万也，是岂繒缴之可及哉！”

三年春，召至檀州。敕谕衡曰：“窦汉卿独言王文统，当

时汝何不言？岂孔子之教，使汝如量乎？抑汝不遵孔子之教乎？往者不咎，今后毋然。省中事前虽命汝，汝意犹未悉。今再命汝。汝之名分，其斟酌在我。国事所以无失，百姓所以得安，其谟猷在汝，正当黽勉从事，毋负平生所学。安童尚幼，未更事，汝基辅导之。”衡对曰：“圣人之道至大且远。臣平生虽读其书，所得甚浅。既承特命，原罄所知。安童聪明有执守，告以古人言语，悉能领解。但虑中有人问之，则难行矣。”是年夏，分省至上都，衡疏陈五事：

其一曰：自古立国，有大规模。规模既定，然后治功可期。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，孔明治西蜀之一隅，且有定论，终身由之；而堂堂天下，可无一定之制哉？前代北方之中夏者，必行汉法乃可长久。故后魏十六帝，百七十年，辽九帝，二百有八年；金九帝，百二十年，皆历年最多。其他不行汉法，如刘、石、姚、符、慕容、赫连等，专尚威劫持鹵莽，皆不过二三十年而倾败相继。夫陆行宜车，水行宜舟，反之则不能行。幽燕食寒。蜀汉食热，反之则必有变。以是论之，国家既自朔漠入中原，居汉地，主汉民，其当用汉法无疑也。然万世国俗，累朝勋旧，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，改就亡国之俗，其势有甚难者。夫寒之与暑，固为不同。然寒之变暑也，始于微温，而热，而暑，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。暑之变寒，其势亦然，是亦积渐之验也。苟能渐之摩之，待以岁月，心坚而确，事易而常，未有不可变者。以北方之俗，改用中国之法，非三十年不可成功。在昔平金之日，即当议此，顾乃迁延岁月，养成尾大之势。祖宗失其机于前，陛下继其难于后。虽曰守成，实同创始，规模又难于曩时。惟亟亟讲求得失而法戒之，不杂小人，不责近效，不恤流言，则周、汉不难复，辽、金不难蹀也。

其二曰：“天下之务，萃于中书，不胜其烦，然大要用人、

立法而已。人之贤否，未知其详，固不可遽用。若或已知其为君子，为小人，而复迟疑两可，莫决进退，用君子巩其迂，阔用小人冀收其捷效，是徒曰知人，而实不能用人，亦何益哉！人莫不饮食也，独膳夫能调五味之和；莫不睹日月也，独星官能步亏食之数。今里巷之谈，动以古为诟戏，不知今日口之所食，身之所衣，孰非古人遗法。岂天下之大，国家之重，而独无必然之成法乎？夫治人者法，守法者人。人法相维，上安下顺，而君相不劳。

今立法用人，纵未能遽如古昔，然已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，未仕者当宽立条格，俾就叙用，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。外设监司以察污滥，内专吏部以定资历，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。再任三任，抑高举下，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。至于贵家之世袭，品官之任子，版籍之数，续当议之，说不可缓也。

其三曰；为君当知为君之难。盖上天为下民作之君师，非以安佚娱之，乃以至难任之也。古帝明王，莫不兢兢业业，岂故为自苦哉！诚深知为君之难，则有一息，不敢暇逸者。请言其要。

曰践言难。知人难，用贤难，去邪难，得人心难，合天意难，何者？人君不患出言之难，而患践言之难。知践言之难，则其出言不容不慎。一日，二日，万几，人君以一身一心临断之，欲言之无失，岂易得哉！故有昔之所言，而今日忘之者，今之所命，而后日违之者，可否异同，纷更变易，纪纲不得布，法度不得立，臣下无所持循。此无他，至难之地不以难处，而以易处故也。苟从《大学》之道，以修身为本，凡一言一行，必求其所当然，不牵于爱憎，不激于喜怒，虚心端意，而审外之，鲜有不中者。奈何为上多乐邻肆，为下多事容悦。夫私心盛，则不畏人，欲心盛，则不畏天。以不畏天、不畏人之心，

所日务者皆快心之事，则口欲言而言，身欲动而动，又安肯兢兢业业，熟思而审处之利？此人君践言之难，又难于在下之人也。

人之情伪有易有险，险者难知，易者易知。且又有众寡之分焉。寡则易知，众则难知，故在上难于知下，而在下易于知上。处难知之地，御难之之人，欲其不见欺也难矣。人君处亿兆之上，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，不幸见欺，则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其害可胜既乎？人君惟无喜怒也，有喜怒，则赞其喜以市恩，鼓其怒以张势，人君惟无爱憎也，有爱憎，则假其爱以济私，藉其憎以复怨。其至本无喜也，诳之使喜，本无怒也，激之使怒，本不足爱也，而誉之使爱，本无可憎也，短之使憎。若是，则进者未必君子，退者未必小人，予者未必有功，夺者未必有罪，赏罚生杀，鲜得其正。人君不司其受欺也，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，患尚可言邪？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，以用人为急，用得其人，则无事于防。既不出此，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，好利之人耳，无耻之人耳。彼挟许用术，投间抵隙，以蛊君心，欲防其欺，虽尧、舜不能也。此知人之难也。

能知贤则必任贤。贤者以公为心，以爱为心，不为利回，不为势屈，置之周行，则庶事行其正，天下被其泽，其于人国，重固如此也。然其人必难进易退，轻利重义。人君虽或知之而召之命之，泛如厮养，贤者有不屑也。虽或接之以貌，待之以礼，然而言不见用，贤者不处也。或用其言而复使小人参之，责小利，期近效，有用贤之名，无用贤之实，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天下后世哉！且贤不惟难进也，而又难合。人君处崇高之地，大抵乐闻人过，而不乐闻己过，务快己心，而不务快民心，贤者欲匡而正之，扶而安之，如尧、舜而后已，故其势恒难合。况奸邪佞幸，丑正恶直，肆为诋毁，多方以陷之，

将见罪戾之不免，又可望事得其正，而天下被其泽邪！此任贤之难也。

奸邪之人，其心险，其术巧。惟险，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，惟巧，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。其谄似恭，其讪似直，其欺似可信，其佞似可近。势在近习，则结近习，势在宫闈，则媚宫闈。或以甘言诱人于过，而后发之，以示其无党，务窥人君之喜怒而凶合之，窃其势以立己之威，结其爱以济己之欲，爱隆于上，威擅于下，大臣不敢议，近亲不敢言，毒被天下，而上莫之知。所谓城社鼠而求去之，固已难矣。然此犹人社之不知者也。至若宇文士及之佞，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，李林甫妒贤嫉能，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。邪之惑人，有如此者，可不畏哉！此去邪之难也。

夫上以诚爱下，下以忠报上，感应之理则然，禹抑洪水以救民，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，其泽深矣，一传而太康失道，则万姓仇怨而去者，何邪？汉高帝起布衣，天下景从，荥阳之难，纪信至捐生以赴急，则人心之归可见矣。及天下已定，而沙中有谋反者，又何邪？非戴上之心，有时忽变，特由使之失望，使之不平，然后怨怒生焉。禹、启爱民如赤子，而太康逸豫以灭德，是以失望。汉高以宽仁得天下，及其已定，乃以爱憎行诛堂，是以不平。古今人君，凡有恩泽于民，而民怨且怒者，皆类此也。人君有位之初，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，既而实不能副，故怨生焉。等人臣耳，无大相远，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，则其薄者已缺望，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，人得不愤于心邪？得人心之道，不在于要结，而在于修身。诚使一言一动，必可为天下之法，一赏一罚，必求合天下之公，则亿兆之心，将不求自得，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！此得人心之难也。

三代而下称盛治者，无如汉之文、景，然考之当时，天象

数变，山崩地震未易遽数，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，大则有乱亡之应。而文、景克承天心，一以养民为务，今年劝农桑，明年减田租，恳受如此，是以民心洽而和气应。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，彗出东方，去年冬彗见东方，复见西方，议者谓当除旧布新，以应天变。臣以为曷若直法文、景恭俭爱民，为本原之治。《书》曰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以是论之，则天之道恒在于下，恒在于不足也。君人者，不求之下，而求之高，不求之不足，而求之有余，斯其所以召天变也。其变已生，其象已著，乖戾之几已萌，犹且因仍故习，抑其下而损其不足，谓之合天，不亦难乎？

此六者，皆难之目也。举其要，则修德、用贤、爱民三者而已。此谓治本。本立，则纪纲可布，法度可行，治功可必。否则爱恶相攻，善恶交病，生民不免于水火，以是为治，万不能也。

其四曰：“农桑学校，治法之大纲也，古之贤君，莫如尧、舜，贤臣莫如稷、契。亦不过播百谷以厚民生，敷五教以善民心，此教养之道，民可使富，兵可使强，人才可使盛，国势可使重，必然之理也。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，而不知生财之由，徒知防人之欺，而不知养人之善，徒患法令之难行，而不患法无可行之地。诚能优重农民，勿扰勿害，驱游惰之人归之南亩，课之种艺，恳喻而督行之，十年已后，仓廩之积，当非今日之比矣。自都邑而至州县，皆设学校，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于学，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，十年已后，人材之盛、风俗之美，又非今日之比矣。二纲既张，万目斯举，否则富强之效皆不可期也。

其五曰：天下所以一者，民志定，则士安于士，农安于农，工商安于为工商，而后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。今民不安于白屋，

必求禄仕；仕不安于卑位，必求尊荣。四方万里，辐辏并进，各怀无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！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，守天下者尚退让。各有其宜，不可不审。然欲民志之定者，必先定君志。君志之定，莫如慎喜怒，而修号令。古之帝王潜心恭默，不易喜怒，其未发也，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，虽至亲莫能移，喜怒发必中节，是以号令简而无悔也。

书奏，帝嘉纳之，衡多病，帝听五日一至省，时赐尚方名药美酒。四年，乃听其归。五年，复召见。

六年，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。又诏与太保刘秉忠、左丞张文定官制。衡历改古今分并统属之序，定为图。七年，奏上之。

未几，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，领尚书闪部事，势倾朝野，一时在臣多附之。衡每与之议，必正言不少让，已而其子又有金枢密院之命，衡独执议曰：“国家事权，兵民财三者而已。今其父典民与财，子又典兵，不可。彼虽不反，此反道也。”阿合马面质衡曰：“汝何言吾反，汝实反耳。人所嗜好，权势、爵禄、声色，汝皆不好，惟欲得人心，非反而何？”衡曰：“王平章不好权势、爵禄耶？何以反？”阿合马衔之，亟荐稀宜在中书，欲中以事。俄除左丞，衡屡入辞，帝命左右掖出之。从幸上京，复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、蠹政害民若干事，不报。因谢病，请解机务，帝恻然，召其子师可入谕旨，且命举自代者。衡奏曰：“用人，天子之大柄也。臣下泛论其贤否，则可。若授之以位，当断自宸衷，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。”帝久欲开太学，会衡求罢益力，乃从其请。八年，以为集贤大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亲为择蒙古弟子使教之。衡闻命，喜曰：“此吾事也。国人子太朴未散，视听专一，若置善类之中涵养数年，必为国用。”乃请征其弟子王梓、刘季伟、韩思永、耶

律有尚、吕端善、姚燧、高凝、白栋、苏郁、姚燧、孙安、刘安中二十人为伴读，分处各斋，以为斋长。时所选弟子皆幼稚，衡待之如成人。讲课少暇即习礼，或习书算。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，进退应对，或射，或投壶，负者罚读书若干遍。久之，诸生人人自得，尊师敬业，下至童子，亦知礼节。

十年，阿合马屡毁汉法，诸生禀食或不继，衡固请退。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，窦默亦为衡请，乃听衡归，以选善王恂摄学事。刘秉忠等奏，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、苏郁、白栋为助教，守衡规矩，从之。

十三年，诏王恂定新历。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，宜得衡领之，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，领太史院事，召至京。十七年，历成，奏上之，赐名曰《授时历》，颁行天下。语详《郭守敬传》。

六月，以疾请归。皇太子为请于帝，授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，且使东宫官谕衡曰：“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，公安则道行有时矣，其善药自爱。”十八年，衡病革，逢家祭，扶起奠献如仪。既彻，馐而卒，年七十三。是日，雷电，大风拔木。怀孟人无贵贱少长，皆哭于门。四方学士，不远数千祭器墓下。

北方文学自衡开之，当时名公卿多出其门。丞相安童事以师礼，卒称贤相。惟值王文统、阿合马相继用事，未获大行其志，论者惜之。大德元年，赠司徒，谥文正。至大三年，加赠正学垂行佐运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魏国公。皇庆二年，诏从孔子庙廷。延祐初，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祀文，给田奉祠事，赐名鲁斋书院。鲁斋，衡在大名时所署斋名也。

二子：师可，怀孟路总管。师敬，累官山东廉访使。泰定二年，奏请颁族葬制，禁用阴阳邪说，从之，入为中书参知政

事，迁左丞，令与纽泽等编译《帝训》。书成，经筵进讲，仍令皇太子阅之。三年，帝幸上都，命师敬与兀伯都刺等居守。是年，译《帝训》成，更名《皇图大训》，后卒于官，孙从宣，河北河南道廉访使。无元统二年，录衡孙从宗为异珍库提点。

刘因，字梦吉，保定容城人。世为儒家。父述，邃于性理之学。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，辟武邑令，以疾辞归。年四十无子。因生之夕，述梦神人骑马载一儿至其家，曰：“善养之。”乃名曰（马固），字梦骥，后改今名及字。

因天资绝人，三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成诵，六岁能诗，七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。甫弱冠，才器超迈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，作《希圣解》。国子司业研弥坚教授真定。因从之游，同舍生皆不能及。初为经学，究训诂注疏之说，辄叹曰：“圣人精义，殆不止此。”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，一见能发其微，曰：“我固谓当有是也。”固早丧父，事继母孝。虽贫，非其义，一介不取。家居教授，师道尊严，弟子造其门者，随材器教之，皆有成就。尝爱诸葛明静以修身之语，表所居曰静修。

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。至元十九年，诏征因，擢右赞善大夫。初，裕宗建学宫中，命选善王恂教近侍子弟，恂卒，乃命因继之。未几，以母疾辞归。明年，丁内艰。二十八年，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征因，以疾固辞，且上书宰相曰；

因自幼读书，闻大人君子之馀论，虽他无所得，至如君臣之义，自谓见之甚明。如以日用近事言之，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，以遂春生聚之乐者，是谁之力与？皆君上之赐也。是以凡我有生之民，或给力役，或出知能，亦必各有以自效焉。此理势之必然，亘万古而不可易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

间者也。

因生四十三年，未尝效尺寸之力，以报国家养生成之德，而恩命连至，因沿敢偃蹇不出，贪高尚之名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，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！且因之立心，自幼及长，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、甚高难继之行，平昔交友，苟有一日之雅者，皆知因之此心也。但或者得之传闻，不求其质，止于遗迹之近似者观之，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，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。

向者，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，即与使者俱行，再奉令旨教学，亦即时应命。后以老母中风，请还家省视，不幸弥留，竟遭忧制，遂不复出，初岂有意于不仕邪，今圣天子选用贤良，一新时政，虽前日隐晦之人，亦将出而仕矣，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，况加以不次之宠，处之以优崇之地邪。是以形留意往，命与心违，病臣空斋，惶恐待罪。

因素有羸疾，自去年丧子，扰患之余，继以疟疾，历夏及秋，后虽平复，然精神气血，已非旧矣。不图今岁五月二十八日，疟疾复作，至七月初二日，蒸发旧积，腹痛如刺，下血不已。至八月初，偶起一念，自叹旁无期功之说，家无纪纲之仆，恐一旦身先朝露，必至累人，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，修营一舍，倘病势不退，当居外其中以待尽。遣人之际，未免感伤。由是病势益增，饮食极减。至二十一日，使者持恩命至，因初闻之，惶怖无地，不知所措。徐而思之，窝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，而思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。因又虚，若稍涉迟疑，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，而踪迹高峻，已不近于人情矣。是以即日拜受，留使者，俟病势稍退，与之俱行。迁延至今，服疗百至，略无一效。乃请使者先行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，待病退，自备气力以行。望阁下俯加矜悯，曲为保全。因实疏

远微财之臣，与帷幄诸公不同，其进与退，非难处之事，惟阁长下始终成就之。

帝闻之，曰：“古有所谓不召之臣，其斯人之徒欤！”

三十年夏四月卒，年四十五。无子。延佑中，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。追封容城郡公，谥文靖。欧阳元赞因画像曰：“微点之狂，而有沂上风雩之乐；资由之勇，而无北鄙鼓瑟之声。于裕皇之仁，而见不可留之四皓；以世祖之略，而遇不能致之两生。乌乎！麒麟凤凰，固宇内之不常有也。然而一鸣而《六典》作，一出而《春秋》成。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，亦将从周公、孔子之后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者邪！”论者以为知言。吴澄于当时学者最慎许可，独推敬因，自谓不及云。

因所著有《四书精要》三十卷，诗文集二十二卷。门人新安人刘英、王纲、梁至刚，容城人梁师安，俱高尚不仕。

吴澄，字幼清，抚州崇仁人。幼颖异。五岁，日受千余言，夜读书达旦。母忧其过勤，不多与膏火，澄候母寝，燃膏复诵。九岁，日育《大学》二十过，次第读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，如是者三年。

十九年，著论曰：“尧舜而上，道之元也。尧舜而下，其亨也。泗、洙、邹、鲁其利也。濂、洛、关、闽，其贞也。分而言之，上古则羲皇其元、尧、舜其亨乎。禹汤其利，文、武、周公其贞乎。中古之统，仲尼其元、颜、曾其亨乎，子思其利，孟子其贞乎。近古之统，周子其元也，程、张其亨也，朱子其利也。孰为今日之赠，未之闻也。然则可以终无所归乎？”其以道统自任如此。

宋咸淳七年，试礼部不第。时宋亡征已见，澄以其学教授乡人，作草屋数间，题其牖曰“抱膝《梁父吟》，浩歌《出师

表》。”程钜夫与澄为同学，知其意，题之曰草庐，学生遂称之曰草庐先生。

至元二十年，抚州内附。乐安丞蜀人黄西卿不肯降，遁于穷山中，招澄教其子。澄从之。乐县人郑松又招澄居布水谷，乃著《孝经章句》校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及大、小《戴记》。二十三年，程钜夫奉诏求江南遣逸，强起澄至京师。未几，母老辞归。二十五年，钜夫白于执政，吴澄不欲仕，所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诸书，得圣贤之旨，可以教国子，传之天下。敕江西行省缮录其书以进，州县以时敦礼。

元贞二年，董士选为江西行省左丞，雅敬澄。及拜行台御吹中丞，入奏事，道以澄荐。未几，士选迁枢密副使，又荐之。一日，议事中书省，起立谓丞相完泽曰：“士选的荐吴澄，经明行修，大受之才。”平章政事不忽木曰：“枢密质实，所荐天下士也。”遂授应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。有司敦劝久之，乃至，而你者已到官，澄即日南归。明年，除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，三月，以疾辞。

至大元年，召为国子监丞。先是，许衡为祭酒，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，久之渐失其传。澄广以经义，各因其材质，反覆训诱其学，诚笃不及衡，而淹博过之。

皇庆元年，迁司业，为教法四条：一曰经学，二曰行实，三曰文艺，四曰治事，未及行。又尝为学者言：“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，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。问学不本于德情，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，故学必以德性为本，庶几得之。”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，非稀尊信朱子本意云。澄一夕谢病南归，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者。俄拜集贤直学士，特授奉议大夫，稗乘驿至京师，次真州，疾作不果行。

英宗即位，超迁翰林学士，进阶太中大夫。先是，诏集善

书者，粉黄金为泥，写浮屠《藏经》。帝在上都，使左丞速速，沼澄为序。澄曰：“主上写经，为民祈福，若用以追荐，臣所未知。盖福田利益，虽人所乐闻，而轮回之事，彼习其学者，犹或不言。不过谓为善之人，死则上通高明，其极上则与日月齐光；为恶之人，死则下沦污秽，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。其徒遂为荐拔之说，以惑世人。今列圣之神，上同日月，何庸荐拔！且国初以来，凡写经追荐，不知凡几。若未效，是无佛法；若已效，是诬其祖也。撰为文辞，不可以未后世，请俟驾还奏之。”会帝崩而止。

泰定元年，初天经筵，道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、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。先是，至治末，作太庙，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，乃作十三家。未及迁奉，而英宗崩，有司疑于昭穆之次，命廷臣集议。澄议曰：“世宜混一天下，悉改古制而行之。古者，天子七庙，庙各有宫，太祖居中，左三庙为昭，右三庙为穆，昭穆神主，各以闪递迁，其庙之害，如今之中书六部。夫省部之设，说仿金、宋，岂宗庙叙闪，而不考古制乎！”议上，有司以急于行事，竟如旧次云。时澄已有去志，会修《英宗实录》，命总其事，居数月，《实录》成，即移病不出。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敕赐宴国史院，仍臻朝廷免留之意。澄宴罢即出城登舟去。中书闻之，遣官乘驿追之，不及而还，言于帝曰：“吴澄，国之名儒，朝之旧德，今请老而归，安忍重劳之，宜特加褒异”诏进资善大夫，仍以金织文绮二端及钞五千贯赐之。

初，延祐中蠲虚增之税，惟江西增税三万余缗不获免，后又行名银法，民困益甚。泰定元年，澄白执政，免包银，独增税如故。至是，澄与宣抚副使齐履廉言之，始奏请蠲免。澄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有纂言，尽破传注穿凿之习，其书纂言只注今文二十八篇，不用伪孔古文，尤为

绝识。又订《孝经》定本，合古、今文，分经一章，传十二章。校正《皇极经世书》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《太元经》、《乐律》、《八阵图》、郭璞《葬书》，皆行于世。其《仪礼》逸经入篇、传十篇，危素得其稿本，补刊之。

澄卒于至顺元年，年八十五年。赠江西行省左丞、止护军，追封临川郡公，谥文正。

五子：文，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；京，翰林院典籍官。文子当。

当，字伯尚。侍澄至京师，补国子生。久之，澄既卒，从澄游者悉就当卒业。至正五年，以父荫授万亿四库照磨，未上，用荐者改国子助教。诏修辽、金宋三史，当预编纂。书成，除翰林修撰。七年，迁国子博士。明年，迁监丞。十年，擢司业。累迁礼部郎史，除翰林直学士。

时江南兵起且五年，大臣有荐当世居当西，习民俗，且其才可任政事者。特授江西肃政廉访使，偕江西行省参知事政火你赤、兵部尚书黄昭，招捕江西群盗，便宜行事。当以朝廷兵力不给，既受命，至江南，即招募民兵。由浙入章，至江西建昌，招安新城盗孙塔。道路既通，乃进攻南丰。

十六年，调检校章迪率本部兵，与黄昭夹攻抚州，复崇仁宜黄。于是建、抚两郡悉定。是时，参知政事朵歹总兵积年无功，忌当屡捷，功在己上，又以为南人不宜总兵，构飞语，谓当与黄昭皆通寇。乃除当抚州路总管，照临江路总管，并供亿平章火你赤军。火你赤杀当从事官范淳及章迪，将士焉皆愤怒不平。当谕之曰：“上命不可违也。”火你赤又上章诬劾二人，诏当与昭皆罢总管，除名。

十八年，火你赤自瑞州还龙兴，当与昭皆留军中，不敢去。先是，当平贼功状自广东海道未达京师，而朵歹、火你赤等公

牒先至，故朝廷南当与昭，皆除名。及得当功状，始知其诬，拜当中奉大夫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昭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命未下，陈友谅已陷江西诸郡，火你赤弃城遁。当乃著道士服，杜门不出，日以著书为事。友谅遣人辟之，当臣床不食，以死自誓。乃舁床载送江州。拘留一年，终不为屈，始得归隐居卢陵吉水之谷坪，逾年以疾卒，年六十五。著有《击礼纂言》及《学言藁》。

史臣曰：“许文正应召过真定，刘文靖谓之曰：‘公一聘而起，无乃太速乎？’文正曰：‘不如此则道不行。’及文靖不受集贤之聘，或问之，曰：‘不如此则道不尊。’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恶可轩此而轻彼也。自朱子以后，博通经术，未有及吴文正者。拟之四科，许德行，刘言语，吴基文学欤。”

## 卷一百六十四

## 列传第六十八

李冶	朱世杰
杨恭懿	王恂
郭守敬	齐履谦

李冶，字仁卿，真定藁城人。本名治，后改今名。登金进士第，辟知钧州事。大兵入钧州，冶北渡河侨寓忻、崞诸州。

世祖在潜邸，闻其紧，遣使召之，且曰：“素闻仁卿学优才赡，潜德不耀，久欲一见，其勿辞。”既至，问亡金居官者孰贤，对曰：“险夷一节，惟完颜仲德。”又问：“合达及布哈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二人短于将略，任之不疑，此金所以亡也。”又问魏征、曹彬，对曰：“说言忠论，唐之诤臣，征为第一。彬伐江南，不妄杀一人，拟之方叔、召虎可也。”又问：“今有如魏征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近世侧媚城风，欲求魏徵之贤，实难其人。”又问人才贤否，对曰：“天下未尝无才，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如魏璠、王鹗、李献卿、藺光庭、赵复、郝经、王约等，皆有用之才，又皆王所聘者，举而用之，何所不可。然四海之大，岂上此数子。诚能旁求于外，则人才汇进矣。世祖嘉纳之。”

中统元年，复聘之，欲处以清要，以老病，退乞还山。至元二年，召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就职斯月，复以老病辞。

冶精于算法，著《测圆海镜》十二卷。其自序曰：“数本难穷，吾欲以力强穷之，不惟不能得其凡，而吾之力且惫矣。然则数果不可穷耶！既已名之数矣，则又何为而不可究乎？故谓数为难穷，斯可；谓为不可穷，斯不可。何则？彼冥冥之中，固有昭昭者存。夫昭昭者，其自然之数也。非自然之数，其自然之理也。推自然之理，以明自然之数，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，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。予自幼喜算数，恒病考圆之术乖于自然，如古率、微率、密率之不同，截弧、截矢，截背之互见内外诸角，析剖枝条，莫不各自名家。及反覆研究，而卒无以当吾心者。老大以来，得洞渊之术，日夕玩绎，而向之病我者始爆然落手而无遗。客有从余求其说者，于是又为衍之，遂累一百七十问。既成纺，客复目之为测圆海镜。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诗选，自谓废日力于此，良可惜，明道以谢上蔡。记诵为元物丧志，况九九之贱技乎。耆好酸碱，平生每自戒约，竟莫能已。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。故尝为之解曰：“由技兼乎事者言之，夷之，礼夔之，乐亦不免为一技。由技进乎道者言之，石之斤，之轮，非圣人之所与者乎。览吾之书，其悯我者，当以百数，笑我者，当以千数，乃吾之所得，则自得焉耳，宁秒计人悯笑哉？”又著《益古演段》三卷，以发挥天元如积之术与《测圆海镜》相表里。治病且革。语春子克修曰：“吾平生著述可尽燔，独《测圆海镜》虽小术，吾尝精思致力，后世必有知者，庶可布广垂永乎。”卒年八十有八，谥文正。冶之立天元术，在算学中为最精。

同时有朱世杰，充类尽义，演为四元，与冶并称绝学。世

杰，字汉卿；寓大都，不知何许人。著《四元玉鉴》三卷，凡二百八十问，列开方演段诸图凡四：一曰今古开方会用之图，二曰四五较自乘演段之图。谓算学精妙，无过演段，前明五和，后辨五较，自知优劣也。次则假令四问。其立天元曰一气混元，天地二元曰两仪象元，天地人三元曰三才运元，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会元。法以元气居中，立天元一于下，地元一于左，人元一于右，物元一于上。乘除往来，用假象真，以虚问实，错综正负，分成四式，必以寄之剔之，余筹易位而和会，以成开方之式焉。又撰《算学启蒙》三卷，自乘除加减以至天元如积总二十门，较《四元玉鉴》为便于初学。世杰书之菱草形段如象招数果垛叠藏诸术，与郭守敬授时草平立定三差，所谓垛积招差者相通。故祖颐序世杰之书，谓与授时术相为表里焉。

杨恭懿，字元甫，奉元高陵人。父天德，金兴定进士，以安化令兼录事及州判官。金章南郊，太常卿孙通样授币而立，御史将劾其不恭，从天德问之，曰：“授坐，不立。”御史惭而止，由是知名。

恭懿博学强记，通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三经。年二十四，始得朱子集注章句及《太极图说》、小学、《近思录》诸书，叹曰：“人伦日用之常，天道性命之妙，皆萃于此书矣。”许衡至陕西，偿懿敬事之，所造益深。丁父忧，水浆不入口者五日，杖而后起，斥浮屠法不用。衡会葬归，谓问人曰：“杨君居丧尽礼，其功可当于肇修人纪也。”御史王恽荐其贤。

至元七年，与许衡俱被召。恭懿辞。衡拜中书左丞，与丞相安童共事，日誉恭懿贤，安童以闻。十年，帝遣协律郎申敬召之，以疾辞。十一年，容宗教下中书，使如汉聘四皓者以聘恭懿。安童遣郎中张元智致裕宗命，恭懿始至京师。帝遣国王

和童劳之，召见，询其先世及师孙本末甚悉。恭懿退而呕血，帝复赐医药。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设科取士，诏与恭懿议之。恭懿言：“明诏有云：‘士不治经学、孔孟之道，日为诗赋空文’，此言诚万事治安之本。今欲取士，宜敕有司举有行检、通经史之士，使无投牒自荐，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，史论、时务策。夫既从事实学，则士风纯，民俗厚，国家得识治之才矣。”奏入，帝善之。安童咨世务于恭懿，倚以自助，会其北征，恭懿遂乞病归。

十三年，诏修历法。或荐恭懿尝推历，终一甲子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。十六年，召恭懿撰《历议》。十七年，《授时历》成，恭懿与许衡等上之。是日，诸臣方跪读奏，帝命衡与恭懿起曰：“卿二老，毋自劳也。”授集贤学士，兼太史院事。明年，复告归。二十年，召为太子宾客。二十二年，召为昭文馆大学士，领太史院事。二十九年，召议中书省事。皆不行。三十一年卒，年七十，谥文康。

恭懿疾革，门人问之，忽太息曰：“有是哉，国衰矣！”闻者乱以他言。后成宗登极，诏下，则世祖果以是日崩，人以为至诚所格云。子宙，莆城令。

王恂，字敬甫，中山唐县人。父良，金末为中山府掾，时民遭寇乱，多以诬误系狱，良前后所活数百人。已而弃去吏业，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、律历，无不精究，年九十二卒。

恂性颖悟，生三岁，家人示以书，辄识风、丁二宁。母刘氏，授以《千字文》，再过目，即成诵。六岁就学，十三学九数，尽通其法。太保刘秉忠北上，过中山，见而奇之。及南还，从秉忠学于易州之紫金山。

秉忠荐之世祖，召见于六盘山，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。

中统二年，擢太子赞善，时年二十八。三年，裕宗封燕王，守中书令，兼判枢密院事，敕两府大臣，凡有咨禀，必令王恂与闻。初，中书左丞许衡集唐、虞以来嘉言善政，为书以进。世祖尝令恂讲解，且命太子受业焉。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，非所直接之人，勿令得侍左右。恂言：“太子，天下本，付托至重，当延名德与之居处。”帝深然之。

恂早以算术名，裕宗尝差问焉。恂曰：“算数，六艺之一。定国家，安人民，乃大事也。”每侍左右，必发三纲五常、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名。又以辽、金之事近接耳目者，论著其得失上之。裕宗问以心之所守，恂曰：“许衡尝言，人心如印板，惟板本不差，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；本既差，则摹之于纸，无不差矣。”诏择勋戚子弟，使学于恂。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，乃以诸生属之许衡，衡告老而去，复命恂领国子祭酒。国学之制，实始于此。帝以金《大明历》岁久浸疏，欲厘正之，知恂精于算术，遂以命之。恂荐许衡能明历理，驿召衡赴阙，命领改历事，官属悉听恂辟置。至元十六年，授嘉义大夫、太史令。十七年，历成，赐名《授时历》。

十八年，卒年四十七。初，恂病，裕宗屡遣医诊治，及葬，赙钞二千贯。后帝思治历之功，以钞五十贯赐其家。延佑二年，赐推忠守正功臣、光禄大夫、司徒、上柱国、定国公，谥文肃。

子宽、宾，并从许衡游，得星历之传于家。裕宗尝召见，语之曰：“汝父起于书生，贫无赏蓄，今赐汝五千贯钞，用尽可复以闻。”因恤之厚如此。宽由保章正，历兵部郎中，知蠡州。宾由保章副，累迁秘书监。

郭守敬，字若思，顺德邢台人。生有异禀，巧思绝人。祖父荣，通算学，飞水利。时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易、王恂同学

于易州紫金山，荣使守敬从秉忠受学。

中统三年，文谦荐守敬于世祖。召见，面陈水利六事：一，引中都玉泉水至通州，又于兰榆河口开河，避浮鸡甸之险。二，引顺德达活泉灌田。三，开顺德澧河故道。四，引漳澄三河入澧河灌田。五，引怀孟沁河入御河灌田，六，开黄河引河，由新、旧孟州至温县灌田。世祖叹曰：“任事者如此，人不为素餐矣。”授提举诸路河渠。四年，授银符、河渠副使。

至元元年，从张文谦行省西夏。修中兴路唐来、汉延二渠，凡旧渠之壤废者，皆更立闸堰，以通灌溉，民便之。

二年，授都水少监。守敬言：“京师西麻峪村，分引卢沟水东流，穿西山而出，是为金口，灌溉之利，不可胜言。兵兴以后，典守者以大石塞之。若按故积，使水通流，可以助京畿之漕运。”又言：“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，通大河，防涨水突入之患。”帝善之，而未施行。十二年，丞相伯颜伐宋，议立水站，命守敬按视。守敬自陵州至大名，又自济州至沛县，又南至吕梁，又自东平至纲城，又自东平清河逾旧黄河至御河，自卫州河至东平，自东平西南水泊至御河，乃得汶、泗与御河相通形势，为图奏之。

初，秉忠以《大明历》自辽、金承用二百余年，浸已后天，议修正之，事未及行而秉忠卒。十三年，宋平，帝思用其言。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，分掌测验推步于下，而命文谦与枢密副使张易领之，左丞许衡以通数理，亦命参预其事。守敬以测验由于仪表，作筒仪、仰仪、正方案、景符、眺几诸器，测验之精，不爽毫厘。是年，都水监并于工部，守敬除工部郎中。

十六年，改局为太史院，王恂为太史令，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，赐印，立官署。及奏进仪表式，守敬当世祖前指陈算理，

至于日昃，帝听之无倦容。奏请设监候官二十七所，立表取直测景，从之。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，得丁丑、戊寅、己卯三年冬至加时，减《大明历》十九刻二十分，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，上考春秋以来冬至，无不尽合。以月食术及金水二星距、冬至日躔，校旧历，退七十六分。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，验月离宿度，加旧历三十刻。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，以四正定气立损益，以定日之盈缩，分二十八限为三百六十六，以定月之迟疾。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，而不用平行度，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，而不用虚进法，以距离綽臆定交食，其法视古皆密。又悉去诸历积年日月法之傅会，一本天道自然之数，可以施之永久。

十七年，新历成。守敬与诸臣奏上，赐名《授时历》，颁行天下。

十九年，王恂卒。时新历虽颁，然推步之式，与立成之数，皆未有定稿。守敬比次编类，整齐分秒，为《推步》七卷，《立成》二卷，《历议稿》三卷，《乾坤选释》二卷，《上中下三历法式》十二卷。二十年，守敬拜太史令，奏上之。又有《时候笺注》二卷，《修改源流》七卷，《仪象法式》二卷，《晷景考》二十卷。《五星细行考》五十卷，《古今交食考》一卷，《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》一卷，《新测无名诸星》一卷，《距离考》一卷，并藏之官。

二十八年，守敬建言引白浮泉水经瓮山泊，自西水门入城，汇于积水潭，复出南水门入旧运粮河，可省通州至大都陆运之费。从之。事具《河渠志》。

三十年，世祖还自上都，过积水潭，见舳舻蔽水，大悦，赐名通惠河，赐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，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。三十一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知太史院事。

大德二年，召守敬至上都，议开铁幡竿渠。守敬奏：“山水频年暴下，非大为渠堰，广六七步不可。”执政难之，缩其广三之一。明年大雨，山水下注，渠不能容，漂没人畜卢帐，几犯行宫。成宗谓左右曰：“郭太史神人也，惜其言不用耳。”七年，诏内外官年及七十，并听致仕，独守敬不允。自是翰林、太史院、司天台官不致仕，著为令。延佑三年卒。

其门人齐履廉谓守敬纯德实学，为世师法，其不可及者有三：一曰水利之学，二曰历数之学，三曰仪象制造之学。许衡尤推服守敬，以为异人云。

史臣曰：“先正阮文达公有言，推步之要，测与算二者而已。郭守敬简仪、仰仪之制，前此言测候者未及也。垛积招差句股弧矢之法，前此言步算者弗知也。测之精，算之密，上考下求，若应准绳，可谓集古法之大成，为将来之典要者矣。

齐履谦，字伯恒，大名人，父义，通算术。履谦年十一，教以推步星历之法。

至元十六年，初立太史局，改治新历，履廉补星历生。太史王恂问以算数，履廉随问随答，恂大奇之。新历成，复预修《历经》、《历议》。二十九年，授星历教。都城刻漏，旧以木为之，其形如碑，名碑漏，内设曲筒，铸铜为丸，自碑首转行而下，鸣铙以为节，久坏，晨昏失度。大德元年，中书省使履谦视之，因见刻汛漏旁有宋旧铜壶四，于是按图考定莲花、宝山等漏，命工改作。又请重建鼓楼，增置更鼓，当时遵用之。

二年，迁保章正，始专历官之政。三年八月朔，时加巳，依历，日蚀二分有奇，至其时不蚀，履谦曰：“当蚀不蚀，在古有之，矧时近午，阳盛阴微，宜当蚀不蚀。”遂考唐开元以来当蚀不蚀者凡十事以闻。六年六月朔，时加戌，依历，日蚀五十七秒。众以涉交既渚，且近蚀，欲匿不报。履谦曰：“吾

所掌者常数也，其食与否，则系于天。”独以状闻，及其时，果食。众尝争没日不能决，履谦曰：“气本十五日，而间有十六日者，余分之积也。故历法以所积之日，命为没日，不出本气者是。”众服其议。

七年，上以地震，诏问弭灾之道。履谦按《春秋》言：“地为阴而主静，妻道、子道、臣道也，三者失其道，则地为之弗宁。大臣当反躬责己，去专制之威，以答天变。”时成宗寝疾，宰相有专威福者，故履谦言及之。九年冬，始立南郊，祀昊天上帝，履谦摄司天台官。旧制，享祀，司天虽掌时刻，无钟鼓更漏，往往至旦始行事。履谦请用钟鼓更漏，俾早晏有节，从之。

至大二年，太常请修社稷坛浚太庙庭中井。或以太岁所直，欲止其役。履谦曰：“国家以四海为家，岁君岂专在是耶！三年，擢授时郎秋官正，兼领冬官正事。四年，仁宗即位，台臣言履谦学行，可教国学子弟，擢国子监丞，改授奉直大夫、国子司业，与吴澄并命，时号得人。未几，复以履谦佾太史院事。

皇庆二年春，彗星出东井。履谦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。因陈时务八事。仁宗为之动容，顾宰臣命速行之。延祐元年，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。时初命国子生岁贡六人，以入学生后为次第。履谦曰：“不考其业，何兴善得人。”乃酌旧制，立升斋、积分等法，复季考其学行，以次递升，既升上斋，又必逾再岁，始与私试。孟月、仲月试经疑、经义，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，蒙古色目试明经策问。辞理俱优者一分，辞平里优者为半分，岁终积至八分者充高等，以四十人为额。然后集贤、礼部定其艺业及格者六人以充岁贡。三年不通一经及在学不满一岁者，并黜之。帝从其议。五年，出为滨州知州，丁母忧，不果行。

至治元年，拜太史院使。泰定二年九月，以本官奉使宣抚江西，福建、黜罢官吏贪污者四百余人，州县有以先贤子孙充房夫诸设者悉遣之。福建宪司职田，每亩岁输米三石，民不胜苦。履谦命准令输之，由是召怨，及还都，宪司果以他事诬之。未几，皆坐事免，履谦始得直，复为太中史院使。天历二年九月卒。

著《大学四传小注》一卷，《中庸章句续解》一卷，《论语言仁通旨》二卷，《书传详说》一卷，《易苟辞旨略》二卷，《易本说》四卷，《春秋诸国统纪》六卷，《经世书入式》一卷，《外篇微旨》一卷，《二至晷景考》二卷，《经串演操八法》一卷。

履谦以律本于气，气候之法具载前史，欲择僻地为密室，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葶以候气，列其事上之。又得黑石古律管一，长尺有八寸，外方，内圆空，中有隔，隔中有小窍，隔上九寸，其空均直，约径三分，以应黄钟之数；隔下九寸，其空自小窍杀至管底，约径二寸余。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。盖古所谓玉律者也。适履谦迁他官，事遂寝，有志者深惜之。至顺三年五月，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，追封汝南郡公，谥文懿。

## 卷一百六十五

### 列传第六十九

张庭珍 庭瑞 张立道 梁曾 李克忠 稷

张庭珍，字国宝，临潢全州人。父楫，金商州南仓使。太宗四年，籍其民数千来降，命监榷北京路课，改北京都转运使，因家焉。

庭珍性强毅，通知经术，尤长《左氏春秋》。宪宗元年，授必阇赤。高丽不请命，擅徙于江华岛，遣庭珍诘之，且诘其叛服。其王言：“臣事本朝，未尝不谨，而大军犹侵掠，避而逃，不得已也。”且赂庭珍金银数千两。庭珍勃然曰：“王以天子之使，为求货来耶？”搯之去，反命以状闻。诏禁戍兵勿擅入高丽地。宪宗伐宋，至阆州，授庭珍安抚使。

世祖即位，自将讨阿里不哥，以庭珍谙悉漠南道路，遣立沙井诸驿，兼督粮运。至元四年，授同佉吐蕃经略使。

六年，授朝列大夫、安南国达鲁花赤，佩金符，使安南。国王陈光昺立受诏，庭珍责之曰：“皇帝不欲并汝土地，而听汝称藩，德至厚也。汝犹依宋为辱齿，妄自尊大。今百万之师围襄阳，拔在旦夕，席卷渡江，则宋亡矣，汝将何恃？且云南之兵，不两月可至汝境，覆汝宗祀不难，其审处之。”光昺惶

恐，下拜受诏。既而语庭珍：“天子怜我，使者来乃待我无礼，汝官为朝列大夫，我王也，与我抗礼，可乎？”庭珍曰：“可。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。”光曷曰：“汝见云南王拜否？”庭珍曰：“云南王，皇子也，汝蛮夷小国，岂得比云南王。况天子命我为安南长官，位居汝上耶！”光曷曰：“既称大国，何索吾犀象？”光曷曰：“贡献方物，藩臣之职宜然。”光曷无以应，使其人露刃环立，以恐庭珍。庭珍解所佩刀弓，坦卧室内曰：“听汝所为。”庭珍嫌江水温恶不可饮，索井汲。其人不许曰：“吾欲多投毒井中，饮常死。”庭珍曰：“吾自求饮死，不汝责。”卒汲之，于是安南人皆誓服。明年，遣使偕庭珍入贡。庭珍以所对光曷之言奏闻，帝大悦，使翰林学士承旨王磐为文纪之。

迁行省郎中，与阿里海涯从数骑抵襄阳城下，呼宋将吕文焕，谕以祸福。文焕帐前将田世英、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，文焕益惧，明日遣其黑杨都统来纳款。将还报，庭珍曰：“此吕氏心腹将，不如留之，以伐其谋。”无帅阿术然之，乃留不遣。又明日，文焕举城降。以功迁中顺大夫、遥授知归德府、行枢密院经历。俄复为行省郎中，赐金虎符，再迁襄阳总管，兼府尹，又改郢、复二州达鲁花赤。

十四年，擢嘉议大夫、平江路达鲁花赤。十五年，改同知浙江道宣慰使，未行，又改大司农卿。丁母忧，军兴闻丧不得辄行，庭珍请纳制书为民，行省知不可夺，听之。庭珍行囊萧然，惟文书袂被而已。家居，又丁父忧。起复南京路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河北旱，流民南渡，州县避损户口罪，谩以逃闻，朝廷遣使者邀截流民，不欲还。庭珍谓使者曰：“吾不忍老稚顿踣，甘受专辄之咎。”下令诸渡口济之。事闻，诏御史按治，御史廉知其实，奏之，事寝不下。河决，灌太康，漂溺千里，

庭珍括民船数百艘，又编木为筏，载糗粮，四出救之，全活甚众。水入善利门，庭珍颓城为堰以御之，水退，复发民筑外堤，起阳武黑石，东尽陈留张弩河，绵亘三十里，河患始平。至元十七年，卒于官，年五十六。庭珍性清慎，丞相伯颜尝语人曰：“诸将渡江，无不剽掠，惟我与国宝自安耳。”闻者以为知言。

子岳，提举郢、复鱼湖；崇，四川行省宣差。弟庭瑞。

庭瑞，字天表。幼以功业自许，兵法、地志、星历、卜筮，无不推究。

以宿卫从宪宗伐蜀，为先锋。中统二年，授元帅府参议，留戍青居山。又将兵城虎啸山。宋将夏贵以兵数万围之，城当炮，皆穿，筑栅守之；栅坏，仍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。贵绝其水道，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，泻土中以泄臭，人日饮数合，唇皆疮裂，坚守逾月，援兵不敢进。庭瑞度宋兵稍懈，分兵夜劫贵营，杀都统乐俊、雍贵、胡世雄等五人，贵遁走。以功授奉议大夫、知高唐州，改濮州尹，迁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。坐事，左迁四川屯田经略副使。东西川行枢密院发兵围重庆，朝廷知庭瑞练习军情，换成都路总管，佩虎符，舟楫兵仗粮储皆倚以办。

擢诸部蛮夷宣抚使。碉门羌因入市争价，杀人，系碉门鱼通司狱中。羌酋怒，断绳桥，谋入劫之。鱼通司来告急，左丞汪惟正问计，庭瑞曰：“羌俗暴悍，以斗杀为勇。今如蜂毒一人，而即以寇盗待之，不可。宜遣使往谕祸福，彼悟，当自归。”惟正曰：“使者无过于君。”遂从数骑，抵羌界。

羌陈兵以待。庭瑞进前，语之曰：“杀人偿死，羌与中国法同。有司系其人，欲以为见证耳。而汝即肆行无礼，如行省闻于朝，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。其酋长弃枪弩，罗拜曰：“我裂羊脾卜之，视肉之文理何，如其兆，曰：‘有白马将军来，

可不劳兵而罢。’今公马果白，敢不从命。”乃论杀人者，余尽纵遣之。遂与约。自今交市者，以碉门为界，无相出入。

官买蜀茶，增价鬻于羌。庭瑞更变引法，使引纳二缗，而付券于民，听其自市于羌，羌、蜀俱便之。都掌蛮叛，蛮善飞枪，联松枝为牌自蔽，行省命庭瑞讨之。庭瑞所射矢，出其牌半，群蛮大骇，即请服。惟斩其酋德兰西等十余人，而降其余民。

授叙州等处蛮夷宣抚使，改潭州路总管。时湖广省臣要束木务聚敛，庭瑞乃谢病归。以疾卒。庭瑞初屯青居，其地多橘树。庭瑞课士卒日入橘皮若干储之，人莫晓也。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，人给橘皮一石，及售干中原，价倍蓰，莫不感之。家有爱妾，一日见老人与之语，乃其父也。妾以告庭瑞，召其父谓之曰：“汝女居吾家，不过群婢，归嫁则良人矣。”尽取奩装书券还之，时人以为难。张立道，字显卿。其先陈留人，后徙大名。父善，金进士。大兵下河南，善以策干太弟拖雷，命为必阇赤。

立道年十七，以父任备宿卫。至元二年，为郎中，奉使安南。四年，命使河西，给所部军储，以干敏称。皇了忽哥赤封云南王，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。劝王务农厚民，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，兼领屯田事，佩银符。寻与侍郎宁端甫使安南。

八年，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，有窃据之志，忌忽哥赤来为王，设宴置毒酒中，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。立道闻之，趋入见。守门者拒之，立道怒与争。王闻其声，使人召立道，乃得入，为王言之。王引其手使探口中，肉已腐矣。是夕，王卒。宝合丁使人讽忽哥赤妃索王印。立道潜结义士，得十三人，约共讨贼，刺臂血和金属饮之，推一人走京师告变。事颇露，宝合丁囚立道，将杀之。人匠提举张忠，立道族兄也，

结壮士夜劫于狱，出之，共亡至吐藩界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、吏部尚书别帖木儿。遂与立道还，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受赂，皆伏诛。召立道等入朝，问王卒时状。帝闻立道言，泣数行下，歔郗久之，曰：“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，今欲事朕乎，事太子乎，事安西王乎？惟汝择之。”立道奏原留事陛下，于是赐立道金五十两，以旌其忠。张忠等亦授官有差。

寻复使安南。十年三月，领大司农事，未几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，佩金衔，其地有昆明池，夏潦暴至，冒城郭。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之，泄其水，得农田万余顷。土人虽知蚕桑，未得饲蚕之法，立道始教之，收利十倍。

十五年，除中庆路总管，佩虎符。先是，云南不知尊孔子，祀晋王羲之为先师。立道首建也子庙，置学舍，择蜀土之贤者，迎为弟子师，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。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，敕进秩以褒之。

十七年，入朝，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，帝从之。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，兼管军招讨使，仍佩虎符。陛辞，赐弓矢、衣服、鞍马。始赴任，会禾泥路大首领必思反，扇动诸蛮夷。立道发兵讨之，拔其城，徇金齿甸，越麻甸，抵可蒲，皆下之。二十二年，又籍两江依土贵、岑从毅、李维屏所部二十五万余户归有司。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。复创庙学于建水州，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，风化大行。入朝，值桑哥用事，遂谢病家居。条时条十二策，帝嘉纳焉。

二十八年，武平地陷，命立道为本路总管，以赈其灾。未行，安南世子陈日鐸遣其臣严仲维、陈子良等诣京师请袭爵。先是，其国王陈日烜累召不至，遣诸将讨之，失利而还。帝怒，欲再发兵，丞相完泽、平章不忽木言：“蛮夷小邦，不足劳中国。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，今遣立往，宜奉命。”帝召至香

殿，谕之，授礼部尚书，三珠虎符，赐衣段、金鞍、弓矢以行。

至安南界，谓郊劳者曰：“语尔世子，当出城迎诏。”日鐔乃率其属，焚香伏谒道左。既抵府，日鐔拜跪，听诏如礼。立道传上命，数其罪，为书晓之曰：“至诚一念，不避嫌疑，两国之间，正言损益。立道发乘之日，朝廷大臣有言曰：‘小国多疑，汝等当宣言以晓之。’惟汝蕞尔之邦，形服而心犹未化，虽任土修贡之不阙，而未尽其诚。问罪兴师，固大朝之正理。藏锋避锐，亦小国之卑情。奈何与镇南王拒敌争衡，敢忘君臣之分？曩所谓小杖则受，大杖则逃者，斯言安在？倘大朝抚有汝国，国人必弃土地而匿于海隅，虽生何异于死，虽存何异于亡？此海隅之不可伏者一也。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原之一战，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？安能以拒上国乎？今年与战，明年与战，小国之众能有几何？此人力之众不可恃者二也。宋之有国，三百余年，一旦扫地俱空，唇亡齿寒，理有必至。今不至于遽寒者，以其先附大朝，天道相应，气运相通也。今舍天道而尚人力，岂不达天之道欤！此历数之远不可赖者三也。愚闻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古之诸侯或朝覲于京师，或会同于邦岳，因军旅之事，愈时越境不以为难，何惮出高水阔之劳，而成祸结兵连之衅。所谓毫厘失之千里者也。今之急务，在于悔过自新，趋朝待罪。圣天子为万邦之首，焉肯食言，必赦前过而加大恩，计无加于此者。汝之小国，不图今日之利，悔将无及。呼吸之机，间不容发，吾非说客，汝勿涉疑。”读罢，其君皆俯首听命。

翌日，迎立道入见，谓立道曰：“比三世辱公使。公大国之卿，小国之师也，何以教我？”立道曰：“昔镇南王奉词致讨，汝非能胜之也，由其不用向导，率众深入，不见一人，迟疑而还。曾未出险，风雨骤至，弓矢尽坏，众不战而自溃，天

子亦既知之。汝所恃者，山海之险，瘴疠之恶耳。县云南与岭南之人习同而技力等，今发而用之，继以北方之劲卒，汝复能抗哉？汝战不利，不过遁入海中，岛夷乘衅，必来寇抄汝，汝食少不能支，必为彼屈，汝为其臣，敦若天子臣？今海上诸夷岁贡于汝才者，亦畏我大国之尔与也。圣天了有德于汝甚厚。前年之师，殊非上意，边将谗汝尔。汝曾不悟，不能遣一介之使，谢罪请命，辄称兵抗拒，逐我使人，以怒我大国之师，今祸且至矣，惟世子计之。”日鑄拜且泣涕曰：“公言良是，为我计者，皆不知出此。前日之战，救死而已，宁不知惧天子使，公来必能活我。”北面誓，死不敢忘天子之德，出奇宝为贿，立道一无所受，但要日鑄入朝。日鑄曰：“贪生畏死，人之常情。诚有诏贷以不死，臣将何辞。”乃先遣其臣阮代之、何惟严等随立道上表谢罪，修岁贡之礼如初。廷臣有害其功者，以为必先朝而后赦。日鑄惧，卒不敢至，议者惜之。

二十九年，遣立道奉使按行两浙。寻授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。皇曾孙松封梁王，出镇云南。廷议求旧臣可辅王者，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使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。视事期月，卒于官。

立道三使安南，官云南最久，得土人之心，为立祠于鄯城西。所著诗文有《效古集》、《平蜀总论》、《安南录》、《云南风土记》、《六诏通说》。

子元，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

梁曾，字贡父，大都大兴人。少好学，日记数千言。中统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，辟中书左三部令史，三转为中书省掾。至元十年，用累考及格，授云南诸路行省都事，佩银符。久之，擢员外郎。十五年，转同知广南西路左右两江宣抚司事。明年，除南阳府知府。唐、邓二属州为襄阳府所夺，曾力争，

卒复旧制。南阳在宋末为边郡，地无桑柘，而岁赋丝，曾请折输布，一郡称便。

十七年遣使安南，召见，赐三珠金虎符、貂裘一袭，进兵部尚书。明年，日烜遣其叔遗爱，奉表从曾献方物。二十一年，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，以疾去官。

二十九年，改淮西宣慰司副使，复以亲老辞，召至京师，敕曾再使安南，授吏部尚书，赐三珠金虎符、裘衣、乘马、弓矢、器币，以礼部郎中陈孚为副。十二月，改授淮安路总管而行。明年正月，至安南。其国门：中曰阳明，左曰日新，右曰云会，安南人郊迎，请由日新门入。曾大怒曰：“奉诏不由中门，是我辱君命。”即回馆。既而请由云会门，曾复执不可，始自阳明门迎诏入。又责日鑄亲出迎诏，且讲本朝尚右之礼。以书往复者三。三月，其国相陶子奇等从曾诣阙请罪，并上万寿颂、金册表、方物，而以黄金器遗曾为赆，曾不受。

八月，还京师，进所与陈日鑄往复议事书。帝大悦，解衣赐之，且令坐地上，右丞阿里意不然，帝怒曰：“梁曾两使外国，汝何敢尔！”是日，有亲王至自如林，帝命酌酒，先赐曾，谓亲王曰：“汝所办者汝事，梁曾所办，吾与汝之事，汝勿以为后也。”复于便殿赐酒馔，夜二鼓乃出。明日，诏陈其方物象，鸚鵡于庭，而命曾引所献象，曾以袖引之，象随曾如素驯者，复命引他象，亦然。帝以曾为福人，且问曰：“汝亦惧否？”对曰：“虽惧，君命不敢违。”帝曰善。或谗曾受安南赂者，帝以问曾。曾对曰：“安南以黄金器遗臣，臣不受，以属陶子奇矣。”帝曰：“此馈赆，受之可也。”寻赐白金、金币，中书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与之。仍乘传之任。”

大德元年，除杭州路总管，户口复者五万二千四百户。请禁莫夜鞫囚及游街之刑。著为令。四年，丁内艰。先是，丁优

制未行，曾奏请终制如礼。七年，除潭州路总管，辞不赴。服除，拜两浙都转运盐使。又明年，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赐三珠金虎符。寻召还，以母丧未葬，扶柩北归，至长芦，赐钞一百锭使营葬。十年，召为中书参议。预内燕，赐只孙一袭。十一年，出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。寻迁湖广行省知政事。四年，以疾罢，敕赐乐物。

皇庆元年，仁宗以曾前朝旧臣，特授昭文馆大学士、资德大夫。累章乞致仕，不允，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。国有大政，必命曾与诸老议之。延祐元年，奉诏代祀中岳中道。以病臻仕。至治二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李克忠，字公瑾，滕州人。父显，倜傥善骑射，从族人李元至都，受知于诸王脱端，以管军千户领邹县尉，累迁河南等路管民权府。

克忠，幼警敏，好读书。至元十二年，世祖遣哈撒儿海牙奴刺丁使安南，以克忠佐之，授安南达鲁花赤府知事。诏有事司依使缅事例，厚给资装。既至，克忠要以三事：一曰国主亲朝，二曰遣子入侍，三曰籍户口归朝廷。安南人不从，克忠以书谕其国主，又不报，乃还。时吐蕃梗命，云南行省并开新路于纳洪土老蛮，克忠等始得平行而返。十四年夏，至上都，召见大安阁，赐金符，擢奉训大夫、工部郎中，兼计议官。

十五年，偕礼部尚书柴椿、会同馆使哈刺脱因、工部员外郎董瑞安、南人黎克，复赉玺书谕日谕日烜入朝。十六年，克忠等返。十一月，复遣克忠再往，以竟使事。十七年四月，偕其陪臣黎仲陀等，斋表奉贡物诣阙下。世祖大悦。用事大臣欲克忠往谒，克忠曰：“论功行赏，国有常典，吾岂奔走权门者耶！”竟不往。

久之，授奉议大夫、同知岳州路总管府事。初至，教郡人

藏冰，已而大疫，以冰疗之，全活甚众。迁泰州尹。又选为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副使，进阶中顺大夫，以新老乞养归。旋起为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，延名儒以兴郡学，士论称之。大德五年卒，年五十六。

子希颜，以父荫授进义校尉、南昌县主簿。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郝天挺雅重之，辟行省掾。又从平章散术台讨宁都贼有功，迁承事郎、袁州路知事。终太常太乐署令。子稷。

稷，字孟幽。幼颖敏，八岁能记诵经史。从其父官袁州，师夏镇。又从官铅山，师方回。镇与回，俱名儒，稷兼得其传。

泰定四年，登进士第，授淇州判官。调海陵县丞，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擢御史台照磨。至正初，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迁都事，又入为监察御史。劾奏阉宦高龙卜“侵挠朝政，擅作威福，交通时相，请谒公行，为国基祸，乞加窜逐，以正邦刑。”章上，流高龙卜于高丽。又言：“御史封事，须至御前开拆，以防壅蔽之患。言事官须优加擢用，以开谏诤之路。殿中侍御史、给事中、起居注，须任端人直士，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，月达省台，付史以备纂修之实。”承天护圣寺火，敕更作，稷上言：“水旱相仍，公私俱乏，不宜妄兴大役。”议遂寝。会朝廷方注意守令，因言：“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，宜并归省选。茶、盐铁课责备长吏，动受刑谴，何以临民，宜分委佐贰。投下达鲁花赤蠹政害民，宜为佐贰。”帝悉可其奏。迁中书左司都事，又四迁为户部尚书。

十一年，廷议以中原租税不实，将履亩起税。稷诣都堂言曰：“今妖寇窃发，民庶流亡，此政一行，是驱民为盗也。”宰相黜之。寻参议中书省事，俄迁治书侍御史。

十二年，从丞相脱脱征徐州。贼平，谒告归滕州。既而，召为詹事丞，除侍御史，迁中书参知政事。皇太子受册，摄大

礼使，除枢密副使。帝躬祀郊庙，摄太常少卿。寻为侍御史，又为中书参知政事。俄进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寻特加荣禄大夫。至正十九年，丁母忧。诏起复为陕西行省左丞、枢密副使。乞终制，不起。服阕，命为大都总管，兼大兴县尹，除副詹事。二十四年，出为陕西行台中丞，未行，改山东廉访使，得疾，上章致仕。还京师卒，年六十一，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、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文穆。

稷为人孝友恭俭，处家严而有则，与人交一以诚恪。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，中丞任择善、陈思廉，既没，皆无其遗孤。出入台省者二十年，为时名卿云。史臣曰：“张庭珍诸人，皆奉使安南有名迹者。中统元年，安南世子光昺上书，请三年一贡，从之。庭珍为安南达鲁花赤在至元六年，又责其入贡，疑非事实。是时江南未平，陈氏倚宋为屏蔽，或有倔强之辞，然谓其露刃以胁使者，亦诬矣。盖私家传状所载者，不可以尽信也。”%

## 卷一百六十六

## 列传第七十

郭汝梅	张炳	袁裕	孟祺	王庭玉
刘好礼	李元	张础	陈元凯	许楫
孙显	王显祖			

郭汝梅，字和卿，大都瀋阴人。金末，大兵陷瀋阴，屠之。汝梅方七岁，其父琪，祷于神，原佑此儿，使宗嗣不绝。及滦河，琪力不能负，欲弃之。遇赤犊，乘以渡河，获免。汝梅年十八，父老称其干略，使摄知县事。

太宗二年，立十路征收课税所，耶律楚材奏充燕京都税司，以理剧知名。中统初，汝梅以久管征书，非本志，使其子翰承袭。

中统三年，阿合马奏本路员多，宜汰之，疏其勤干得力者任使如故，起汝梅再充课税所官。创建驿舍百余，民不知扰。每岁应给行宫所需，未尝阙误。益户口万余。迁中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尹，阶昭勇大将军。数引见，奏对称旨。五年卒。

先是，汝梅从宪宗幸柳林，宪宗问近郊户籍，汝梅仓卒不能对。从吏刘伯杰代应之，帝甚悦，曰：“是人为官宁有不能者！”后伯杰亦吏事知名。

张炳，字彦明，济南济阳人。祖全、父信，以贵雄于乡。太宗四年，岁饥，出粟赈贷，乡人赖以全活。

炳幼颖悟力学，始补掾史，上计行省，有积年勾考未输银十五五千两，炳条陈切至，遂获免。征擢行省断事官。中统元年，辟为中书省掾。俄迁右司提控案牘，管都督府员外郎。转山东路廉访转运司经历，考课为天下最，迁廉访司参议，兼摄济南、益都、滨隶三路奥鲁花赤。至元二年，改济南路奥鲁花赤。四年，转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。八年，进阶奉训大夫、兖州知州。属县有黠吏挟官府为暴横，炳绳之以法，杖而逐之，民大悦。

十一年，改淮西等路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丞相阿塔海进攻瓜州、镇江，炳运粮储，供器械，凡二年。十三年，丞相阿术攻扬州，宋将李庭芝弃城走泰州，炳至扬州城下，招谕制置朱焕以城降，庭芝亦就擒。炳传檄未下州郡，皆望风款款附。从阿术入觐，世祖赐锦衣、鞍勒。十三年，擢大中大夫，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商议行中书省事，佩金虎符。时行省在扬州，据南北要津，炳劳来抚恤，上下安之。

十六年，改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谢病归。购书八万卷，以万卷送济南府学。二十一年，起为东昌路总管，吏民畏服，以治最称。二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延祐五年，赠太中大夫、东昌路总管，追封清河郡侯，谥敬惠。

子用中，沂州山场同提举。

袁裕，字仲宽，河南洛阳人。幼孤，从兄避难聊城，因家焉。

中统初，由聊城县丞，辟中书右司掾，建言给重囚衣粮医药，免籍其孳产，止令出焚瘞钱，著为令。顺天路民王住儿因斗误杀人，其母年七十，言于朝：“妾寡且老，恃此儿为生，

儿死则妾亦死。”裕白执政，误杀非故犯，当矜其母乞，宥之。执政以闻，囚得免死。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，后以矫制获罪，当籍没。裕请止籍其妻子，奴得复为良者数百人。

至元六年，迁开封府判官。洧川县达鲁花赤贪暴，盛夏役民捕蝗，禁不得饮水，民不胜忿，击毙之。有司当以大逆，置极刑者七人，连坐者五十余人。裕白：“达鲁花赤自犯众怒而死，安得尽罪百姓。”议诛首恶一人，余各杖之。部使者录囚至县，疑其太宽。裕辨益力，遂白其事于中书省，竟从裕议。

八年，拜监察御史。俄授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，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，佩金符。时徙鄂州民万余于西夏，有司虽给禀食，而失业者犹多。裕与安抚使独吉请于朝，计丁给地，立三屯，使耕以自养，官民便之。又言：“西夏羌浑杂居，驱良莫辨，宜验已有从良书者，则为良民。”从之。得八千余人，官给牛具，使力田为农。

十三年，进甘州等路宣抚副使，兼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。十八年，调南阳知府。明年，召拜刑部侍郎，出为顺德路总管。铁冶提举张监无子买妾，其妻杀而误杀之。裕捕其妻，讯之，论如律。其用法严明如此。二十一年，卒于官，年五十九。

裕以兄有鞠育之恩，令其子师愈推荫于兄子师愈，后仕至侍御史。孟祺，官德卿，宿州符离人。父仁，有学行，金亡北徙寓济州鱼台县，州帅石天禄礼之，辟详议府事。

祺敏司悟，早知问学，从父游东平。时严实修学校，招致生徒，祺就试，登上选，辟掌书记。廉希宪、宋子贞俱荐之，擢国史院编修官。迁应奉翰林文字，兼太常博士。一时典册，多出其手。

至元七年，使高丽，还，称旨，授山东西道劝农副使。十

二年，丞相伯颜伐宋，授祺行省咨议官，迁郎中。伯颜雅信任之。宋舟师陈焦山，祺言于诸将曰：“敌军下流，宜乘势速进，以夺彼气。”从之。宋师大败。时伯颜以兵事入觐，闻之喜曰：“祺书生，乃知兵若是。”诸将欲直趋临安，伯颜问计，祺对曰：“宋人计，惟有窜闽。若以兵迫之，彼必速逃。一旦盗起临安，三百年之积焚掠无遗矣。宜以计缓之，使彼不惧。譬取果，稍待时日耳。”伯颜曰：“善”。乃遣人持书至临安慰谕之。宋人果不复议迁。先是，宋降表称侄，称皇帝，伯颜拒不纳。祺自请至临安征降表，会宋执政于三省。夜三鼓，议未决，祺正色责之，始定议。宋谢太后内批用宝，祺携之以出，并取十二玺献于伯颜。伯颜亲封之，祺曰：“管钥自有主者，公勿封，一有不谨，恐异时奸人妄相污染，不能自明。”伯颜赧之，使祺籍宋册宝及太庙礼乐器、郊天仪仗，秘书省、国子监、国史院、学士院、太常寺图书、祭器等物。伯颜发临安，趣宋主显及全太后入觐。祺宣读诏书“免牵羊系颈之礼，”太后闻之，泣谓宋主曰：“荷天子圣慈活汝，当望阙拜谢。”宋主拜毕，子母皆肩舆出宫。

伯颜奏祺前后功多，且荐祺可任大事，授嘉兴路总管，佩虎符。劳徠抚字，甚有能名。后以疾解官。十八年，擢浙江海右道提刑接察使。辞不赴。二十八年，帝遣祺招谕爪哇，其酋不听命，黥祺以辱之。帝大怒，遂决计用兵。祺未几卒，年五十一。赠宣威安远功臣、中奉大夫、中书参知政事、护军、鲁郡公，谥文襄。子遵、遹。

王庭玉，字国宝，保定清苑人，本完颜氏。父安住，金怀远大将军、安州刺史。太祖十三年，不降，译姓王氏，改名安。

庭玉，隶万户张柔部下，以材勇闻。宪宗九年，从攻鄂州有功，擢亳州万户府首领官。迁河南路统军司知事。从围襄樊，

城光化州，赐衣袄、鞍辔、银、钱钞有差。改招讨司经历，佩银符。

从大军济江，败宋将孙虎臣于丁家洲，追至龙江矶，获宋不校二人，自称太平州帐下，持守将蜡书献军中。欲杀之，庭玉力争曰：“是绝人降附之心也。”受其书而遣之。明日，大军至太平，守将即开门降。由是为丞相伯颜所知。建康下，以庭玉金江东宣抚司事。元帅唆都悉以郡事委之。庭玉招抚流亡，甚获民誉。

十四年，授建康路总管府治中。伯颜曰：“王治中，吾帅府师也，事何扰不治。”

十五年，擢朝列大夫、招信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佩虎符。招信寻改临淮，庭玉换金符。伯颜闻之，咨中书省，仍佩虎符。临淮多盗，有二男子饮兵家，庭玉使隶事徐霆逮捕之，果盗魁，尽获其党一百七十六人，戮七十人，余悉宥之，民遂安堵。隶事李娃过临淮，吏诬为盗，庭玉覆讯之，察其冤，娃得免死。

御史大夫相威奏江南廉能吏五十人，庭玉其一也。改授涟海州等处屯田总管。先是，上屯田策者，以垦荒为名，官给钞买牛，实未尝有牛，每岁输牛皮，妄言牛死，官又给钞补之，冒滥无已。庭玉白其事于中书，罢之，为怨家所诬。世祖素知庭玉长者，寝不问。庭玉乃弃官归。大德二年卒，年七十一。

刘好礼，字敬之，汴梁祥符人。父仲泽，金大理评事，遥授同知许州，徙家保定之完州。

好礼通国语，廉访司辟为参议，改永兴府达鲁花赤。至元元年，以侍仪廉希逸荐，召见奏对称旨。五年，应诏，建言：“有司奏请，宜先启皇太子。陕西重地，宜封皇子、诸王以镇之。筑都城，宜给直以市民地。选格不宜以中统三年为限。”帝是其言，敕中书施行。

七年，迁吉思昂可刺、乌斯、撼合纳、谦州、益兰州五部断事官，以比古之都护，治益兰。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，民欲不知陶冶，水无舟航，以杞柳为器皿，剡木为槽以济水。好礼请工匠于朝，以教其民，土人便之。或言榷盐、酒，可以佐经费，好礼曰：“朝廷设官要荒，务以绥远，宁欲夺民利耶！”言者惭服。

十年，北边诸王叛，执好礼军中。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，释之。十六年春，叛王召好礼至谦州曰：“皇帝疑我，至有今日。”好礼曰：“不疑。果疑王，召王至京师，肯还之耶？”叛王语塞。十七年春，好礼率众南归，中道遇叛王军。迫好礼西雪峨岭。好礼以衣服赂其千户，始获东出钱壁山口，数日，从者继至且千人。中道粮绝，捕猎为以食。七月，至珠尔海，与戍兵接，得乘传至昌州。入见，帝赐之食。

十八年，授嘉义大夫、澧州路总管。十九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俄改礼部，又改吏部。好礼建言：“象力量巨，上往还两都，乘舆驾象，万有一变，事不可测。”未几，象惊，几伤从者。二十一年，出为北京路总管。再入为户部尚书。二十五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二。

子晟，为河西陇右道肃政廉访使。

李元，字善长，滕州人。父浩，精于医术。窦默荐浩于世祖，以老不能就征，诏有司岁廩之，终其身。召元至京师，赐宴万安阁，俾掌御药局。奏对称旨，赐白金五百两。

从北安王那木罕征西域，元以兵力不足，言于王曰：“今深入敌国，兵不盈万，恐不任战事，请益府兵以备不虞。”王从之。王恩遇益厚，以王妃妹妻元。

至元七年，世祖以王守上都，署元为断事官。时馈饷不及，兵以剽掠自给。元谕富民，预输租赋，得万余石以贍军食。

至元十四年，诸王昔里吉叛，劫北安王于阿力麻里。元为昔里吉所拘，后脱走，至阿赤潭城，收余众，兼道东归。至瞻思谷水，又为叛王海都所获，挈之西行数千里，至垂水川，守卫愈严，六年不令他徒。”

二十二年，海都言于笃哇：“北安王留此瘠甚，傥病死，则构怨日深，不如还之。元遂北安王归，昼夜兼行，遇大军于马絮思水。明年，始达上都。六月，覲世祖于行在。世祖三招使前，询其来状，谓左右曰：“此人万里归我，其忠教虽蒙古人弗逮。”赐钱五千贯，貂裘、貂帽各一，锦帛三千匹，授奉训大夫、都总管府达鲁花赤。改顺德路总管，晋嘉义大夫，迁通议大夫、益都路部总管，又改般阳路。以年老致仕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。

元，敦厚明敏，善于抚驭，所至有声，其忠信尤为远人所服。追封东平郡公，谥忠穆。

张础，字可用，其先渤海人。曾祖琛，徙通州。祖伯达，从忽都虎那颜略地燕、蓟。金守将蒲察七斤以城降。忽都虎承制，以伯达为通州节度判官知通州。父范，为真定判官，因家焉。

础业儒，廉希宪荐于世祖。时真定为阿里不哥分地，阿里不哥衔不附已，遣使言于世祖：“张础我分地人，宜归我。”世祖谓使者曰：“兄弟至亲，宁分彼此。我方有事于宋，待天下平定，当遣础还。”宪宗九年，从世祖伐宋，文檄悉出其手。

中统元年，立行中书省，以础权左右司掾。寻出为彰德路拘榷官，复入为右三部员外郎。赐金符，为平阳路同知转运使。改知献州、同知东平府事，又改知威州。有妇人骑驴过市，投下官暗赤之奴，引鸣镝射妇人坠地，奴匿暗赤家。础大怒，将其事上闻，暗赤惧，乃出其奴，论如律。

至元十四年，迁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副使，佩金符。遂安县贫民负险为乱，命础与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刘宣捕之。宣即欲进兵，础曰：“江南新附，宜人招谕，以全众命。”宣不可，础曰：“谕之不来，用兵未晚。遂遣人谕以祸福，逆首果自缚请罪，础释之，宣乃叹服。累迁岭南广西道、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授宾州路总管，不赴。拜国子祭酒，寻出为安丰路总管。三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三。赠昭文馆大学士，追封清河郡公，谥文敏。子淑，卫辉路推官。

陈元凯，字时举，冀宁临晋人。父膺，东平路劝农使。元凯通经术，得中原文献之传。至元三年，太保刘秉忠荐于裕宗。元凯举止祥雅，占对称旨，除宫籍监，出为同知复州路总管府。

二十年，拜江西行省郎中。时盗贼逢起，省中议讨贼方略。元凯曰：“破贼在择良将。”举招讨使郭彦高可用。彦高方被诬系狱。众难之。元凯曰：“使功不如使过，况非共罪乎。”乃命彦高讨捕，悉平之。广东贼黎德据海州抄略，右丞忽都铁木儿讨擒之，欲献俘京师。元凯请曰：“黎德么麽小丑，宜速杀之以射百姓。即命磔德于市。移富州尹，元凯谓僚属曰：“今日当以安百姓为急务，百姓安，则农不待劝而衣食足，盗贼自息矣。”居三月，盗贼屏迹，流亡复业，治行为江西第一。擢江州路管。改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，以疾不赴。

元贞元年，复授龙兴路总管。龙兴为徽仁裕圣皇太后分地，陞辞，太后谕之曰：“汝旧臣，宜加意抚治。赐锦衣，以宠其行。岁大水，民多饿莩，元凯请于行省，罢河泊税，听民自取，全活无算。

大德元年，拜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，请告归。五年，起为建康路总管，又辞归。十一年，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，复告老，不俟报而行。卒于家，年七十八。

许楫，字公度，冀宁忻州人。幼从元好向学。年十五，以儒生中词赋，选河东宣抚司。又举楫贤良方正，楫至京师，平章王文统命为中书省掾，以不任簿书辞，改知印。丞相安童、左承许衡深重之。一日，从省臣立殿下，世祖见其美髯魁伟，向曰：“汝秀才耶？”楫顿首曰：“臣学秀才耳，未敢自谓秀才也。”帝善其对，授中书省架阁库管勾，兼承发司事。

未几，立大司农司，以楫为劝农副使。时商挺为安西王相，遇于途，楫因言京兆之西荒田数千顷，宋、金皆尝置屯，如募民立屯田耕种，得谷可以给王府之需。挺以其言入奏，从之。三年，屯成，果获其利。寻佩金符，为陕西道劝农使。

至元十三年，宋平，帝命平章廉希宪行中书省于荆南，以楫为左右司员外郎。父老輿金帛求见，楫曰：“汝等已为大元民矣，今置吏以抚安汝辈。奚用金帛为？”明年，擢岭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。武冈富民殴死军人、阴以家财之半诱其佃者代已款伏。楫审得其情，释佃者，以富民抵罪。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，行省命招讨使郭昂讨叛贼董旗，兵士俘掠甚众。楫释良民六百口，遣还乡里。

二十三年，授中议大夫、徽州路总管。桑哥立尚书省，会计天下钱粮，参知政事忻都、户部尚书王巨济倚势刻剥，遣使征徽州民钞，多输二千锭。巨济怒其少，欲更益千锭。楫诣巨济曰：“公欲百姓死耶，生耶？如欲其死，虽万锭可征也。”巨济以其词直，乃免征。楫考满，去。绩溪、歙县民柯三八、汪千十等，因岁饥，阻险为寇，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，相拒七月，始使人谕之降。三八等曰：“但得许总管来，我等皆降矣。”行省驿召楫至，命往招之。楫单骑趋贼垒，众见楫来，皆拜曰：“公既来，请署榜以付我。”楫白教化，请退一舍，听其来降。不从。会以参政高兴代教化，楫复以前言告之，兴

从其计，贼果降。二十四年，授太中大夫、东平路总管，谢事卒，年七十一。

孙显，字荣甫，郑州管城人。以书吏从大军伐宋。宋平，擢中顺大夫，遥授知英德府、同知太平路总管府事。未几，改江西行省郎中。

至元十八年，迁少中大夫、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。时阿合马秉政，遣使者钩考湖广财赋，集诸道官吏于行省，以显主会计，使者多方罗织，藁数易不定。显庭辨曰：“册已造矣，何纷纭如此，有丝发隐匿，愿身任其咎。”使者为之敛戢。

二十三，廷议以宋平，赏格过优，例降显朝列大夫、福建行省郎中。省臣盗官钞十三万锭，事发，独显无所染。南雄械贼百余人当死，显讯之，惟戮三十人，余皆纵遣。安溪贼连十五寨为乱，显谕下之。行省议，但诛首恶，既又欲屠之，分其子女。显拔剑止之曰：“前议云何？敢言杀掠者，论如律。”磔首恶一人，而事定。

大德二年，复少中大夫、怀孟路总管，兼诸军奥鲁兼管内劝农事。卒，六十一。

先是，惟河南路课竹税，怀孟与辉州虽产竹，无税。自冯德用为河南都漕运使，始请籍两郡竹园为官有，隶于制国用使司，设法峻密，虽园中敢一竿，亦坐以自盗之罚。然竹日损耗，官民交病。显白其事于户部，请责园主输竹税，听其斩伐。从之。诸王妃主道经怀孟，赋木席为屋，络采周之。前期一月具，而不至，民守视不敢去，去则官吏擅取其物，无所控告。显制卉布为大幕，容数百人，可以离合舒卷，以轻车载之，送往迎，民甚便之。二事尤为人所颂云。显继妻李氏，割肉疗显疾，显卒，断发纳棺中，誓不再醮。以节行称于世。

王显祖，字继先。其先高平人，后徙居邢州。金人南渡，

河北隔绝，州民推显祖父明为节度判官。木华黎徇地至邢州，明以城降，授本州节度副使，佩金符。明卒，显祖袭节度判官。世祖在潜邸，过邢州，刘秉忠与明有旧，引显祖入见。显祖年十四，状貌奇伟，世祖酌酒赐之，使为秉忠养子。

中统三年，邢州改顺德府，显祖迁府判官。从大军讨李璫，先登陷阵，数有功。调卫州判官。又调宣德府判官。秩满，迁同知滨州事，以病去官。复起为同知德州事，寻除钧州尹。在任六年，威惠大行。丁母忧，时服制未定，显祖首行三年丧，解官庐墓。

至元二十八年，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以贪暴闻，世祖震怒，命哈剌哈孙往鞠之。除显祖行省副理问官，穷治党与，追贼以钜万计，民大说。官库被盗，不获，逮系百余人。显祖推问得实，乃库兵自盗也。尽释之，咸罗拜而去。三十一年，行省檄显祖整理湖南等七路钱粮，凡无名之赋、有征不纳之额，显祖悉蠲之，著为令。

元贞元年，改滨州尹。州民苦盐贵，显祖申请先散盐，而后支价，岁省民钱一万二千余锭，民刻石颂之。是时，山东盐法坏乱，行省以显祖才任繁剧，除山东东路同知都盐运使事。首尾六年，增盐引十四万有奇。大德九年，迁少中大夫、江西袁州路总管。显祖以年老辞，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七。子郁，袭同知邢州事。

史臣曰：“蒙古初定中原，以武夫悍卒世袭地方长吏。至世祖，始诏诸路管民官治民，管兵官治兵，各有所司，不相统摄。于是擢用贤能为诸路总管，休养生息，与民更始。故吏治蒸蒸，庶几唐、宋，如郭汝梅、张炳等，皆良吏也。考其名迹，可以见世祖之知人善任焉。”

## 卷一百六十七

## 列传第七十一

李秉彝	覃澄\$ 谢仲温	姜彧\$ 高源	韩
政\$ 冯岵	胡祗遹\$ 王纲	思聪\$ 曹世贵	詹
士龙\$ 高良弼	白栋\$ 孙泽	良桢\$ 赵宏伟	
璉\$ 琬			

李秉彝，字仲常，通州潞县人。幼沉毅，见人倨坐，辄色变，由是众异焉。七岁读书，日千言。十岁，能习古篆隶。

年二十余，谒行省，粘合重山辟为掾。未几迁都事，说重山曰：“金亡，人材无所附丽。天下初定，宜拔其尤者，为朝廷用。”重山韪其言，首聘王磐授子弟经。于是士大夫相继登重山之门参议。王文统投书重山，请立河南行省，曰：“距河厄南北之势，用财结上下之交，可以得志。”秉彝斥为邪说，愿勿听。后文统果败。迁员外郎，从世祖伐宋渡江，将士争掠金帛，秉彝独载书万卷以还。

中统三年，迁中兴等处行省郎中。时兵乱初平，民艰食，秉彝奉命赈恤，全活无数。至元二年，徙四川，民苦竹税，奏罢之。迁大中大夫，佩金符，为彰德宜课运使。课最，擢尚书户部侍郎。

八年秋，中原蝗，衔命往捕，有不尽心者，听以军法众事。秉彝讫事，未尝操切。明年，京师饥，朝廷用秉彝言，发廩赈之。又明年，鱼儿泊饥，亦奉命赈其民。出为都提举漕运使，中台察廉能，奏授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，巡行灌州。州故有李公堰，当三江口，遇水漂悍辄坏，岁调民夫修之。秉彝以为筑之坚可已患，父老谓壅遏涨势，恐为成都害。秉彝令投石水中，问曰：“水从石上过耶，石下耶？”皆曰：“从石上。”秉彝曰：“水从石上过，宁有壅遏之患乎！”督有司三月堰成。自是大水至，冒堰上行，旱则渚以溉田，费省而利兴。十四年，除江州路总管。属邑有剽掠者，有司以叛告，官军既至，俘良民甚众。秉彝要于路，诘无辜者千余人，悉纵之。黄州叛，九江戍卒仅五百人，吕师龙新降为招讨使，拥精骑数千，檄使捍御，不听，秉彝夜登庾楼，遥望小舟顺流下，逻获七人自黄州来，持叛书期师龙以五月十六日为内应。秉彝即偕其计议官陈文彬见师龙，谕以利害。师龙自誓不知，秉彝曰：“审尔。请分兵守城。”师龙众命，九江遂安堵。其兄师夔自江西，奉黄金二百两、白金二千两、奴婢十人为谢，却不受。义门陈氏苦县吏贪酷，戕吏卒，秉彝曰：“非叛也。”遣人招抚之，阖族千余口皆得免。迁湖州总管。逾年，又徙常德。官种柑橘五百株，以代民贡。岁歉，黜同僚议，不俟命，开仓救饥者，民立碑颂之。

十九年，擢通议大夫、两浙转运使。转正议大夫，除工部尚书。复出为两浙转运使，兼杭州诸色课程及市舶，前同知纳速刺丁椅权臣势，夺秉彝职，侯理算，欲因以诬秉彝，卒不得毫发私，群小誓服。归至镇江，病卒，年六十五。

覃澄，字彦清，兴德怀来人。父资荣，仕金为县令，率众款附，以金符授元帅左都监，令如故。改赐金虎符，升行元帅

府理。复以其弟资用代充元帅左监军。资用卒，以澄代之，年十八。

太宗八年，州县置达鲁花赤以监守令。不习国语者，则受命于译人。澄虑见欺，日与习国语者游，岁余悉通晓，与达鲁花赤议事，应答无滞，人以为不学而能。燕京置断事官，建行台府，檄澄往受事。澄请省工料费，凡横取于民，皆减之。文谷水分溉交城，为平州知州所遏，交城人讼之，终不直。澄争于行省，知州噤屈，水利大兴。俄入觐，因耶律楚材面陈：乙未料民，率以无产侨民入籍，及赋下，悉逃避，责征实存，官称贷纳之，困不能偿，以子为母，息日增，谓之（牛享）生利。帝悯之，刺免其逋赋公私之负，三年勿征，子母相当，止其息，民困大苏。

壬子，复料民，澄削其逃户，不入籍，民尤颂之。世祖平大理还，澄上谒，帝喜其容止，留居藩府，以其弟山阜代为交城令。宪宗疑世祖有贰心，遣刘太平等置计局于京兆，条百四十有二事，多方钩覆，且兴大狱。世祖遣澄与库济勒见太平等通款曲，世祖亦入朝。事始解。世祖南征，使澄专治怀孟。岁旱，凿唐温渠，引沁水灌河内诸县。

中统元年，诏奖其练习政事，授怀孟路总管，赐金符，又换虎符。至元二年，省怀孟、卫辉两路入彰德，改授同知总管府事。丁忧，起复，迁少中大夫、平凉路总管。七年，散阶例降二等，改奉议大夫、司农少卿。寻迁京兆路总管，兼府尹。又改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。诏禁有妻者娶妾，澄建言：“不孝者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请四十无子者，听其娶妾。”中书韪之。

十年，宋将咎万寿入寇，大败盩厔严忠范于成都，入其郛。世祖械忠范至都，遣澄代之。澄练兵储饷，宋人知其有备，不敢犯。十一年，西南夷罗斯内附，以澄为副都元帅、同知宣

慰司事。澄不习水土，竟以疾卒，年五十八。

初游显为大名路宣抚使，为诸路总管求金符，奏已上，澄白于中书，辞不受曰：“上不识覃澄耶？乃为显所举！”省臣为去其名。其刚介如此。刘秉忠常谓：“天下长吏，如邢之张耕，怀孟之覃澄，何忧不治。”许衡亦重其为人，称为当时循吏焉。

子克修，陕西汉吕路提刑按察使，亦有能名。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追封宏农郡侯，谥文宪。

谢仲温，字君玉，丰州丰县人，父睦欢，以资雄乡里。大兵南下，转客兀刺城。太祖攻西夏，过其城，睦欢与其帅迎降。从攻西京，睦欢力战先登，连中三矢，仆城下。太宗见而怜之，命军校拔矢，缚牛刳其肠，纳睦欢于牛腹中，良久乃苏。后官至太原路金银铁冶达鲁花赤。

仲温通书史，初见世祖于野狐岭，命备宿卫。凡行幸，必在左右。及城上都，以仲温为工部提领，督其役。帝曰：“汝但执挺，虽百千人，宁不惧汝耶！”宪宗九年，大军围鄂，军饷缺，仲温教士兵吮鱼以充食。帝喜谓侍臣曰：“朕思不及此。”饮以驼乳。一夕，帝闻敌军欢噪，命警备。仲温奉绳床，帝凭其肩以行，至旦不寐。

中统元年，擢平阳、太原两路宣抚使。二年，改西京。至元九年，迁顺德路总管。时方用兵江淮，有寡妇鬻子以偿转输之直，仲温出俸金赎还之。十六年，迁湖南宣慰使。二十二年，改淮东。岁旱，仲温导白水塘溉民田，公私赖之。三十年春，入见，帝曰：“汝非谢仲温乎？朕谓汝死矣。”从容语及攻鄂时事。帝喜甚，谕曰：“汝将复官乎？朕为汝择之。”对曰：“臣老矣，一子早亡，惟有孙孛完，幸陛下怜之。”即日命备宿卫。大德六年卒，年八十。

子兰，江州达鲁花赤，先卒。兰子孛完，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。

姜彧，字文卿，莱州莱阳人。父椿，与张荣有旧，避杨安儿之乱，依荣于济南。荣爱彧才，辟为掾。迁左右司都事，进郎中。断事官遣彧诣阙。奏割陵州五城属于荣，以彧为参议官。

中统元年彧从荣孙宏入朝，密奏李璫反状已露，宜先其未发制之。不报。明年，璫果反，袭陷济南。彧从宏讨璫，见贼势已蹙，城旦夕且下，乃夜谒诸王哈必赤，请谕诸将勿入城纵兵，哈必赤从之。明日，贼开门出降，哈必赤下令：将士敢入城者，以军法论。城中安堵如故。以彧知滨州。时行营多占民田为牧地，纵牛马坏稼，彧请分画牧地疆界，捕坏稼者，置之法。又课民种桑，人名为太守桑，歌曰：“田野桑麻一倍增，昔无粗麻今纒纒。太守之贤如景星。”后迁东平府判官。

至元五年，召拜治书侍御史。七年，出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，赐金虎符。改信州路总管，累迁陕西汉中、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。拜行台御史中丞。后谢病归。寻起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，以老病致仕。三十年卒，年七十六。子四人：迪吉、从吉、吕、璞。

高源，字仲渊，晋州饶阳人。父汝霖，真定廉访司照磨，使东平，遇盗死。

源幼力学，事母孝，补县史。中统初，擢卫辉路知事。迁齐河县尹，有遗爱。去官十年，民犹立碑颂之。再迁行台都事，金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劾常州路达鲁花赤马恕夺民田及他不法事，恕惧走赂权臣阿合马，以他事诬源，既系狱，一日忽释之，莫知所由。先时，源邻里阿合马姻戚，素知源事母孝。至是，闻源坐非辜，悉诣阿合马曰：“源孝子也，非但我知之，天必知之。若妄杀源，悖天不祥。”阿合马感悟，得不死。

寻除河间等路都转运副使，抚治有条，灶户逃者皆复业，常赋外羨余至十万缗。至元二十四年，改江东道劝农营田使。二十八年，迁都水监，开通惠河，由文明门东七十里与会通河接，置闸七，桥十二，人蒙其利。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。卒年七十七。

韩政，字君用，益都人，父松之，从金四驸马伐宋，戍山阳，战歿。政幼孤，习医术以自给。后众诸王塔察儿镇辽东，塔察儿白其计画于世祖，帝奇之。至元十三年，相威为征西都元帅，讨西番，授政嘉议大夫、汉军元帅监军，佩金虎符。军中大惊，曰：“监军非国姓不可得。”裕宗在东宫亦疑之，政入辞，命挽强弓，彀而复引者三。裕宗叹曰：“皇帝善任使若是。”赐锦衣一袭以行。政西逾大磧，斩馘甚多。军还，授前卫亲军副都元帅、指挥使，兼领左右卫屯田军马，奏以屯田统属于卫，而治其无良者。从之。十九年，加正义大夫，充枢密院判官。俄拜治书侍御史，劾中书右丞卢世荣牟利，卒正其罪。二十三年，出为淮东道提刑按察使。善决疑狱，为吏民所称。卒年六十六。赠嘉议大夫、尚书、上轻车都尉、南阳郡侯，谥威敏。

子拱，增城县尹；振，昌国州知州；极，御药副使。

冯帖，字寿卿，中山人。祖父壁，金同知集庆军节度使。父渭，右三部郎中。初，壁从金宣宗南流，与渭母相失。渭徒行千里求之，哀动行路，时称为冯孝子。

帖聪悟好学，辟中书省掾。故事，诸曹皆出为总管、判官。帖以忤执政，独抑为直定转运经历。迁无极令，考最，换曲周令。大军围襄阳。籍河北民兵济之，帖视丁地入中甲者，户抽一人，贿托不行，富室计无所施，民翕然颂之。宋平，擢奉议大夫、金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，改岭北湖南道，又改河北

河南道。劾罢贪吏三百余人，籍没赍赂至三千锭。怨家讼帖不法十余事，诏御史按之，皆不实，抵诬者罪。擢帖朝请大夫、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寻告归。起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副使，以疾辞。再换山南江北道，命下数日而卒，年五十九。

帖文章雄刚深古，浅学不能句读。晚号雪崖。疾笃，犹自书“冯孝子墓”、“雪崖墓”，伐石为阡表焉。

胡祗遹，字绍闻，磁州武安人。少孤，自力于学。中统初，张文谦宣抚大名，辟员外郎。明年，入为中书详定官。至元元年，授应奉翰林文字，寻兼太常博士，著《礼论》以纠时之弊政曰：

圣人之制，礼通贵贱之情，而严同下之分。故曰：履虽美，不加于枕；冠虽币，不以苴履。尊卑分定故也。群臣之视天子，如地之于天然。而篡弑之凶，古亦有之。何自而来哉？圣人作《易》，于坤之初六谨为之戒曰：“初六履霜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”又曰：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贾谊见汉法不敬大臣曰：“天子之尊如堂，大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”今大臣下狱，贱隶得博执而笞辱之，然则堂不几于无陛乎！今之大臣有罪，则杖辱于市，小人兴讹造讟，揶揄诟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大臣，天子罪之，贾谊犹为之太息。今之大臣，小民得以罪之，此风一长，有识者甚为寒心。近岁以来，奴讐主，妻妾告夫，子弟讼父兄，编民把执诟辱官吏，舆台阜隶谤讟大臣，凶险奸邪，百无忌惮。白昼殿廷之上，秽言褻语，肆口而出。圣德天聪，岂不知其为恶，然而乐闻不禁者，上欲发欺蔽，摘奸邪，通冤抑，抑豪横也。故特借凶人之口，来端直之言耳。殊不察即位以来，所闻之言，无大利害，适足为弄口舌者进身之阶虚。失大臣之礼，渎上下之分，朝廷之上，无礼无威；闾里之间，彝伦攸斁。无知之氓，习见官府之不

足畏，一旦饥馑凶荒，狐鼠啸聚，郡县之权若之何制之？今之大臣，不以为忧，反以私门豢养凶人，使之递相讎制，何其愚也！必欲通上下之情，擢一二直节敢言之臣，如古之纳言者，何求而不得？何必以哓哓之小人，渎日月之明哉！

后调户部员外郎，转右司员外郎，寻兼左司。时阿合马当国，官冗事烦，祗遹建言：“省官莫如省吏，省吏莫如省事。”忤其意，出为冀宁路治中，兼提举本路铁冶，将以岁赋不办责之。及莅职，乃以最闻，改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

江南平，迁荆湖北道宣慰副使。有佃户讎田主谋为不轨，祗遹察其诬，坐告者。十九年，迁济宁路总管，上八事于枢府：曰役重，曰逃户，曰贫难，曰正身入役，曰伪署文牒，曰官吏保结，曰有名无实，曰合并偏颇。枢府采其言，著为令。济宁移治钜野县，兵后流亡，未复土，不知学。祗遹选郡中子弟教之，亲为讲说，文学最于他郡。擢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，以敦教化为先务。有父子兄弟相告者，必谕以伦常之重，不获已，始绳以法。召拜翰林学士，不至，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未几，乞病归。

二十九年，征耆德十人，以祗遹为首，以病辞。三十年卒，年六十七。延祐五年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文靖。子持，太常博士。

王纲，字政之，安平人。性倜傥，少为县吏，不骫骨皮从俗。大军伐宋，亟馈饷，自淮以北，征敛尤重。纲在颍州，首建互市之法，公私赖之。累擢工部主事。世祖建大都，纲预营缮之役，以功最，迁兵部员外郎，转刑部。谳狱概以平恕，豪右匿良民为奴，纲撻其实免之。寻迁工部郎中。阿合马擅利权，蠹幸百出，纲疏言其弊，忤阿合马，出为益都淘金总管府经历。

至元十九年，擢奉议大夫山东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寻改湖南道。湖南俗轻悍善讼，且归附未久，守令率赃贿自恣，纲力革其弊，犯者以法绳之，一道帖然。二十四年，迁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使。或劝以临海炎瘴，宜勿行。纲曰：“使者受天子命，若以炎瘴弃之，谁当往者？”既至，疾作，还至潭州卒，年五十四。

子思敬，弋阳尹；思忠，淮东屯田副总管。弟经子思聪。

思聪，字德明。由书掾累擢庐陵尹，以才干，选除广州路推官。属县豪右有诬民以罪者，狱成，弥缝无间，思聪疑而诘之，竟得其实。擢海漕千户，赐金行。进朝列大夫、衢州路治中致仕，卒。

曹世贵，字仲明，睢州考城人。父鸾，以材武为刘整所荐，官规运库提举。

世贵，由翰林国史院书写，授元帅府提控。世祖遣诸王塔察儿伐高丽，平章政事赵壁行征东省，以世贵为行省宣差，使于高丽。其臣林衍陈兵以逆，世贵厉声曰：“汝海邦小夷，敢胁天子之使，是反也！”立斩十余人，衍等誓服。擢忠翊校尉、城武令，有惠政，民勒石颂之。迁同知隆兴州。群盗据山洞，官军不能讨，使世贵招之，即相率来降。累迁朝列大夫、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副使，纠行省平章政事默勒贼民蠹政，诏诛之。迁中顺大夫、兴化路总管，改福建都转运盐使。卒，年六十一。

子定国，江阴尹；靖国，同知武昌摧茶提举。

詹士龙，字云卿，光州固始人。父钧，为宋勇胜军都统，戍鄂州，以偏师来往渠、巴等州，数与元兵拒战，至南平隆化县，身受九创，被执。元帅欲生隆之，不屈，不食八日死。

士龙方在襁褓，与其母俱北徙。时董文忠从世祖南征，以士龙见于世祖。世祖叹曰：“患臣宜有佳儿。”即以士龙属之

文忠，抚为已子。年十八，魁梧精敏，驰射能命中如破。文忠叹曰：“都统有后矣。”士龙固不识所谓也。后诸史忌之，至詈为虏子。士龙乘间诉于文忠，语之故，士龙涕泣，欲复姓不可得。一日，从猎滹沱河上，复跪请于文忠。文忠戏之曰：“尔欲复姓耶？为我投石水中，浮则从尔，否从我。”左右咸以为笑，士龙仰天祝曰：“使詹氏不绝，石当浮。”因抱石投水中，石盘旋于急流中，若沉若浮者数四，文忠愕然，以手拊髀曰：“天也！詹都统其不死乎？”即日命士龙复詹姓。文忠卒，士龙哭之恸，服斩哀三年。

试经学、吏事高等，授高邮兴化尹。时兵后，士龙招抚流亡，户口日增。又籍官田入学宫，召佃种之，岁得谷三百五十石，以贍肄业者。县东五十里滨海，若水患，宋范仲淹为命，筑堤捍之，名捍海堰，岁久圯坏。高邮、宝应、海陵诸州皆被水，士龙以状闻，请发民夫修之。堤成，延亘三百里，数州赖以。当兴工时，掘地获方石，刊四字曰：“遇詹再修。众异之。工竣，擢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判官。调淮安路推官。

旋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时桑哥柄国，虐焰方炽，士龙曰：“吾居言路，岂敢畏死！”即抗章劾之。未几，桑哥伏诛，由是得名。复请病归。起为奉训大夫、佷广西肃政廉访司事，居官二年，复以疾归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澍，岳州华容县尹，有廉惠声。

高良弼，字辅之，真定平山人。父进。真定，庄圣太后分邑也，置规运库，以进为库伎。良弼，幼端重如成人。真定火，延烧千家，良弼言于父曰：“吾家幸完，盍发粟赈灾。”进大为嗟异。既长，事世祖于潜邸。

世祖即位，使管真定路财赋。至元二年，授奉议大夫、同知南京都漕运使，赐金符。六年，改河南拘榷税课使。未几，

迁同知河南都转地运使。岁饥，贱粟以济贫民。大军围襄阳，抽河北诸路民转漕粟，不时至。良弼请增价以余，则人趋利自至，功将倍蓰。从之。由是军储充溢。

秩满，改知凤翔府，倡民导泇水，起遥望尽阁底，五十里，溉田三千亩，水轮十七，岐人惠之，称为高氏渠。晋中顺大夫、同知陕西都漕运使。漕使郭琮贪婪不法，良弼敛手避之，琮败，独无所染，犹以连坐免官。

二十四年，起为少中大夫、淮安路总管。淮安以征日本治海舰，岁购材万余，富商通有司，分入其利，积材已十三万。良弼下车，吏又请四十万缗如岁例，良弼白其事于行省，罢之。富商夜持五万缗馈良弼，良弼曰：“若欲货取吾耶！”叱之去。未几行省报下，如旧例购材。良弼曰：“吾言不效，尸位何为？”壹郁发疾而卒，年六十六。

子琬，宜阳县尹；珪，海船总管，征交趾战歿。

白栋，字彦隆，冀宁阳曲人。少受业于许衡，衡为国子酒，奏用旧弟子十二人，栋与焉。衡引疾归，以栋与耶律祭有尚为国子助教。后侍讲于裕宗，栋为讲郑伯克段于鄢，裕宗语人曰：“是非空言，意固有在也。”俄改国史馆编修，仍兼助教。

擢监察御史，疏劾阿合马阴贼不法诸事。阿合马诬栋指摘不实，捕送刑部，狱引邻妇使诬栋窃相来往，邻妇不肯从，事始释。又劾西京宣慰使倒拉沙以私憾杀其幕僚，时论伟之。

出佾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事。有阴济人遇仇家，问所挟何书，其人给之曰：“反书也。”仇家至延安上变。栋往谳其狱，株连二百余人，悉释之，科以妄言之罚，有中使括马延安，闻栋秉烛治狱，叹曰：“世有勤于职事，如斯人者乎！吾归见陛下，当首言之。”

未几，改佾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。又改燕南河北道，

丁父忧，归，旋丁母忧，哀毁骨立，卒于苫次，年四十六。

孙泽，字润甫，其先本女真人乌古孙氏，后徙大名，从汉俗以孙为氏，祖璧，金明威将军，兼军资库使，入蒙古为税课所详议官。父仲，大都广济仓使。

泽，幼倜傥，以经济自负。辟充淮东大都督府令史，改差行征东元帅府提控案牍。宋亡，其遣臣拥立广王昺于福州，元帅唆都南征，檄泽为军师。由分水岭趋建安，攻克南剑州，宋广王遁入海。移攻兴化，其守将陈瓚既降复叛，唆都怒议屠城，泽曰：“首恶者瓚耳，余皆胁众，不宜妄杀。”唆都从之，戮瓚于市，一城获免。十月，唆都与江西行省左丞塔出合军，自甲子门入海，袭漳、潮二州。至惠州，顿兵海丰县，泽请济师于万户乔惟忠，选精骑，从唆都直捣广州。十二月，抵其城下，入之。十五年，还军福建。往返数千里，战胜攻取，用泽策画居多。授福建道宣慰司都事。未几，改立行省，就迁行省都事。唆都拜参知政事，入朝，泽从至大都，代之占对，世祖甚嘉之，赐锦衣一袭，授承直郎、知兴化军。

十六年，改军为路，立总管府，以泽行总管府事。时奸民私立头目，侵渔良懦，乡人苦之。官或追逮，辄拒不受命。泽至，拘索宣敕或军前文字，尽追毁之，奸豪束手，州县之令始行。陈瓚既诛，三县之民以诬误受戮者，犹三千余家，有司欲没其田产，行省委官勘验，乡民闻之，咸窜伏山泽，相挺为盗。泽揭榜晓谕，叛首伏辜，余皆不问，降者给还田宅，不幸杀死无后，许亲属承接，官不得擅没。于是远近相应携持而出，各安其业，三县为泽立生祠，作佛事以报之。议者又欲拘刷乡兵充籍，置产手号，泽力阻不从，乃亲诣行省上言：“此等皆田野耕农，自护身家，非有旧籍可稽，听为民便。”从之。民大悦。泽又兴学校，延召生徒，刊补书版，就道化堂行乡饮酒礼，

观者叹息，以为复睹太平。二十一年，例降骤迁官，调永州路通判。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挟桑哥势，恣为贪虐，吏民重足而立。一日，遣其党赵万户以取勘和买纱罗，至州，气焰张甚。泽从容告之曰：“新附民易动，一有不靖，谴责官吏，君独得安乎？赵感动，不竟其事而去。

二十六年，理算令下，泽曰：“吾不亲行，其祸不解。”即至行省上计，要束木怒，拘泽于行省，泽不为动。他郡根株连逮，因此破家者十有三，独永州无扰累，民立石颂之。武冈、宝庆盗发，行省檄泽收捕。泽戮盗魁三十一人，释胁从五百余人，一道肃清。

二十八年，要束木伏诛，擢泽奉训大夫、充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平章阔里吉思雅敬泽，荐泽谙习兵事。元贞二年，从阔里吉思抚定生黎。越海攻占城，行军方略，一以委泽。事平，授海北海南道宣慰副使。旋改广西两江道金都元帅府事。海滨夷獠杂处，吏民有遵法度，狃以为常。泽创立司规二十二章，简易可行，奏请减并站驿，攒挪马匹，以宽民力。从之。又以粮税太重，灾荒之后，宜从优恤，诏免广西粮税一年，民皆感悦。

泽行部视民间利害事，辄兴革之，孜孜询访，如恐不及。道过象州，岁饥，泽发廩米二千石赈之。至临贺，又发廩米一千二百石以赈饥。皆不待报，以便宜行事。

邕州议创屯田，委泽经画，泽篇历荒徼，临交址界，起雷白等十寨陂堰八处，开水田五百二十顷，编立排甲人夫四千六百户，岁收五万余石，公私便之。徭人符文真告元帅薛直千夺民牛，邀取金银等罪，行省檄泽验治。泽躬入海岛，理出平民四百八十二名，牛五十余头，金银什物有差。

广西道肃政廉访使举泽才任风宪。大德六年，授海北海南

肃政廉访使。泽抵任，例得圭田米五百余石。泽曰：“吾尚未莅事，遽食重禄可乎！”悉举籍拨入儒学，以为养士之费。泽患愚民絀刑纲，摹印格例三千余册，犯某事则抵某罪，名曰《社长须知》，月集老幼听之，仿《周礼》月吉读法之意，于是人知自重，犯罪者少。

雷州地近海，东南有潮汐之患，西北广衍平袤，宜为陂泺。泽深究水利，出私帑雇役四十人，浚通旧湖，筑陂四千余丈，挈三溪渚之堤，旁置石闸七，复凿渠，自西而东，环而南，长八千七百六十余丈。渠上置闸六，通支流，以溉东南际海之田，亲堤外复凿二十四渠，以溉西北之田，长万三千六百五十余丈。建八桥以通行旅。渠之首尾，有闸，官司之，时其消长而启闭之。附城山田作石渠，引西湖注之。又筑塘马家梢以障潮汐之患，拨水户守之。自是泻卤万顷，悉为沃壤。泽为政，规画宏远，措置精密，大率类此。

至大元年，迁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，以母老乞养，不待命而去。事闻，改授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，以便养母。岁余，丁母忧，去官。延祐二年，卒于家，年六十六。累赠推忠靖远著节功臣、荣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谥正宪。

泽于书无所不读，尤精阴阳、历算之学。诸葛亮木牛流马法，泽以意为之，转运如飞。浑天仪以水激轮，泽以汞代之，不差晷刻。著《棋法》十卷，《忍经》一卷，《集字选玉》二卷。子良楨。

良楨，字干卿。资禀绝人，喜读书，荫补江阴判官。调婺州武义县尹，改漳州路推官，上言：“律，徙者不杖，今杖而又徙，非恤刑意。宜加徙，减杖。”遂定为令。移泉州，益以能称。

天历初，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劾辽阳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卖国不忠，援汉高帝斩丁公故事，以明人臣大义。并劾御史中丞胡居佑奸邪。皆罢之。擢行台都事，犹以言不尽行，自免归。

复起为临察御史。良楨以惠宗初览万几，不可不求贤自辅，疏言：“天历数年，纪纲大坏，元气伤夷。天祐圣明，入膺大统，而西宫秉政，奸臣弄权。今天威一怒，阴晦开明，以正大名，以章大孝，此诚兢兢业业祈天永命之秋。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。今经筵多兼领职事，大臣数日一进讲，不逾数刻而罢，而瞽御小臣恒侍左右，何益于盛德哉！臣愿招延儒生若许衡者数人，置于禁密，常以唐虞三代之道，启沃宸衷，日新圣德，实万世无疆之福。”又以“国俗，父死则妻其后母，兄弟死则纳其妻，父母死无丁忧制。请下礼官有司，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，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，以明万世不易之道。”又言：“处士刘因学术可比许衡，宜从祀孔子庙庭。”皆不报。宦者罕失嬖妾，杀其妻，糜其肉饲犬。上疏乞置罕失重典。并论宦寺交结廷臣之害，宜加汰黜。儉人尤忌之。

至正四年，迁刑部员外郎。再迁中书省左司都事。出为江东道廉访司副使，不就。六年，授平江路总管，复不就。八年，召为右司员外郎，擢郎中。寻迁广东道肃政廉访使，未行，还为郎中，迁福建道肃政廉访使，中道召还，参议中书省事，兼经筵官。十一年，拜治书待御史，擢中书参知政事、同知经筵事。

十三年，擢左丞兼大司农卿，仍同知经筵事。时中书参用非人，良楨不能行其志。会军饷绌，请与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，岁入二十万石。东宫未建，良楨屡言之。车驾幸上都，始册皇太子，立詹事院，驿召良楨为副詹事。良楨每直端本堂，则进

正心诚意之说，亲君子远小人之道，皇太子嘉纳焉。

十四年，出为淮南行省左丞。初，泰州贼张士诚既隆复叛，进据高邮。太师脱脱奉诏总诸军讨之，良桢与参议，袭伯璉等皆从行。高邮垂克，会诏罢脱脱兵柄，有上变告伯璉等劝脱脱勒兵北向者，下其事逮问，词连良桢，簿对无所验。仍除中书左丞，份省彰德，调给军食。未几，召远京师。十六年，进阶荣禄大夫，赐玉带。十七年，除大司农。

十八年，迁右丞，仍兼大司农，辞不允。有奸民诬告知宜兴州张复通贼，中书将籍其孥吏，抱牒请署名。良桢曰：“吾腕可断，牒不可署。”同列变色，卒不能强之。

良桢登政府，多所建白。罢福建、山东食盐，浙东西长生牛租，濒海被灾围田税，民皆德之。尝论《至正格》轻重不伦，吏得衍缘为奸，举明律者数人，参酌古今，重加厘订。书成，良桢已以病去官。未几卒。

初良桢曾祖壁改乌古孙氏为孙氏，良桢自以金源旧族，不宜忘本，复改为乌古孙氏。

史臣曰：汉霍光废昌邑王，立宣帝，严延年劾其擅废立，大逆亡道。文宗篡立，达识帖睦迺迎降，乌古孙良桢劾其卖国不忠。二人者，皆能明君臣之义，使后世之乱贼有年顾忌，而不敢动于恶。呜呼！岂寻常敢言之士所能及哉。

赵宏伟，字子英，颖州人。至元十三年，大兵伐宋，宏伟以书谒，副元帅宋都碍奇之。从略临江，下吉州，俱有功，署为吉州参佐官。时江淮初附，吉之乱民复聚众抗命，宋都碍使宏伟讨之，道与贼遇，宏伟设伏桥下，以火攻之，贼败走趋桥，伏发，尽歼之。乘胜捣其巢穴，贼悉众来拒。宏伟谍知贼已过，还袭其背，大败之，禽斩贼首，一州遂安。宋厢军将王昌、张云诱新附五营兵为乱，事觉，昌就禽，宏伟夜袭云

斩之，俘其党五百人。宋都碍欲尽诛之，宏伟曰：“此属诬误，非得已诛之，无以安反侧。”众得免死。以功授泰和县尹。宋相文天祥部将罗开礼、叶良臣谋攻吉、赣诸州，宏伟斩良臣，俘开礼，而释其余众。

十五年，赐金符，提举瓜洲渡。顷之，以例免，改衡州路总管府治中。宏伟大兴屯垦，乱民皆去盗为农，州以宁谧。后以疾告归。

大德五年，用中丞董士恒荐，起俭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。先是，镇江大旱，鬻民租九万五千石，已而吏畏飞语，复征之，民无所出。行台移宏伟核其事，宏伟卒鬻之。大风海溢，常、润等州民多冻溺，宏伟欲发粟赈之，有司以未得报为辞。宏伟曰：“擅发之罪，坐我一人。”由是全活者十余万。官调所部造船，自淮入河至临清，时山东饥，宏伟建议：“此有余粟，彼有饥民，宜以有余救民不足。”行省韪其言，漕粟五万石于山东。迁江南行台都事。

十一年，江南饥，宏伟请以赃罚银赈之，同僚犹豫未决，宏伟正色力争。中丞廉恂叹曰：“吾佐得赵君，尚何忧国事哉！”卒如宏伟议。

召拜御史台都事，疏言：“朝廷百官，宜各供其职，以襄时政。”

士论称之。仁宗在东宫，闻其名，礼遇甚厚，常以字呼之。居一岁，宏伟复告归，出为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，诣东宫辞，仁宗出衣缎，使自择而赐之。擢江南行台侍御史。皇庆二年，以年及七十致仕。延祐二年，复起为福建道肃政廉访使，以疾辞。泰定三年，卒。赠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，追封天水郡侯，谥贞献。子思恭、思敬。

思敬有文行，以处士征为教授。孙珽、琬。

璉，字伯器。至治元年，登进士第，授嵩州判官。再调汴梁路祥符县尹。入为国子助教，累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除杭州路总管。杭州地大事繁，长吏多不称其职。璉为人强毅开敏，精力绝人，吏莫不服其明决。浙右病于徭役，民充坊、里正者，皆破其家。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议便民之法，璉献议，以属县坊正为雇役，里正，用田赋以均之，民咸以为便。有盗诱其同恶，持刃斫市人以索金，人无敢言者。璉曰：“此不可恕也。”遣卒掩捕之，尽戮于市。逾年，召拜吏部侍郎，杭人思之，刊其政绩于碑。历中书左司郎中，除礼部尚书，寻迁户部，拜参议中书省事，出为山北辽东道廉访使。

是时河南兵起，两淮亦骚动，朝廷乃析河南，立淮南江北大行省于扬州，以璉参知政事。璉方病水肿，即舆疾而行。既至分省，镇淮安，又移镇真州。会张士诚为乱，陷泰州兴化，行省遣兵讨之不克，命高邮知府李齐招谕之。士诚请降，行省授以民职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。遂移璉镇泰州。璉乃趣士诚，治戈船趋濠、泗，士诚疑惮不肯发，又覘知璉无备，遂复反。夜四鼓，纵火登城。璉力疾扞佩刀上马，与贼斗。贼围璉，邀至其船。璉诘之曰：“汝辈罪在不赦，今既宥汝，又锡以名爵，朝廷何负于汝？乃既降复反邪！汝弃信逆天，灭不旋踵。我执政大臣，岂为汝贼辈屈乎！”贼以槩撞璉堕地，欲舁登其舟。璉瞋目大骂，遂死之。其仆扬儿以身蔽璉，亦俱死。事闻，赙钞三百锭，仍官其子錡。

璉弟琬，字仲德，仕至台州路总管。至正二十七年，方国瑛以舟挟琬至黄岩。琬潜登白龙奥，舍于民家，绝粒不食。人劝之食，辄瞑目却之。七日而死。

史臣曰：“李秉彝诸人，皆世祖、成宗时之临司，其尽心民事，纠劾官邪，可谓称其职者。白栋劾阿合马，詹士龙劾桑

哥，尤不愧于夔亮。风雨如晦，难鸣不已，二子有焉。”

## 卷一百六十八

## 列传第七十二

贺仁杰	胜
太平	也先忽都
贾昔刺	丑妮子
虎林赤	秃坚不花
吕合刺	天麟
天祺	

贺仁杰，字宽甫，其先隰州人，后徙京兆鄠县。父贲，数从军有功。长安兵后，积尸遍野，贲买地金天门外，为大家瘞之。尝治室，获白金七千五百两。世祖以皇太弟征云南，驻兵六盘，贲献五千两以佐军资，且言其子仁杰才可用。世祖即召仁杰直宿卫。世祖践阼，赐贲金符、总管京兆诸军达鲁花赤。卒，赠推忠立义功臣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司徒、追封雍国公，谥忠宣。

仁杰从世祖征云南有功，与董文忠同侍帷幄，多所裨益，又厚重不泄，世祖深爱重之。他人入直满三日则更，独仁杰、文忠侍上疾，或一月不出。

至元十六年，宋合州守将王立降于西川行枢密院李德辉，

东川行枢密院与德辉争功，奏诛立。会西川都事吕域具立降附本未来，上白其事于许衡，衡告仁杰，仁杰奏于世祖，遂释立。事具《李德辉传》。

世祖一日仁杰至榻前，赐以白金，曰：“此汝父献朕者，可持归养母。”辞，不许。仁杰白其母郑氏，郑曰：“君赐也，宜仁吾宗。”悉散之。世祖欲选童女充后宫，及有司和买多非土产，山后诸郡县盐禁为民害，仁杰皆奏罢之，民为立生祠于李老峪。又永盈司仓任文通税民不入粟，而私给券取直，惧事觉，乃先言他吏为之，罪当诛。仁杰谓：“罪许自首，今文通虽诬人，事与自首同，若杀之，是塞悔过之途。”帝然之，乃重杖文通，而贷其死。

十八年，上都留守关，宰相拟数人皆不称旨，世祖顾仁杰曰：“无以易卿者。”特授正议大夫、上都留守，兼本路总管、开平府尹。明年，赐三珠虎符，进资德大夫，兼虎贲亲军都指挥使，寻加荣禄大夫、中书右丞，留守如故。桑哥奏：上都留宋司钱谷失实，召留守刺忽耳及仁杰廷辨。仁杰曰：“臣汉人，不能戢奸，致钱谷耗，臣之罪也。”刺忽耳曰：“臣掌印，凡事必关白臣而后行，今钱穀耗，臣之罪也。”世祖曰：“让人以名爵者有之，未有争引咎者也。”皆置勿问。仁杰妻刘氏卒，世祖欲为娶贵族，固辞，乃娶平民女，已而失明，夫妇相敬如宾，未尝置媵妾。大德九年，年七十二致仕，拜光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陕西行中书省事，赐金币、袍带有差。以子胜袭上都留守。仁宗立，以仁杰世祖旧臣，召赴阙，行至樊桥而卒。赠恭勤竭力功臣、仪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国，追封雍国公，谥忠贞。延祐六年，加赠推诚宣力翊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奉元王。子胜。

胜，字贞卿，小字伯颜，以小字行。从许衡学，通经传大

义。年十六，入直宿卫，凝重寡言，世祖器之。是时，天下初定，外事以遽闻者，世祖亟欲赐报，辄遣胜。胜日驰千里，受命无留行，复命无后期，凡交、广、云南、西域之地，皆至焉。

乃颜叛，世祖亲征，胜扈从。将战之夕，惟近臣只儿哈良带剑立武帐外，虽亲贵不能辄入。独胜受密旨，出入指授诸将方略。明日，世祖禽乃颜。帝顾谓侍臣曰：“昨日之战，飞矢及于朕前，毅然无惧色者，惟伯颜一人耳。”帝亲征，都人汹惧，故亟还，夜行卧舆中，寒甚，胜解衣以身温帝足，始酣寝。伶人迎驾，蒙彩毳为狮子舞，乘舆象惊奔蹏不可制，胜投身象前，令后至者断鞞纵之，乘舆乃安。胜创甚，世祖亲抚之，遣尚医尚食护视。俄拜集贤学士，领太史院事，赐一品服。

至元二十八年二月，拜尚书省参知政事。及桑哥败，罢尚书省，改归中书。世祖部：“谁可相者？”胜对曰：“天下公论，皆属完泽。”；遂相完泽，而以胜为中书参知政事。胜年甫二十八，参决大政，明允称职。三十年，改金枢密院事。

大德九年，胜父仁杰请老，以胜代为上都留守，兼本路都总管、开平府尹，兼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至大三年，进领左丞相，阶光禄大夫，行上都留守，兼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延祐二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。岁饥，胜辄发仓廩赈民，自劾待罪。仁宗报曰：“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，欲安之，卿能如此，朕复何忧。”吏持上供物入宫门，暮不得出，所司奏诛之。胜曰：“此非阑入也。”力争之，吏得免死。奉全州高甲隶虎贲籍，甲死，子幼，官利甲家资，使人强娶其妇。胜辨于帝前，不听娶，高氏始获全，民为胜立祠上都西门外。仁宗复命画工写胜像，赐之，俾传示子孙。未几，以足疾请老，不许，赐小车出入禁闼。

初，上都富民张弼死，其奴索逋钱，殴负钱者至死。治狱

者教奴引弼子，并下狱。丞相铁木迭儿受弼子赂六万缗，使大奴胁胜出之，又强以他奸利利事，胜不从。一日，铁木迭儿坐都堂盛怒，以官事召胜，将罪之。胜抗言，大奴所干非法，不敢从，他实无罪。铁木迭儿语沮，事得解。已而中丞杨朵儿只、平章萧拜住廉知其所受赃，使御史玉龙帖木儿、徐元素按之，据实入奏。仁宗素恶铁木迭儿，欲诛之。铁木迭儿走匿兴圣宫，太后为言，乃夺其印绶罢之。

仁宗崩，英宗在谅暗，铁木迭儿复相，即执杨朵儿只、萧拜住矫诏杀之，又诬胜便服迎诏，大不敬，弃市，并籍其家。胜足疾，乘所赐小车迎诏，铁木迭儿遂诬为便服。英宗诛合散等布告天下，尚及胜前事，曰：“贺胜轻侮诏书，殊乘臣礼，不加征创，曷示等威。”盖犹信铁木迭儿之诬云。后闻胜母老，悯之，乃以所籍京兆田宅还其家。泰定初，诏雪其冤，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秦国公，谥惠悯。至正三年，加赠推忠亮节同德翊戴功上、太师，晋封泾阳王，改谥忠宣。子惟一、惟贤、惟贤，大中大夫、同知上都留守司事。

惟一，字允中，后赐姓蒙古氏，名太平。资性开朗，幼如成人。受学于赵孟頫，又师云中吕弼。泰定初，袭父职为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寻擢陕西汉中道廉访副使。文宗即位，召为工部尚书，都主管奎章阁工事。又除上都留守同知。

元统初，召为枢密副使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寻拜御史中丞。中书参议佛家闾，儉人也，御史劾其罪，宰相庇之，寝不报。太平引疾家居。

至正二年，命为中书参知政事，辞。俄进右丞，又辞。会御史祁君璧复劾佛家闾，黜之，太平乃起视事。时粟贵，金银贱，太平请出官钱买之。后兵兴，卒获其用。又请慎选守令，

仍遣使核其治行最者，增秩，赉以金币。从之。四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五年，罢为宣征院使。宣征典司饮膳，权贵多横索，太平阅其籍，惟太常礼仪使阿刺不花无之，因请帝擢居近职，并厚赐之。六年，拜御史大夫。故事，非国姓不授御史大夫，太平辞，诏赐姓而改其名。七年，再迁中书平章政事，班同列上，国王朵儿只为左丞相，奏言：“臣藉先臣之荫，备位宰相，愿得与太平共事。”十一月，拜太平左丞相，朵儿只右丞相，太平辞，不允，仍诏示天下。明年二月，诏修后妃功臣传，特命太平同监修国史，异数也。九年七月，罢为翰林院学士承旨，俄谪山西。太平还奉元，闭门谢客。

十五年，河南盗起，诏以太平为江浙行省左丞相，未行，改淮南行省左丞相，兼知枢密院事，总制诸军驻济宁。军饷绝，太平使有司给官兵牛具、种麦自食，军赖以济。十六年，移驻益都。未几，除辽阳行省左丞相。

十七年五月，复拜中书左丞相。时毛贵据山东，官军屡败，十八年自河间入寇，京师大震。廷议迁都避之，太平力争以为不可。会刘哈刺不花御贼于柳林，大败之，贵众溃走济南，京师解严。

已而皇后奇氏为皇太子求内嬖，遣宦者朴不花谕意，太平不答。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，置酒，申前意，太平依违而已。皇太子令御史劾中丞秃鲁铁不花，未及奏，御史迁他官去。皇太子疑太平之子也先忽都泄其事，遂决意逐之。知枢密院事纽的该闻而叹曰：“善人国之纪也，敬去之，国将奚赖？”数于帝前左右之。俄纽的该卒，皇太子令御史买住、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、参知政事赵中下狱死，以二人为太平之党也。太平乃引疾辞位。

二十年二月，拜太保，养疾家居。是年，阳翟王阿鲁辉帖

木儿反，兵逼上都。皇太子言于帝，起太平为上都留守，欲陷之于死地。会阿鲁辉帖木儿败于老章，其部将脱欢缚送于太平。脱次，也先忽都之旧部也。太平不受使，生致关阙下诛之。

太平复引疾乞归。诏拜太傅，赐田若干顷，俾归奉元。帝欲相伯撒里，辞以老，非得太平共事不可。于是密旨复留太平毋行，太平至沙井，闻命而止。皇太子恶其去而复留也，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普化劾以违命之罪，诏悉拘所授宣命及赐物，安置陕西西边。右丞相搠思监希皇后意，复劾之，诏安置于吐蕃，寻遣使者逼令自裁。太平至东胜，赋诗一篇自杀，年六十三。

初别怯儿不花与脱脱有夙怨，脱脱谪陕西，别怯儿不花欲中伤之，赖哈麻营救获免。太平与别怯儿不花、韩嘉纳等十人约为兄弟。及太平左丞相，韩嘉纳为御史大夫，恶哈麻、讽御史沃呼海寿劾之。哈麻知其事，诉于帝前。疏入，帝斥弗纳。明日，疏再上，仅夺哈麻及其弟雪雪官。太平罢为翰林学士承旨，韩嘉纳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已而脱脱复相，乃谪太平于陕西，杖韩嘉纳，流于尼嚕罕以死。又劾也先忽都不应僭娶宗室女，脱脱之母闻之，谓脱脱兄弟曰：“太平好人，何害于汝，而欲去之。汝兄弟如不信吾言，非吾子也。”事始得释。太平引太不花为平章政事，太平罢相，太不花党于脱脱，故太平怨之。及再为左丞相，太不花督诸军讨贼久无功，疏请太平至军中供其饷。太平知太不花害已，讽御史只违儿海劾之，又力言于帝，削太不花官爵，安置盖州，卒使刘刺哈不花杀太不花父子于路。脱脱之构太平，与太平之杀太不花，皆以朋党修旧怨，为君子所构。

然太平留意人才，疏荐完者都、执礼哈郎、董搏霄、张枢、李孝光等，皆当时贤者。至于沙汰僧道以减耗蠹，给教官俸以

防虚冒，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，又考求死节之士，虽平民亦予赠谥，有官者就世真子孙，天下尤为感动，故一时称为贤相云。子均。

均，字公乘，后改名也先忽都。少好学有俊才。累迁殿中侍御史、治书侍御史、翰林侍读学士，皆兼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被劾，从太平归奉元，居六年，召为兵部尚书、同知枢密院事，改通政院使。太平再相，授知枢密院事，进太子詹事。

十九年，贼由开平东犯辽阳，诏也先忽都将兵讨之，有功。旋罢为上都留守。又改宣政院使。丁内艰，搠思监强起之，又为御史也先帖木儿等所劾罢。

已而搠思监诬也先忽都与老的沙、蛮子、按难答识里、沙加识里、脱欢等谋为不轨，锻炼其狱。帝知其无罪，欲释之，特命大赦。而搠思监增入条画内，独不赦也先忽都等。惟老的沙匿于孛罗帖木儿军中，获免，蛮子等皆贬死。也先忽都当贬撒思嘉之地，道过朵思麻。行宣政院事桓州閼素受知于太平，留之。搠思监复劾也先忽都违命，杖杀之。年四十四。也先忽都以宰相子，倾身下土，名誉藉甚。有诗集十卷。

史臣曰：“皇太子图内惮，皇后奇氏召宰相太平言之。使太平告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正，虽殒其身，岂非堂堂杜稷臣哉。乃依违答之，既丽于乱贼之党，又为孽后所困，父子俱不得其死。呜呼！何其庸且暗也。”

贾昔刺，大都大兴人。其父为庖人。昔刺体貌魁梧，太祖十九年，因近臣入见庄圣皇后，遂从睿宗于和林，典御膳。以须黄，赐名昔刺，氏族与藁古同，甚见亲幸。又以昔刺汉人，不习和林风土，命居滦州。已复思之曰：“昔刺在吾，饮食殊甘。”促召入供奉。世祖在潜藩，知其厚重，俾迎皇后于鸿吉刺之地。自是，预帷幄密计。赐牝马及驹三十匹并牧户与之。

时兵余，数以所赐分还乡里。世祖即位，立尚食、尚药二局，赐金符，提点局事。卒，追封闻甚郡侯，谥敬懿。子丑妮子。

丑妮子，幼时世祖爱之，尝坐之御席旁。从征云南，跃马入水，斫战船。帝奇其勇敢，而戒其轻锐。惠宗九年，从伐宋，还自鄂州。卒。追封临汾郡公，谥显毅。子虎林赤。

虎林赤，有智略。阿里不哥叛，出名马以助官军。从幸和林，中道大风，昼晦，敌猝至，虎林赤击走之。还，佩其大父金符，提点尚食、尚药二局，历尚膳使，兼司农。尝入侍，帝问：“治天下以何为本？”曰：“重农为本。”“以何为先？”曰：“用贤为先，用贤则天下治，重农则百姓足。”帝深嘉之，超拜宣徽使，辞，改金院事，仍领尚膳使。卒。赠荣禄大夫、绛国公，谥忠靖。子秃坚不花。

秃坚不花，袭世职为尚食、尚药局提点。世祖以故家子独奇之，谓他日可大用，使在左右。从征乃颜，军次杭海，敌猝至，秃坚不花突其阵，破走之。移军哈罕，大风，昼晦，敌兵千人鼓噪以进，秃坚不花奋击，身被十余创，犹力战，复大破之。帝嘉其壮勇，杭海叛众请降，咸谓亲犯王师，宜诛之。秃坚不花曰：“杭海本吾人，或诱之以叛，岂其本心哉？且兵法，杀降不祥。宜赦之。”帝曰：“秃坚不花议是。”擢同金宣征院事。每论政帝前，言直而气不慑，帝亦知其直，令察宿卫之士有才器者以名闻。论荐数十人用之，后皆称职。

成宗即位，诸侯王会于上京，凡刍饩宴享之节，赐予多寡之分，无一不当。帝喜曰：“宣徽得秃坚不花足矣。”进同知宣徽院事。四年，帝不豫，召入侍疾。疾愈，赐钱不受，解衣赐之，尝从巡，幸禁中，卫士感奋，欲有所言。帝进而问之，皆曰：“臣等宿卫有年，日膳允、岁赐以时者，诚荷陛下厚恩。亦由徽有能官秃坚不花其人也。”帝悦，赐珠袍，超拜宣徽使。

辞曰：“先臣服勤三世，位不过金佐，臣何敢有加？”帝嘉其退让，允其请。九年，北方乞禄伦部大雪，奏买驼马补其死损，出衣币于内府，自往给之。全活着数万人。还，赐七宝笠。十年，帝病甚，复入侍疾。及大渐，内难将作，守正无所回挠。

武宗即位，进阶荣禄大夫，遥授平章政事，商议宣徽院事，行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达鲁花赤。至大二年，诏出金帛大赉北边诸军，以秃坚不花明习事宜，且不惮劳苦，使即军中，与其帅月赤察儿定议分给之，诸部大悦。拜宣徽使，出内藏兼金带赐之。为同官贾廷瑞所嫉。廷瑞请以宣徽院为门下省，尚书省奏廷瑞擅易官制。帝大怒，欲杀之。秃坚不花力谏，帝曰：“贾廷瑞毁卿，不直一钱，卿何力言邪？”对曰：“廷瑞所坐不当死，不敢以臣私嫌，误陛下失刑。”廷瑞遂得免。转光禄大夫。

仁宗即位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延祐四年，朔方又大雪，秃坚不花请赈之如大德时，且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。赐钱酬其价，不受，帝解御衣赐之。是时，托恩幸以邀赏赉者，秃坚不花辄抑弗予。铁失、王廷显皆同官也。铁失秘取海舶之货，秃坚不花曰：“此军国所资，非人臣所得擅。”铁失衔之。又赐廷显玉带，廷显欲取大官羊钱三百缗充其价，秃坚不花亦执不从。于是怨之者众。七年，以疾去官。英宗在谅暗，铁失构秃坚不花于兴圣太后，奏杀之。后铁失伏诛，秃坚不花之冤始白。赠推忠宣力守谅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冀国公，谥忠隐。又进封冀安王。加赠其曾祖昔刺推忠翊运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太保，进封绛国公；祖丑妮子崇德效节功臣、仪同三司、太傅、柱国，追封绛国公；父虎林赤推诚宣力守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。进封临汾王。四子：曰班卜，曰忽里台，皆官监察御史；曰也速古，章佩监少监；曰秃忽赤，中书客省使。

吕合刺，本辽东咸平人，后徙大都。祖元，金监军。太祖八年，率所部来降。父惠贤，事顺圣皇后，与其妻董氏为皇子北安王保傅。

合刺，性廉直。为金玉局使，奏择宋俘钳钿输作，教以工事。累迁工部侍郎、将作监使。桑哥诬奏丞相安童，合刺力为之辨，事始释。成宗即位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迁大司徒，卒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忠惠。五子，天麟、天佑、天祺最知名。

天麟，元贞二年由工部尚书拜中书参知政事。大德六年，迁左丞，卒。天佑亦官至大司徒。

天祺，幼从合刺入见，世祖即以为可大任。合刺选将作局吏，诏用天祺，合刺执不可。改同知异样局总管府事。元贞初，累迁秘书监。继其父为将作监使，擢集贤学士，迁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，人敢干以私。至大初，擢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，以老母辞，改礼部尚书。丁母忧，屡诏起之，天祺固辞。服除，授寿福院使。延祐四年，拜集贤大学士，与闻国政。宰相忌其切直，遂称疾辞归。

文宗即位，起为陕西等处行省平章政事。时关陕连年大旱，天祺发钞百万缗米万石，命有司赈之。祷雨，不食三日，天果雨，岁乃大稔。至顺二年冬，以疾乞还，父老哭而留之。天祺未至都，帝数问：“吕平章至否？”入见，上慰劳之，赐洒食，且曰：“卿病愈，当大用。”天祺顿首谢。后至元三年三月，卒，年七十。

吕氏自元至天祺，世以忠谨事上，有汉万石君之家风。子延寿，大都人匠府达鲁花赤、同知异样局事。

## 卷一百六十九

## 列传第七十三

洪福源	茶 邱
君 祥	万
王 綽	阿刺帖木儿
兀 爱	

洪福源，本高丽唐城人。父大纯，为麟渊都领，因家焉。太祖十一年，契丹叛众乞奴、金山等窜于高丽，陷江东城据之。十三年，太祖使哈真等追讨之，大纯率众迎降，仍归高丽。十七年，太祖又遣着古与等十二人使于高丽，侦其虚实，还，遇害。

太宗二年，以高丽杀使者，遣大将撒礼塔伐之。时福源为西京郎将，与其党毕贤甫杀宣谕使郑毅、朴禄全，据西京，内附。高丽遣兵马使闵曦攻之，获贤甫。腰斩之。福源来奔，高丽执其父大纯及大纯弟百寿。徙余民于海岛，西京遂丘为丘墟。福源从撒礼塔攻拔四十余城，又与阿秃儿进至王京。高丽王瞰乃遣其弟怀安公劬请降，遂置东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，以福源为东京总管，领高丽军民。瞰畏福源构衅，官其父大纯为大将军，百寿为郎将。以张暉为福源女婿，贿遣不绝。

四年，高丽复叛，杀所置达鲁花赤，遁入江华岛。福源招集北边四十余城遗民，以待王师。太宗复遣撒礼塔讨高丽，福源从大军攻处仁城，撒礼塔中流矢卒。副将帖哥引兵还，福源留戍。

五年，高丽悉众攻之，陷西京，福源率所部来归，处于辽、沈二州之地。六年，赐金符，为管领高丽军民长官，仍令招流民之未附者。又谕高丽臣民有执王曦及构乱之人来献者，与福源同处东京，优加恩礼擢用。若大兵已至，拒者死，降者生，其降民令福源统之。

七年，太宗命唐古拔都儿偕福源进讨，攻拔龙冈、咸从二县凤、海、洞三州，又拔金山、归、信、昌、朔等州。十一年二月，入朝，赐铠甲、弓矢及金织文缎、金银器、金鞍勒等。

定宗初，命阿母河行省军与福源攻拔威州平虏城。

宪宗即位，改授虎符，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。三年，命诸王耶虎与福源攻拔禾山、东州、春州，三角山，杨振、天龙等城。四年，又攻拔光州、安城、忠州、玄凤、珍原、甲向、玉果等城。八年，福源入朝，留和林。

高丽既纳款，永宁公綽为质子，寓于福源家，福源待之甚厚。久乃与福源有隙。福源令巫作木偶人，缚手足，埋于第七投井中咀咒。綽从者李纲知之，以奏惠宗。遣使验之。福源曰：“儿子病虐。故用之以厌虐鬼，非有他也。”因谓綽曰：“公受恩于我久矣，今乃使谗人陷我，所谓养犬反噬主人也。”綽妻宗室女，闻福源诟綽，使译者述其词，大怒，呵福源优于地，切责曰：“汝在高丽为何等人？”曰：“边城人。”又问：“我公为何等人？”曰：“王族。”曰：“然则永宁公真汝主，汝实为犬，反以公为犬噬主何也？我皇族女。帝以公为高丽王族而嫁之，公为犬。安有人而与犬同处者乎？吾当奏帝。”

遂行。福源号泣叩头乞罪，綽追止之，不及。福源倾家资备贿赂，与綽倍道追之。中途遇敕使，令壮士数十人蹴杀福源，籍没家货，械其妻及子茶丘、君祥等以归。

福源死时年五十二。中统二年，茶丘雪父冤，赠嘉议大夫，沈阳侯。谥忠惠。福源七子，俊奇、君祥最知名。

俊奇，小字茶邱。幼以骁勇闻，受知世祖，以小字呼之。中统二年，命袭父职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。

至元六年，高丽权臣林衍叛，冬十一月，诏以其军三千从国王头辇哥讨平之，迁江华岛所有臣民复归王京。十二月，帝命茶邱率兵，往凤州等处立屯田总管府。八年二月，入朝，赐钞百缗。林衍余党裴仲孙等立高丽王禘亲属承化侯为王，引三别抄军据珍岛以叛。五月，茶邱偕经略使欣都讨破之，其党金通精率余众走耽罗。帝遣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茶邱议征取之策。茶邱表陈：“通精之党多在王京，可使招之，招而不从，击之未晚。”从之。俄敕往罗州道监造战船。且招降耽罗。茶邱得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使招通精，不从，留金永，余尽杀之。十年，诏茶邱与欣都率兵渡海，攻耽罗，通精伏诛，悉免其胁从者，高丽始平。

茶邱奉诏来见高丽王，不拜，以中书省牒索其叔父百寿。高丽拜百寿枢密副使，致仕，将遣之。茶邱故迂延不去，欲以激帝怒。时高丽官奴崇让等谋杀达鲁花赤，事觉，捕鞫之。茶邱欲使崇让等词连本国，因袭灭之，密与达鲁花赤脱朵儿议之。国礼，凡议事，议合则脱冠以示同意。茶邱等皆脱冠，脱朵儿不脱，为之辨明，事始得已。

十一年，又命监造战船，经营征日本事。三月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如故。又命茶邱提点高丽农事。八月，授征东右副都元帅，与都元帅忽敦等领舟师二万，渡海

征日本，拔对马、一岐、宜蛮等岛。十四年正月，授镇国上将军、征东都元帅，镇高丽。

二月，率蒙古、高丽、女直、汉军，从伯颜北征叛臣只儿瓦歹等。四月，至脱刺河，猝与喊遇，茶邱突阵无前。伯颜以其勇闻，赐白金五十两、金鞍勒、弓矢。

十七年，授龙虎卫上将军、征东行省右丞。十八年，与右丞欣都将舟师四万，由高丽金州合浦以攻日本。时右丞范文虎等兵十万由庆元、定海等处渡海，期至日本一岐、平户等岛合兵登岸。秋八月，遇飓风，舟坏而还，茶邱仅以身免。十九年十月，命茶邱于平滦黑塌儿监造战船七百艘，以图再举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复授征东行省右丞。二十三年，命往江浙等处遣汉人复业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车驾亲征，赐以翎根甲、宝刀，命率高丽、女直、汉军扈从。猝遇乃颜骑兵万余，时茶邱兵不满三千。众有惧色。茶邱夜令军士多裂裳帛为旗帜，断马尾为旄，林中张设疑兵，乃颜大惊，以为官兵大至，遂溃走。帝闻之，厚加旌赏。凯还，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。二十七年，以疾辞。

叛王哈丹等窜入高丽西京，中书省特起茶邱镇辽东，帝遣阁里台孛罗儿赐以金字圆符，命茶邱便宜行事。二十八年，以疾卒，年四十八。茶邱常怨本国，弟君祥独谓：宁怨永宁公，不敢负国云。子四人，长曰万，最知名。

君祥，小字双叔。福源第五子也。年十四，隋兄茶邱见世祖于上都，帝悦，命刘秉忠相之。秉忠曰：“是儿目视不凡，后必以功名显，但当致力于学耳。”令选师儒诲之。至元三年，籍高丽民三百人为兵，令君祥统之。从秃花秃烈、伯颜等军筑万寿山，复从开通州运河。帝亲谕之曰：“尔守志忠勤，朕所

知也。”帝尝坐便殿，阅江南舆地图，欲召知者询其险易。左丞相伯颜、枢密副使合达以君祥应旨，奏对详明，帝悦，酌以巨觥。顾谓伯颜曰：“是远大器也。”

六年，林衍叛，从头辇哥征之。八年，戍河南。九年，掠淮西，破其大凹城。十年，从元帅孛罗罕袭淮东之阳湖，俘其男女牛马。

十一年，入朝，帝命伯颜伐宋。朝议以宋之兵力多聚两淮，闻我欲渡江，彼必移师拒守。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，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，君祥以蒙古汉军都镇抚从行。后伯颜既渡江。帝命秃满歹还军萧县。时君祥奉使伯颜军中。宋黄州制置使陈奕降，其子岩知涟水军，伯颜遣三十骑往招之，因令君祥入奏，帝曰：“卿可急还，陈知府降，即偕来也。”及与岩入朝。宴劳甚厚。从元帅孛鲁罕攻清河，拔之。海州安抚使丁顺约降，孛鲁罕令君祥以闻，时伯颜方朝上都，见君祥甚甚，遂从南伐。

伯颜克淮安，至扬州，分兵攻淮西。宋制置使夏贵遣牛都统以书抵伯颜曰：“谚云：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。愿勿废国力，攻夺边城，若行在归附，边城焉往。”伯颜遣君祥以牛都统入见，留三日，还军中。仍传旨谕伯颜曰：“事难遥度，宜临几审图之。”伯颜师次镇江，谍报有都统洪模为都督府将，伯颜谓君祥曰：“汝同姓，可往招之。”模即迎降。师进次临平山，距临安五十里，模来报曰：“宋丞相陈宜中、殿帅张世杰皆已遁去，催三宫未行，宜早定计。以活生民。”伯颜遂令模护送三宫，以君祥从行。宋平，擢武略将军、中卫亲军千户。十五年，命金江南民兵。进明威将军、中卫亲军副都指挥使。十七年，进昭勇大将军。十九年，授枢密院判官。二十三年，转昭武大将军、同金枢密院事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从世祖亲征。每驻蹕，君祥辄以兵车外环为营卫，布置严密，帝嘉之。凯旋，加辅国上将军。绵次上起居为《东征录》。二十八年，授辽阳行省右丞，用枢密院留。复居旧职。俄加集贤大学士，依旧同金枢密院事。议者欲自东南海口辛桥开河合滦河，运粮至上都，敕与中书右丞阿里相其利害，还，极言不便，罢之。帝又欲征日本，令高丽造船。君祥进言曰：“军事重大，宜遣使问高丽，然后举兵。”帝然之，遣君祥使于高丽。还，改金书枢密院事。明年，又使君祥兄子波立儿至高丽，监造战船。波立儿望见王宫，下马流涕曰：“今虽衣锦还乡，然劳吾父老，甚可愧也。”高丽王嘉君祥不忘故国，封为益城侯、修文殿大学士。

成宗即位，诏裁减久任官，知枢密院暗伯等奏：君祥在枢密十六年，最为久者。帝曰：“君祥始终一心，可勿迁也。”大德二年，复遣君祥使于高丽，台臣劾君祥以他事，中道追还。三年，奉使江浙，问民疾苦。后屏居昌平县之皇华山。

七年，擢司农卿。拜中书右丞，又为御史所劾，改浙江行省右丞。迁辽阳右丞，建议宜新省治，增巡兵。设儒学提举、都镇抚等员，以兴文化，修武备。未报。会武宗即位，征为同知枢密院事，进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，改辽阳行省平章政事，俄改商议行省事。至元大二年卒。子迈，奉训大夫、同知开元总管府事。

万，小字重喜，以小字行。至十三年，入宿卫。十八年，袭职为怀远大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，仍佩父茶邱虎符。

二十四年，从讨乃颜。六月，至里撒秃鲁之地，偕平章失刺铁木儿与乃颜将黄海战，大败之。又扈驾与塔不台战。败之。世祖留蒙古、女真、汉军镇哈刺河。复选精骑，使重喜领之，扈驾至失刺斡耳朵，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进讨。七月，至扎

刺麻秃，与刚家奴战，败之。追至蒙可山、那兀江等处，遂平金刚奴、塔不台等。九月，师还。

哈丹、八刺哈赤再叛，十月，重喜从诸王爱牙哈赤、宣慰使塔出及失刺铁木儿讨之。十二月，次木骨不刺。时诸王脱欢以兵四千余人与贼将战，稍却，重喜率骑兵援之，冲锋陷阵，大破其众。又从诸王乃蛮、爱牙哈赤、平章薛阁干与哈丹等战于兀术战，又战于黑龙江，又战于贴满哈，皆败之。二十五年，重喜又从玉速帖木儿出师，五月，至贴列河，又至木骨儿抄喇，与哈丹秃鲁干战，俱有功。八月，至贵列河，重喜率所部先涉，贼遁。十月，又从玉速帖木儿至木八兰。十二月，与古都秃鲁干战，又败之。二十七年六月，赐白金五十两、甲一袭。九月，至裨春，与哈丹秃鲁干战。二十八年二月，从平章薛阁干至高丽青州。五月，与哈丹战八日，又战，俱败之。六月，班师，授昭勇大将军，佩三珠虎符，职如故。十月，薛阁干以重喜入朝，且奏其功，帝喜之，赐玉带一、白金五十两，授龙虎卫上将军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在丞。

二十九年。仍佩元降虎符，总管高丽、女真、汉军万户，兼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。六月，改资德大夫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。大德十年，以其叔父君祥代之。十一年，武宗即位。重喜朝于上都。七月，复授辽阳行省右丞。至大二年，坐事谪漳州，中途遇赦而还。明年，卒。子滋，袭职。

史臣曰：“洪福源以高丽西京叛，遂引塞古之兵戡其宗杜。公山弗狃有言：君子不以所爱废乡，若福源者其公山弗狃之罪人乎！君祥能益前人之愆，易乱贼而为忠孝，贤矣哉。”

王綽，高丽清化侯璟之子也，封永宁公。太宗十三年，瞰遣綽卒质子十五人入为秃鲁花，伪称瞰子。綽善骑射，读书通大义。

宪宗三年，宗王也苦等征高丽，使綽谕国王纳款。从也苦围忠州，时以书责綽曰：“昔尔入侍天庭之日，出自诚心，决然独断以一身代韩之百姓，岂以己之安危为虑哉。十余年间，险阻艰难，殆不可容说。然邈在万里外，犹望庇于本国，幸今至此，韩之百姓冀蒙救护，想尔意何如也。况孝思所格，天地感动，今大王以宽仁字小为任，汝当切迫陈达，俾大军早日解围，则不特老人悦恻，一国之人俱庆更生矣。”后宪宗知綽非王子，谓曰：“汝虽非王子，亦王族之近者。久居吾国，乃吾人也。”夺阿母侃马三百赐之。綽又从大军伐高丽至尚州，郎将蔡取和谓綽曰：“捐妻子，从公绝域者，欲安国家耳。今无一事利国，与叛臣何异？”乃逃归。綽遣人追斩之。

中统元年，授金符、总管，换虎符。三年，率所部讨李璫。至元七年，高丽臣林衍叛。世祖遣宗王头辇哥讨之，綽签新附户一千三百以从。是年十一月，以疾归，綽妻奏杀洪福源，其子洪茶邱诉于世祖曰：“真金太子中书令，綽高丽尚令，自谓品秩与皇太子等。”世祖怒夺綽所领部众。二十年卒，年六十一。三子：阿刺帖木儿、阔阔帖木儿、兀爱。

阿刺帖木儿，袭虎符，总管。至元八年，从讨叛贼金通精，贼败走耽罗。十一年。进昭勇大将军，从都元帅忽都征日本。十五年，加镇国上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，寻擢辆国上将军、征东左副元帅。十八年，复征日本，遇飓风，没于海。

阔阔帖木儿，侍武宗于潜邸，积劳授大中大夫、管民总管。

兀爱，袭虎符、总管，擢安远大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、征东左副元帅。二十四年，从讨乃颜。复从月鲁那演讨塔不台、脱欢于蒙可山、那江。兀爱与八刺哈赤、脱欢相拒，战于黑龙江，箭中右臂。裹创复战，大破之。二十五年，从平章阔里帖木儿讨哈丹，兀爱获古都秃鲁干。明年。加昭武大将

军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。又明年，哈丹等收散卒号十万，胁掠水达达、女直人之地，遣兀爱镇抚高丽，修城隍，严卒伍，军威大振。九月，哈丹寇缠春，兀爱拒却之。

二十八年，入觐，赐尚方玉带及银酒器。二十九年，改征东左副都元帅府，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授兀爱三珠虎符、镇国上将军、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兼沈阳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。未儿卒。

## 卷一百七十

## 列传第七十四

杨大渊	文 安
刘 整	垓
夏 贵	吕文焕
师 夔	范文虎
管如德	王积翁
都 中	朱 焕
霁	陈 奕
岩	蒲寿庚
马成龙	周 全

杨大渊，成州天水人。与史大全、弟大楫皆仕宋。大渊总兵阆州。宪宗伐宋，围阆州大获城，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，大渊杀之。帝怒，督诸军力攻，大渊惧，遂以城降。帝欲诛之，汪田哥谏，获免，命招降蓬、广安诸州。进攻钓鱼山，擢大楫为管军总管。从诸王攻礼义城。宪宗九年，拜大渊侍郎、都行省，悉以阆外之任委之。

世祖中统元年，诏谕大渊曰：“尚厉忠贞之节，共成康乂之功。”大渊既拜命，即遣兵进攻礼义城，掠其馈运，获总管

黄文才、路钤、高坦之以归。二年秋，与宋将鲜恭战，获其统制白继源。行省以大渊功言于朝，诏给虎符一、金符五、银符五十七，令论功行赏，以名闻。三年春，世祖命大渊出开、达与宋兵战于平田，复战于巴渠，擒其知军范燮、统制魏兴等。

先是，大渊建言，谓取江南必先取蜀，取蜀必先据夔州，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。至万安寨，守将卢埴降。复使文安相夔、达要冲，城蟠龙山。山四面岩阻，可以进攻退守，城未毕，宋夔州路提刑郑子发曰：“蟠龙，夔之咽喉，此必争之地也。”遂翻众来攻。大渊闻有宋兵，即遣侄安抚使文仲赴授。宋兵宵遁，追败之。秋七月，诏以金符十、银符十九赐其麾下将士，别给海青符二，俾事亟则驰奏。又赏合州之赐白金五十两。

冬，大渊入觐，拜东川都元帅，与征南都元帅钦察同署事。大渊还，复城虎啸山以逼宋大良城，不逾时而就。四年，宋贾似道遣杨琳赉空名告身及蜡书、金币，诱大渊南归。文安擒之以闻，诏诛琳。五月，世祖以大渊及张大悦复神山功，赐蒙古、汉军钞百锭。

至元元年，大渊进花罗、红边绢各百五十段。诏曰：“所贡币帛，已见忠勤，卿守边陲，宜加优恤。今后以此自给，俟有诏乃进。”冬十月，大渊谍知宋总统祁昌由间道运粮入得汉城，乃率军掩袭擒昌等于椒坪，俘获辎重以数千计。明日，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，复大破之，擒其将盛总管。二年，大渊以疾卒。八年，追封阆中郡公，谥肃翼。

子文燧，袭阆、蓬、广安、顺庆、夔府路等都元帅。兄子文安。

文安，字泰叔。父大全仕宋，守叙州。大兵入蜀，大全战没。宋赠眉州防御使，谥愍忠，官其长子文仲。文安方二岁，母刘氏鞠之，依督父大渊于阆州。大渊降，授文仲安抚使。

中统元年，擢文安监军，攻礼义城，夺其粮船，绕出通川，获宋将黄文才、高坦之。二年，复出通川，与宋将鲜恭大战，擒统制白继源。三年，出开、达，擒知军范燮、统制魏兴等，授文安开、达、忠、万、梁山等处招讨使。遂筑蟠龙城，以据夔、达要路。宋兵来争，文安击败之。四年，佩银符，擢千户，监军如故。进筑虎啸城。至元元年，宋都统张喜引兵攻蟠龙，败之。喜潜师宵遁，出得汉城，文安又追击败之。复筑方斗城，为蟠龙声援，令裨将高先守之。宋兵攻潼川，行省命文安赴援，败宋师于射洪之纳填。宋都统昌以重兵运粮饷得汉，大渊命文安邀之，昌立栅椒原以守，连战三日，获昌，俘守将向良家属，充招良，良以城降。

二年，改授金符，仍前职，还攻宋开、达等州，擒其统制经和刚。八月，宋兵由开州运粮，文安率奇兵邀击之，获总管方富等。行省上其功，擢夔东路征行元帅，命以前后所俘入见。赐黄金、鞍马有差。还，攻宋金州断虎隘，杀其将梁富，擒路钤、赵贵等。

三年春，率千户李吉等略开州，与宋将硬弓张大战，获统制陈德等。冬，总帅汪惟王遣裨将李木波等由间道袭开州，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。福先登，宋将庞彦海投崖死，擒副将刘安仁，留兵戍其地。宋诸路兵来援，围城三匝，又筑垒于城外，文安密遣人入城，谕以坚守。四年春，文安率兵断宋人粮道，飞矢中文安面，拔矢力战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张德等。已而文安以创甚，回蟠龙，宋兵遂陷开州。

五年，文仲卒，诏文安就佩金虎符，充夔州夔东路安抚使、军民元帅，仍相副都元帅府事。夔州户口凋耗，文安教以耕桑，鰥寡不能自存，愿相配偶者，并为一户充役，民始复业。七年，从严忠范攻重庆，大战于龙坎，败宋兵，攻铎铁寨，擒其将袁

宜、何世贤等。捷闻，诏赐白金、宝钞、币帛有差。冬，文粲入见，帝谕之曰：“汝兄弟宣力边陲，朕所知也。”进文安阶明威将军。

八年秋，文安会东川统军匡刺攻达州，三战三捷，帝深加奖谕，进昭勇大将军、东川路征南把讨使，复赐金银、宝钞、鞍马、弓矢，币帛。

九年秋，筑金汤城，积屯田之粟以逼宋龙爪城。知宋兵必至，遣韩福出通川以牵制之，与宋兵遇于铤耳山，败之。宋兵输粮达州，激击于卢滩峡，擒统制孙聪、张顺等。宋兵复由罗顶山输粮开、达，文安伏兵截之，打神将吴金等，覆其粮船；秋，宋都统阎国宝、监军张应庚，运粮于达州，文安复邀之于泻油坡，夺其粮。宋开州守将鲜汝忠邀文安归路，与战败之，获总辖秦兴祖、潭友孙。

十一年秋，与蒙古、汉军万户怯必烈等攻宋夔东，拔高阳、夔、巫等寨，擒守将严贵、龔世忠、赵兴，因跨江为桥，以断宋兵往来之路。时宋以鲜汝忠、赵章镇开、达二州，而汝忠家属，尚留开州。文安曰：“达未易攻，若先拔开州，俘其家属，以招汝忠，则达不烦兵而下矣。”乃遣蔡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攻开州，盛兵驻蟠龙，以为声援。十二年正月，诸军夜衔枚，薄开州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轩关以入。及城中人知，则我军已立旗帜于城上；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巷战，力屈就擒。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，遣部将王师能往达州，招之曰：“降则家属得全，不降则阖城涂炭。汝宜早为计。”汝忠遂降。赵章子桂楫，守师姑城，招之亦降。独龙爪城守将谢益不降，攻之，擒统制王庆，益弃城走。于是由山等处八城，皆望风归附，凯还。献捷京师，加文安骠骑卫上将军，兼宣抚使，赐钞一千锭，文粲加镇国上将军。

文安寻遣其兄子应之，往招都胜、茂竹、广福三城。蒲济川降。进攻梁山，守将袁世安皆降之。秋七月，兵至乐胜城，宋将隋方备御，围城四十日，竟不降。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，迁其民进围万州，守将上官夔固守，文安解围去。冬，进攻白帝城，以师老乃还。

十三年，进金吾卫上将军，赐五带一。夏，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，袁世安遣使约降。文安以自德辉，德辉大喜，即遣文安招之，世安遂纳款。秋七月，进军攻万州，遣经历徐政谕守将上官夔降，夔不从，逾月攻拔外城。宋将张起岩来救，遣镇抚彭福寿迎击，败之，万州夺气。文安复传王令旨谕夔降，终不屈。文安遣勇士梯城入，夔巷战而死。万州既定，遣使招铁檠、三宝两城守将杨宜、黎拱辰降，分兵略施州，擒统制薛忠，会大雪，遣蔡邦光夜攻之，遂拔施州。

十四年夏，进兵攻咸淳府，守将镇抚使马堃，文安乡里也，谕之降，不从。冬十一月，堃力屈就擒。十五年，进兵攻绍庆府，破之，获其守将鲜龙。东川已定，独夔帅张起岩婴城固守，文安遣元帅王师能招之，起岩亦以城降。夏入觐，文安以所得城邑绘图献之。帝劳之曰：“汝攻城略地之功，何若是多也！”擢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解白貂裘赐之。

十七年，遣裨将王介谕降散毛诸洞蛮，以散毛酋入觐，因奏曰：“元帅蔡邦光，昔征散毛洞战歿，可念也。”帝曰：“散毛既降而杀之，何以怀远！”乃擢邦光子为管军总管，佩虎符，赐散毛酋金银符各一，遥授文安参知政事，行四川南道宣慰使。十九年春，入观，擢龙虎卫上将军、中书左丞，行江西省事。二十年，改授荆南道宣慰使，卒。

子良之，袭佩虎符、昭勇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历湖南宣慰副使、岳州路总管。卒。

刘整，字武仲，先世京兆樊川人，徙邓州穰县。整沉毅有智谋，善骑射。金乱，入宋，隶制置使赵方麾下。方临卒，谓其子葵曰：“整才气，汝辈不能用，宜杀之，勿留为异日患。”葵不听，整从孟珙攻金信州，为前锋，夜率壮士十二人渡堑堑城，袭擒金将，还报。珙大惊，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，今整取信州所将更少，乃书其旗曰赛存孝。累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，知泸州军州事。

整以北人，捍西边有功，江南诸将皆出其下，吕文德忌之，所画策辄摈沮，有功辄掩而不白，知俞兴与整有隙，使制置四川以图整。兴以军事召整，不行，诬构之。整遣使诉于临安，不得上达。及向士壁、曹世雄见杀，整益危不自保，乃谋款附。

中统二年夏，整籍十五军州、户三十万来降。世祖授整夔府行省，兼安抚使，赐金虎符，仍赐金、银符，以给其将校有功者。愈兴攻泸州，整出珍宝分士卒，激使战，败之。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献，请益屯兵、厚储积为图宋计。

三年，入朝，授地中书省于成都、潼川两路，赐银万两，分给军士，仍兼都元帅。同列嫉整功，谋陷之，整惧，请分帅潼川。七年，改潼川路都元帅。四年五月，宋安抚高建、温和进逼成都，整授之。宋兵闻赛存孝至，遁去。攻潼川，又与整遇于锦江，败走。至元三年六月，迁昭武大将军、南京路宣抚使。

四年十一月，入朝，建言：“宋主暗臣悖，立国一隅，今天启混一之机。臣愿效犬马劳，先攻襄阳，撤其捍蔽。”廷议沮之。整又曰：“自古帝王，非四海一家，不为正统。圣朝有天下十七八，何置一隅不问，而自弃正统邪！”世祖曰：“朕意决矣。”五年七月，迁镇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。九月，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，围襄阳，城鹿门堡及白河口，为攻取计，率兵

五万，钞略沿江诸郡。六年六月，擒都统唐永坚。七年三月，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，上置弩炮，下为石围五，以扼敌船。且与阿术计曰：“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，惟水战不如宋耳。夺彼所长，造战舰，习水军，则事济矣。”乘驿以闻，报可。既还，造船五十艘，日练水军，虽雨不能出，亦画地为船习之，得战士七万。八月，复筑长转以遏外援。

八年五月，宋将范文虎遣都统张顺、张贵驾轮船馈襄阳衣甲，邀击，斩顺，独贵得入城。九月，迁河南省参知政事。九年三月，加诸翼汉军都元帅。襄阳帅吕文焕登城，整跃马前曰：“君昧于天命，害及生灵，岂仁者之事！又齷齪不能战，取羞于勇者，请与君决胜负。”文焕不答，伏弩中整臂。三月，破樊城外郭，斩首二千级，擒裨将十六人。谍知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来援，乃分部战舰，缚草如牛，傍汉水两岸遍置之，众莫测所用。九月，贵果夜出，乘轮船顺流下走，军士觇知之，两岸蕪草牛如昼，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，擒贵于柜门关，余众尽杀之。

十一月，诏统水军四万户。宋荆湖制置李廷芝以金印牙符，授整汉军都元帅、卢龙军节度，使封燕郡王，为书，使永宁僧持送，期以间整。永宁令得之，驿闻于朝，敕张易、姚枢杂问，适整至自军中，言宋怒臣画策攻襄阳，故设此以杀臣，臣实不知。诏令整复书谓：“整受命以来，惟知督厉戎兵，举垂亡孤城。宋若果以生灵为念，当重遣信使，请命朝廷，顾为此小数，何益于事！”

时围襄阳已五年，整计襄、樊唇齿，宜先攻樊城。樊城人树栅于城外，斩木列置江中，贯以铁索。整言于丞相伯颜，令善泅者断木沉索，督战舰趋城下，以回回炮击之，焚其栅。十年五月，樊城破，遣唐永坚入襄阳，谕吕文焕，乃以城降。上

功，赐整田宅、金币、良马。

整入朝奏曰：“襄阳下，则临安摇动矣。若将所练水军，乘胜长驱，长江必非宋所有。”遂改行淮西枢密院事，屯正阳。十一年，迁骠骑卫上将军、行中书左丞，宋夏贵悉水军来攻，破之于大夫洲。十二年正月，诏整将所部出淮南，整锐欲渡江，行省止之，不果行。丞相伯颜入鄂，捷至，整失声曰：“首帅止我，使我成功后人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果然！”是夕，愤惋而卒，年六十三。赠龙虎卫上将军、中书右丞，谥武敏。

四子：垣，尝从父战败斡万寿于通泉；埏，管军万户；均，榷茶提举；垓，最知名。垓，字仲宽。中统三年，移新附民匠于成都，以垓领头其众。时垓年十三岁。至元三年，从整入朝，授管军万户，佩金虎符。四年，城眉、简二州。从围嘉定，攻破五获石城，白马，资江等城寨。六年，从败宋师于龙填。九年，入直东宫宿卫。十年，从转樊城。四月，御史言垓与阿里海涯子忽失海牙素不知兵，帝命以万户还成都。十一年六月，败宋师于嘉定城外，收抚嘉定等路，拓地一千五百余里，以降将及蛮酋入觐，进拜都元帅。宋亡，蜀地未尽平，枢密院奏泸州整旧治，请使垓以都元帅领之。十四年，克泸州之珍珠堡，降其守将。十六年，入朝，拜同知四川北道宣慰司事。二十年，移四川南道。二十一年，邱德、祖迷等谋作乱，垓擒斩之。

二十三年，入朝，诏问宋降将，垓即奏：“先臣在襄阳，以吕文焕来归，今为右丞；在泸州，以管如德来归，今为左丞。臣在西川，以斡万寿来归，今亦为右丞。”帝即擢垓左丞，为参知政事吐鲁华所格而止。垓又奏：“江南平，臣不敢自言先臣功，惟上念之。”帝曰：“朕未尝忘尔父也。”授垓镇国上将军、陕西四川等处行省参知政事。旋改四川等处行省僉事，

又改行尚书省事。二十九年，拜辅国上将军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。未几，谢病归。

大德八年，起为奉国上将军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、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，佩金虎符。蛮酋南列等纳款，赐弓矢、衣甲。至大三年，移镇广东，奏言：“军士不习水土，宜移中原，屯戍于内地。”从之。皇庆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该廉于财，卒之日，仅存中统钞四百贯云。

夏贵，字用和，安丰人。生有异禀，暮夜能见射箭落处，人称为夏夜眼。少年以罪刺双旗面上，又称夏旗儿。以勇敢，见知于吕文德。从赵范入洛阳，擢为裨将。蒙古兵转安丰，贵援之，筑寨于瓦步，遍树五色旗，间道率所部趋安丰。敌撤围城兵，攻瓦步寨，竟得空城。比还安丰，则贵已登陴，遂解围去。

嘉熙三年，寿春告急，食且尽。贵与文德定计，夜率援兵，直抵城下，弃其所赍米于道。明日，敌兵见道上弃米，骇曰：“米入城中多矣。”皆有去志。贵又令舟师囊砖石，相系掷于浮桥上，桥沉，舟师鱼贯而上，卒全寿春。

淳祐六年，葵命贵援高邮，贵以兵百人赴之，夜伏敌寨外，以觷笛为号，仗兵闻笛而起，入寨中，获牛马器械无算。

宝祐五年，贾似道欲城荆山，问形势于贵。贵曰：“荆山与涂山夹束淮流，如人之喉咽，一有梗，则安丰、寿春断，淮西必危。”似道然之，命贵董城工，擢吉州刺史、知怀远军。六年，兼河南招抚使，寻封寿春郡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。

开庆元年，命贵至怀远，措置战守。贵固守百余日，会濠州援兵至，围始解。召诣行在，赐金带一、银五百两。

景定元年，兀良合台自黄州新生洲济师北归，贵进兵濉源，获战船三百余艘。又战于黄石港，获马三百余匹。遂复寿昌。

军进至黄州团峰，去白鹿矶二十余里，时毡帐布南北两岸，贵以舟师阵白鹿矶浮桥下，登北岸陆战，夺还所俘老弱三千余。或谮贵不战于南岸，贵贻书贾似道曰：“敌辎重尽在北岸，攻其所必救，以速其走耳。不出三日，江面可以肃清。”于是夜率诸军，攻断浮桥，杀殿卒七百余人，明日江南无一骑，遂以大捷闻。论功，除其子松环卫官，赐金带。寻除贵知淮安州，兼京东招抚使。

李璿南侵，贵败之，璿仅仅以身免。二年，克复涟水军及东海军、海州，赐官会百万贯、金带一，又赐溧阳田三千亩。贵建第溧阳，得金龟，宋理宗书锦龟堂赐之。

四年，除四川安抚制置使，兼知重庆府。是年，偕张珏攻虎啸山，败绩于鹅湖。咸淳元年，贵潜师溯资江而上，出刘整不意，斩馘数千人，整败归。三年，克复广安军，除宁武军节度使，加食邑五百户，实封二百户。

四年，召赴行在，除沿江制置副使，知黄州。五年，除权荆潮安抚、制置大使，湖广总领、四川策应大使，知鄂州。六年，乞回黄州。七年，乞致仕。俱不允。九年，除淮西安抚、制置大使，兼知黄州。十二月，阿术攻阳罗堡，贵率兵投之。闻阿术渡江，大惊，引麾下三百艘遁还。事具《阿术传》。

德祐五年。贾似过督师次于芜湖，贵引兵会之，出一编书示似道早：“宋历止三百三十年。”似道俯首而已。二月，似道以精兵七万人属步军指挥使孙虎臣，次池州之丁家洲，贵以战舰二千五百亘江中，似道为殿。贵既失利于鄂，恐似道成功，无斗志。步军前锋将姜才方接战，众欢曰：“步师遁！”贵不战而走，以扁舟掠似道船，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势不可支。”似道遽鸣钲收军，宋师大溃。似追召贵计事，贵曰：“诸军胆落，吾何以战？”乃奔庐州。阿术乘胜东下，沿江州军相继

降。

贵阴纵北人岳全还，致款附意，以书抵伯颜曰：“愿勿费兵力攻边城，行都若下，边城焉往！”伯颜遣贵婿胡应雷与贵约。是时宋征贵为枢密副使入卫，贵不应命。至元十三年二月，贵举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似降。

贵家僮洪福从贵积劳，为镇巢军统制，贵降，招福不从，使其从子往，福斩之。贵至城下，好语绍福。请单骑入城，福信之，开门，伏兵起，执福父子，贵莅杀之，大骂，数贵不忠而死。

四月，觐世祖于上都，令其孙贻孙权安抚事。贵条上安民十事，赐金织衣、玉带、靴帽、鞍马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参知政事，行中书省事。十五年，擢左丞。十六年十月卒，年八十三。

子富，宋左领卫大将军，知昭信军，先贵卒；松，宋和州观察使，战歿，宋赠保康军节度使，谥壮肃；柏，嘉议大夫、岳州路总管。

吕文焕，安丰人。

兄文德，徵时鬻薪于市，宋淮西帅赵葵见其遗履长尺有咫，异之，招致麾下，累功授京湖安抚制置使。时刘整献计，谓宋人所恃惟文德在鄂州，然可以利诱。乃遗以玉带，求置榷场于樊城外，文德许之。既而言场货每为盗所掠，愿筑土墙护之。遂筑垒置堡江心，起万人台，立撒星桥，以遏宋南北之援，时出兵哨掠襄、樊城外。文德始悟为整所卖，疽发背死。

文焕仕宋。知襄阳府，兼京西安抚副使。时阿术攻襄阳，文焕拒守久之。至元六年，命史天泽督兵围襄阳，文焕遣使馈以盐茗。十年正月，阿里海牙等拔樊城，世祖降诏谕文焕曰：“尔等拒守孤城，于今五年，宜力尔主，固其宜也。然势究援

绝，如数万生灵何？若能纳款，悉赦勿治，且加迁擢。”既而阿里海牙身至城下，谓曰：“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，今飞鸟路绝，主上深嘉汝忠，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得，必不负汝。”文焕疑未决。又折箭与之誓，文焕感泣，遂纳箠钥，与其子来降。

四月，从阿里海涯入朝，即为帝画攻鄂策，且请身为前锋，授昭勇大将军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襄阳大都督。十一年二月，拜参知政事，行省荆湖。命文焕率其麾下，临城以善遇降将意，招谕未下州郡。十月，文焕引兵攻破沙洋城，执守将王大用、总管王虎臣杀之。进逼新城，招都统边居谊，不从，伏弩中其右臂，马仆，几被获。众挟以出，文焕怒，麾兵拔其城，居谊赴火死。由是，江陵诸州皆下。文焕谓权守张晏然等曰：“汝国所恃者，江淮耳。今大军飞渡，如履平地，不降何待？”晏然与都统程鹏飞皆以州军降。时沿江诸将，多吕氏旧部，争望风款附。十二年正月，引兵至江州。从弟文福方为湖南五镇抚使，宋主促其将兵入卫，文福至饶州，杀使者，入江州，迎降。宋谢后遣使谕文焕，请息兵修好，不听。十月，伯颜分兵东下，以文焕为乡导，趋常州。宋遣兵部侍郎吕师孟来军中议和。师孟，文德子也，阴请文焕赞成和议，亦不省。十二月，平江府官属迎降于常州，文焕先往受其降。

十三年，伯颜兵至皋亭山，宋主奉表称臣。伯颜遣文焕入临安，阅视城堞，且赍黄榜安谕中外军民，并入慰谢后。文焕因使人上谢表而出。有曰：“兹衔北命来抗南师，视以犬马，报以寇仇，非曰子弟攻其父母，不得已也。尚何言哉！”伯颜拘文天祥于军中，天祥让伯颜失信。文焕从旁解喻，天祥并斥其合族为逆，文焕甚惭。十四年，以文焕为中书左丞，仍宣慰江东。

十五年三月，诏文焕遣官招宋生熟券军堪用者，月给衣粮，

不堪者屯田近地。江东道按察使阿八赤从文焕求金银及第宅、奴婢，不与，遂奏文焕私匿兵仗。帝命行台御史大夫相威按之，阿八赤坐免官。二十三年，文焕以江淮行省右丞请老，许之，仍任其子为宣慰使。后卒于家。

文德子师夔，宋提举江州兴国军沿江制置使。陈奕既降，以兵攻蕲州，师夔与知江州钱真孙遣人如蕲请降。伯颜入江州，师夔设宴庾公楼，选宋宗室二女盛饰以进。伯颜怒曰：“吾奉天子命，帅师问罪于宋，岂以女色移吾志乎！”斥遣之。都元帅宋都碍攻抚州，命师夔以金符遣守将密佑诱之降，佑不受，死之。师夔与谢枋得友善，至是以兵徇江西，下安仁，时枋得守信州，攻之，枋得走建阳，师夔鏖榜捕之，执其妻子下于狱。及宋主昀在广州，师夔复与阿里海牙、塔出等率兵逾梅岭，袭攻之，遂以参知政事留镇广州。瑞州张公明诉师夔谋不轨，塔出恐师夔惊疑，乃斩公明而后闻，诏弗问。

十五年，宋制置使张镇孙起兵复广州，师夔执之，及其妻子械送京师，镇孙自经死。十七年，以广州民不聊生，召师夔赴阙诘责之，廷辩无证验，仍还任。二十二年六月，乞假省母江州。未几卒。

范文虎，吕文德婿也，佚其籍贯。宋咸淳中，迁殿前副指挥使。阿术攻襄、樊，宋以文虎统禁军来援，遂蓄异志。军中为乐，日与妓妾击鞠宴饮，不进攻。比战，又为不力，兵屡败，所丧舟械甚多。及襄、樊陷，给事中陈宜中请诛文虎，贾似道庇之，止降一官，仍知安庆府。至元十二年正月，伯颜分兵至江州，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，且请伯颜速来。伯颜使阿术以舟师先至安庆，文虎以城降。伯颜承制遥授两浙大都督，命招谕寿州诸镇。复同失里伯、史枢率襄阳熟券军降安丰、寿州、五河等处军民，与吕文焕、陈奕攻下沿江州郡。宋谢后诏谕文虎

三人使通和议，文虎等不报，乃籍三人家，妻孥多遇害。十月，命董文炳将左军由江入海，以文虎为乡导。取道趋溱浦、华亭。十三年正月，伯颜分兵围安吉，文虎致书知州赵良淳诱之降，良淳斩其使而自经。及兵逼临安，宋驸马都尉杨镇奉益、广二王渡江，如婺州，文虎率劲兵五千追之不及，执镇而还。伯颜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，命文虎同忙古歹入治事。宋宗室赵孟頫谋起兵越州，事泄，被执至临安。文虎斩之。七月，与吕师夔并参知政事。

十五年二月，与夏贵、陈岩并进中书左丞。诏谕行省东南岛屿，诸番国有慕义者，可因番舶布德意，使其来朝。文虎遣周福等偕日本僧赍诏往谕诸国，降海贼贺文达，以所得银三千两献之。帝即以银赐文虎，并赐金纹绫及西锦衣诸物。文虎荐可为守令者三十人，帝曰：“今后所荐，朕自裁择。”皆不听。

十七年五月，召入朝，命招集避罪附宋蒙古、回鹘等军，并将兵十万，同右丞相阿剌罕征日本。十八年正月，文虎再赴阙，请给马二千及回鹘匠人。帝曰：“战船安用此？”亦不与。八月，军至平壶岛，遇飓风坏舟，文虎被溺，漂流一昼夜，幸附败板得生，遂择坚舰乘之。弃士卒于五龙山下，尽为日本所歼，逃归者仅三人。初议班师，张禧曰：“士卒溺死者过半，其脱死者皆壮士也，曷若乘其无回顾心，因粮于敌，以图进取。”文虎不从，曰：“还朝问罪，我自当之。”及归，文虎奏：“遇风坏舟，将士沉溺。世祖不之罪也。”

二十四年，诸王乃颜反，帝亲征，命文虎将卫军五百镇平滦为策应。文虎言：“豪、懿、东京诸地，人心未安，宜立行省抚治之。”诏立辽阳行省。

二十六年，漳州贼陈机察等降，行省请斩之，文虎曰：“罪固当斩，然杀降何以示信，宜并遗阙关。”行省从其言。盖

其意独加厚于降人云。寻卒。

管如德，黄州黄陂人。父景模，为宋安抚使，守蕲州。伯颜兵至，景模举众降，授淮西宣抚使，以老不任事。时如德为江州都统制，遣书招之，亦以城降。先是，如德尝被俘，思其父，与同辈七人间道南驰，为逻者所获，械送郡。如德伺逻者怠，即破械走达父所，景模喜曰：“真吾子也！”至是入见，世祖笑曰：“是能孝于父者。”一日，授以强弓二，如德以左手兼握，右手悉引满之。帝曰：“得无伤汝臂乎，后毋复然。”尝从猎，过大沟，马不能越，如德即解衣浮渡，帝壮之，由是称为拔都。帝问：“朕何以得天下，宋何以亡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以福德胜。襄樊，宋咽喉也，咽喉破塞，不亡何待！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授湖北招讨使，总管本部军马。

阿术以如德为前锋，攻扬州，招降镇江、绍兴诸郡。初，世祖以宝刀赐如德，及与宋战，刀刃尽缺。宋平。入觐，如德以刀上曰：“陛下向所赐刀，历斫宋军，刃缺如是。”帝嘉其诚朴，迁浙西宣慰使。入奏事，帝问曰：“江南之民得无有贰志乎？”对曰：“往旱涝相仍，民不聊生或萌他念。今屡年丰稔，民沐圣恩多矣，安敢贰。”帝悦，授福建宣慰使。

二十一年，拜泉州行省参知政事。累迁江西左丞。初，广东贼钟明亮率众二万来降，宣慰使月的迷失请以明亮为循州知州，帝不允。明亮复叛，命如德统四省兵讨之，诸将欲直捣其巢，如德曰：“今田野之民，疲于转输，介胄之士，病于暴露，重困斯民，而自为功，吾不为也。”遣使谕以祸福，明亮复诣赣州降。诏缚至大都，如德留之不遣。明亮再反，朝廷责以玩寇，如德惶惧，卒于军。赠平昌郡公，谥武襄。

王积翁，字良臣，福建福宁人。以叔父参知政事伯大荫补承务郎，调监察岩州都酒务，累辟浙西安抚司，干办公事。奉

朝命，讞六县狱。夜至余杭，阅囚一百七十，当坐者仅数人，余皆释之。平反他县疑狱，亦多所全活。差知富阳县，治辩为诸县最。秩满，除两浙转运司，主管文字。奏请宽版曹催科之限，东南各路便之。六迁至知徽州，兼都督兵马府参议官，加兵部侍郎。德祐初，除天下兵马都元帅益王府司马，辞不就。改知南剑州，兼福建招捕使，进兵部尚书。是时。宋使积翁备御上三州，以黄恮为招捕副使，兼知漳州，备御下三州。大兵破邵武，积翁弃南剑州，走福安，密书纳款。及大兵至，迎降；以积翁知建宁府。

至元十四年，大军引还，留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，积翁为宣慰副使，淮兵戍福州者以李雄统之。未几，雄杀说友，以应张世杰，积翁治给雄诛之。擢宣抚使、福州路总管，兼府尹、提刑按察使。淮兵又谋杀积翁，事觉，皆为积翁所杀。已而刘深奏积翁尝通书于世杰，积翁上言：“若不暂从，恐为生灵害。”帝原其罪不问。十五年，入觐。帝使中书左丞张文谦询以日本事，积翁画招徠之策，甚称帝意，授刑部尚书、福建道宣慰使，佩金虎符。入辞，赐宴便殿，使中书左丞吕文焕为积翁起舞。十六年，复入觐，迁兵部尚书。十九年，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丞相安童留不遣。积翁建议开新河以通漕运，从之。使阿八赤等董其役，新河水浅，俟潮为出入，船多损坏，民苦之。既而忙古歹言海运之船悉至，役始罢。二十一年，积翁久留京师，不见用，自诡能宣谕日本，奏言：“日本难以力服，可以计取。诚令臣备一介之使，以招徠之，事成，不至劳师伤财，事不成，亦无损于国威。”帝乃以积翁为国信使，赐玉环还缘纳、瑟瑟、袍、帽、靴、马鞍各一，又以日本俗尚佛，命普陀僧如智副之。积翁过温州，强取县民任甲船，中途又以事鞭甲。将至对马岛，甲饮从者酒尽醉，遂杀积翁，掠其资遁去。事闻，

诏廩其家，追谥积翁敬愍侯。皇庆初，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上柱国，追封田国公，改谥忠愍。子都中。

史臣曰：“孔子有言：行已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。益其事有相为表里者。王积翁譏譏小人，冒利亡耻，世祖用之，负乘致寇，卒殒其躯。就使积翁不死，亦必启衅纳侮，辱命而返。世祖以范文虎为将，王积翁为使，其不得志于日本，不亦宜乎！”

都中，字元俞。生三岁，以恩授从仕郎、南剑路顺昌尹。七岁，从其母叶氏诣阙下，世祖闵之，给驿券南还。赐平江田八亩千宅一区。未几，特授都中平江路总管府治中。都中年甫十七，僚吏易视之。既遇事，剖析动中肯綮，始不敢欺。

秩满，除浙东追宣慰副使。金华有杀人者，吏受赇，以为病死。都中命属吏覆按，得其情，狱具，置受赇吏于法。迁荆湖北道宣慰副使。武宗诏更钞法，行铜钱。以都中有干略，除江淮泉货监。几天下为监者六，惟江淮所铸独精。

改郴州路总管，民俗喜争斗，都中为立学校，制笱豆簠簋，使其民识礼乐，延宿儒教之，俗为一变。茶陵州富民谭甲死，妻诬赘婿匿其财，狱数年不决。宣抚移其狱，诿之都中，按问得实，州长吏以下计脏至十一万五千余缗，民以为神明。

迁饶州路总管。年饥，米价翔踊，都中以官仓米定价为三等，言于行省，请糴以下等饶州价，民乃得食，未报。又于下等价减十之二，使民就糴。行省怒其专擅，都中曰：“饶去杭几二千里，比议定往还。非半月不可。人七日不食则死，安能忍死以待乎！”行省闻之乃罢。岁贡金，而金户贫富不同，都中考得其实，更定之。包银之法，户不过二两，而州县征之加十倍，都中责之，一以诏书从事。以内优去郡，民为立生祠。

服阙。除两浙都转运盐使，未上，擢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

使。中书省臣奏国计莫重于盐荚。又如前除盐亭造户，三年一比附推排，世祖旧制也。任事者恐敛怨，久不举行。都中曰：“为吏皆避嫌怨，何以集事？”遂请于行省，遍历三十四场，验其物力高下以损益之。役既平，而课亦足。公私便之。迁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，俄迁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，又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。

天历初，徙广东道，三易镇，皆佩元降金虎符。惠宗时，朝廷以两淮盐法久坏。命都中以行户部尚书兼两淮都转运盐使。寻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中道疾作南归。诏即其家拜江南行省参知政事。至正元年，卒。赠昭文馆大学士，谥清猷。

朱焕，泰安新泰人。宋淮安州安抚使。与李庭芝共守扬州，庭芝走泰州，焕以场州城降。授淮东大都督。累迁福建道宣慰使，卒。

子霁，字景周。初袭父官为淮东大都督。后改都督府为总管府，以霁为扬州路总管，兼府尹，佩金虎符。治尚简静，民安之。或告嘉定富民王甲谋为不轨，行省议调兵捕之。霁曰：“此奸人，利王氏财耳。从其言，民将重足而立。”命县令察其虚实，遂正诬者罪。大军征爪哇，省檄扬州转饷十万石，霁曰：“郡人朱清、张瑄岁漕海运米。请使清等输之，充常赋之数。”行省韪之。

二十三年，改吉州路总管。郡有稼轩书院，为宋名臣辛弃疾故第，国初。戍兵夺而居之。霁归其地，列于学宫。后以病归。二十五年，起为平江路总管。元贞三年，迁台州路，又转信州路、衢州路，阶嘉议大夫。延祐三年，迁征州路。七年，卒。

信州岁贡金币，皆为吏胥所蚀，霁亲为监视，其弊始除。徽州岁贡纸数百万，皆赋于民，一郡受其扰累。霁按户籍，请

赋田多者，并除其租，民便之。

子德懋，溧阳州判官；德润，江淮营田提举。

陈奕，归德永城人。初谄事贾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为兄。以求进。自小官躐贵显，为沿江制置使，兼知黄州。程鹏飞既降，以兵攻黄州，奕遣人请降于寿昌军，且求名爵。伯颜曰：“汝但率众来归，何虑名爵。”许以沿江大都督。奕遂以城降。

其子岩知安东州，奕遣人至涟州，出家书示之，岩亦降。世祖授岩淮东宣抚使。十二年五月，奕卒。岩乞解官终制，不许。十三年七月，宋姜才帅步骑来攻湾头堡，岩大破之，获米五千余石。加参知政事，行省淮东。二十二年，进征东行省左丞，同征日本。二十四年五月，江淮平章政事沙不丁议裁南人官吏，帝曰：“除陈岩、吕师夔、范文虎诸人，余从卿议。”其见信任如此。

蒲寿庚，本西域人，与兄寿域以互市至泉州。宋咸淳末，御海寇有功。寿庚授闽广招抚使，以全军来降。宋幼主过泉州，众欲应之，寿庚闭门不纳。及张世杰回军攻城，宋宗室在城内者又谋应世杰，寿庚置酒延其人议城守事，酒半，尽杀之。世杰攻城三阅月不下，遂解去。世祖嘉其功，进昭勇大将军、兵马招讨使。十四年，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。子孙并为显仕。

马成龙，成都广都人，宋濠州团练使。大军至临安，宋谢太后诏内外悉罢兵内附，成龙奉常德府版籍以降。召见，赐金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昭军安抚使。徇湖南、江西、广东西诸路，皆下之，迁昭毅大将军、招讨使。寻拜辅国上将军、海北海南道宣慰使。大军征交趾，公私烦费，成龙主馈运，事办而民不扰，又出新意，造大舰数十，名曰海哨马，师赖以济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子兴祖，明威将军、镇巢万户，战歿；寿祖，临川县尹；

复祖，袭万户。

周全，光州人，宋广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降于伯颜，遥授衡州知州。入觐，赐金符，遥授泉州知州，兼千户。从宋都碍平江西。又从大军攻韶州，杀安抚使熊飞。广东平，全功居多。十四年，从攻静江，宋将李梦龙迎降。授全管军总管。十五年，讨平赣州崖石山贼寨。十七年，进广威将军、管军副万户，镇守龙兴。二十年，以疾去官。大德九年，卒。赠怀远大将军万户，追封汝南郡侯，子祖瑞袭职。

## 卷一百七十一

## 列传第七十五

伯帖木儿	玉哇失
哈答孙	塔海
乞台	哈赞赤
答答呵儿	答失蛮
曷刺	不花
明安	忽林失
彻里	

伯帖木儿，钦察人。至元中，充哈刺赤，入备宿卫，以忠谨，授武节将军、金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二十四年，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征乃颜，败贼于忽尔阿刺河，追至海刺儿河，又败之。乃颜将金刚奴别不台率众走山前，追战于札刺马笃河。至梦哥山，贼复败，金刚奴遁。

二十五年夏，成宗率诸军讨叛王火鲁火孙。是时。哈丹秃鲁干驻兀鲁灰河，伯帖木儿从玉昔帖木至贵列儿河，哈丹来拒，伯帖木儿战却之，获其将驸马阿刺浑。成宗说，以贼将兀忽儿妻赐之。至霸郎儿，与忽都秃鲁干战，生获忽都。九月，玉昔帖木儿使伯帖木儿至纳兀河东，招集逆党乞答直一千户、女真

押儿撒及达达百姓五百户。是年冬，又从诸王乃蛮台哈讨丹于斡麻站、兀刺阿，连败其将阿秃八刺哈赤，辅战至帖麦哈必儿哈，又败之。进至明伦安城，哈丹遁，追败贼于忽兰叶儿，一日三战，至帖里揭，挺身陷阵，中三十余矢而还。是役也，王师失利，伯帖木儿创甚，玉昔帖木儿亲视其创，罪诸将之不救者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师还，复遣戍也真大王分地。五月，海都谋内犯，敕伯帖木儿以其军来会。行至怯吕连河，值拜要叛。伯帖木儿即移兵讨之，获其将伯颜。帝深加将谕，赐以所得伯颜女茶伦。是年冬，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，统钦察，乃蛮、捏古思、那牙勤等四千余户。擢怀远大将军、上万户、佩三珠虎符。

二十七年，哈丹入高丽。伯帖木儿偕彻里帖木儿进讨。二十八年正月，至鸭绿江，与哈丹子老的战，失利。伯帖木儿以闻，帝命乃蛮台、薛彻干等授之，仍命伯帖木儿为先锋。薛彻干军先至禅春州，击败哈丹。逾数日，乃蛮台以兵至，合攻哈丹，又败之。伯帖木儿将百骑追哈丹，虏其妻孥。哈丹尚有八骑，伯帖木儿余三骑，再战，两骑士皆重伤，不能进。伯帖木儿单骑追之，至一大山，日暮，哈丹遂遁去。乃蛮台嘉其勇，赏以老的妻完者。事闻，赐金带、衣服、鞍马、弓矢、银器皿，并厚赉其军。

二十九年，叛王捏怯儿烈在濠来仓，伯帖木儿以轻骑袭之，虏其妻子畜产，追至陈河，捏怯儿烈以二十余骑脱走。得所管女直户五百余以闻，帝命充渔户。伯帖木儿度地置马站七，令岁捕鱼以进。成宗即位，幸上都。征其兵千人从，岁以为常。

皇庆元年。加荣禄大夫。延祐三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天历二年，知枢院事。至顺二年，出为辽东行省左丞相。卒。后

至元四年，赐宣忠济美协诚经正功臣、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文安王，谥忠宪。

玉哇失，阿速人。

父也烈拔都儿，从其国王来归。充宿卫。从宪宗征蜀，为游兵，前行至重庆，战数有功。尝出猎遇虎于隘，下马搏虎，虎张吻噬之，以手探虎口，抉其舌，拔佩刀刺杀之。帝壮其勇，赏黄金五十两，别立阿速一军，使领之。从世祖征阿里不哥，又从亲王哈必失征李璫，俱有功，赐金符，授本军千户。从克襄阳，又从下沿江诸郡。宋将洪福伪请降，诱其入城宴饮，乘醉杀之。长子也速歹人诣代领其军，从攻扬州，中流矢卒。

玉哇失袭父职，为阿速军千户。从丞相伯颜平宋，赐巢县二千五十二户。只儿瓦歹叛，率所部兵击之怀鲁哈都，擒其将失刺察儿斩之。又从丞相伯颜讨叛王昔里吉等，进至斡耳罕河，无舟，跃马乱流而渡，俘获甚众。对北平王为昔里吉等所劫执，势张甚，玉哇失力战却之，追至金山而返。赐银、钞，改赐金虎符，进定远大将军、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乃颜叛，世祖亲征，玉哇失为前锋。乃颜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，击败之。追至不里古都伯塔哈，乃颜兵号十万，玉哇失先登力战，又败之。追至失列门林。遂擒乃颜。赐金带、只孙、钱币有差。乃颜将塔不歹、金刚奴聚兵灭捏该，从大军讨平之。既而哈丹复叛于曲连江，追败其军，哈丹渡江遁。又与海都将八怜人帖里哥歹、必里察等战于亦必儿失必儿，皆有功。

成宗出镇金山，玉哇失率所部从之。又从皇子阔阔出、丞相朵儿朵怀击海都军，突阵而入，大败之。复从诸王药木忽儿、丞相朵儿朵怀败海都将于八怜。海都以秃苦马领精兵三万人趋撒刺思河，欲据险以袭我师。玉哇失率善射者三百人守其隘，全军而归。赐钞万五千缗、金织缎三十匹。

武宗镇北边，海都复入寇，至兀儿朵，玉哇失叛之，获其驼马、器仗以献。时海都围札鲁花赤孛罗帖木儿于小谷，武宗命玉哇失援出之，谓诸将曰：“今日大丈夫之事，舍玉哇失谁能之？纵以黄金包其身，犹未足以厌吾志也。”武宗南还，命玉哇失殿后，因留之戍边。赐金察刺二，玉束带、浑金段各一，仍赐秣米七十石，使为酒以犒其军。后海都子察八儿遣人诣阙请和，朝廷许之，撤边备，玉哇失乃还。帝录其功，赐钞五万贯，进镇国上将军，仍旧职。

大德十年五月，卒。子亦乞里歹袭。亦乞里歹卒，子拜住袭。

哈答孙，本关中人，其父刺真，从宪宗至和林，遂家焉。哈答孙，年十五侍世祖于潜邸，以谨笃称。中统初，命掌尚食局，久之，迁生料库提点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从讨乃颜，有功，加武略将军。从幸杭海，值岁饥，哈答孙请于帝赈之，不足济以私财，全活甚众。

大德元年。擢怀远大将军、淮东淮西屯田捕打总管。武宗即位，拜淮东淮西道宣慰使。

至大四年，贼起四明，赐三珠虎符，授中书右丞、浙东道宣慰使，兼都元帅，往讨之，哈答孙驱贼入海，安集流亡，境内帖然。俄感瘴疠卒，年六十五。延祐初，赠推忠效义佐理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秦国公，谥昭宣。子塔海。

塔海，方数岁，世祖一见奇之，命肄业国子监。成宗即位，授枢密院断事官。大德末，辅立武宗，转同佞枢密院事。擢枢密副使。寻迁大司农、同知宣徽院事。仁宗在东宫，或建议立黑军卫率府，塔海力谏，仁宗嘉纳之。及即位，迁集贤大学士，太医、宣徽院使，进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卒。

乞台察台氏。世祖时为钦察卫百户，从土土哈征失烈吉及乃颜有功，赐金符，擢千户。从征忽剌出，战于阿里台之地。元贞二年，卒。

子哈赞赤，初从土土哈征哈丹罕，战于贵烈儿，有功。大德五年，从征杭爱。又从武宗讨哈刺阿答。又从床兀儿征不别、八怜，为前锋，以功受赏。皇庆二年，赐金符，为千户。延祐四年，从周王举兵，与诸王秃满帖木儿战于失刺答儿马，不胜。王北奔金山，哈赞赤从王居其地十有三年。天历二年，周王即位，赐金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大都督府事。卒。

答答呵儿，脱脱忒氏。

父孛儿速，世祖时直宿卫，扈驾征哈赖刺章。还，世祖驻蹕商阜，见河北有乘船至者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此贼也，奈何？”孛儿速解衣径渡，挥戈刺杀舵手二人，拖其船近岸，贼悉就擒。以功受赏。

答答呵儿袭父职，从征孛儿速有功，进武德将军、揭只揭烈温千户所达鲁花赤。从征乃颜、也不干等，擒也不干，收其所管钦察户。武宗时，进怀远大将军、都元帅。卒。

答失蛮，哈刺鲁氏。曾祖马马，太祖六年从其部长阿尔思兰来朝于龙居河。马马子阿里，前卒，以其孙哈只为质子。哈只，后事太宗为宝儿赤，以恭谨为太宗所信任。从世祖取云南、伐宋，俱有功。以疾卒。

答失蛮袭父职为宝儿赤，世祖甚重之。是时，阿合马秉政，答失蛮侍左右，因极论其奸，帝怒而呵之曰：“无预汝事！”答失蛮徐对曰：“犬马知报其主，巨世荷国恩，岂敢知而不言？”其后阿合马败，帝思其直，赐玉环及钞二千五百贯，谕以后有所知，仍尽言无隐。

二十四年，从讨乃颜有功，以蒙古女脱脱伦氏妻之。帝幸

杭海，使答失蛮督馈饷。晋王军乏食，以便宜输米给之。师还，自劾专擅，帝嘉叹不已，赐银、钞有差。

二十七年，复立尚书省，答失蛮上疏切谏，言尤剴切。及桑哥伏诛。其言悉验。诏赐宅一区。固辞，仍赐玉环及只孙服以旌之。

成宗即位，以奉议大夫领供膳司事。车驾亲征海都，敕倍道兼行，答失蛮虑后军不继，请俟大众集，而后进，帝韪之。寻擢司农丞，进职为卿，与其子买奴侍帝疾，数月衣不解带。

成宗崩，答失蛮迎武宗于野马川。仁宗为皇太子，以答失蛮先朝旧臣，奏为中书参知政事，仍兼司农卿，赐金犀带、七宝笠、珠帽、珠衣、金五百两、田二千亩。仁宗即位，命宣徽院事，同列以出纳不谨陷于赃污，答失蛮独不与其事。累迁宣徽院使，阶荣禄大夫，尝侍坐侑食。帝问先朝旧事。答失蛮奏对称旨，赐玉带、海东白鹞，且命画工绘像于内廷。延祐四年，卒，年六十。临卒，告其诸子曰：“人之陨其世业者，必自贫与侈始，汝曹戒之！”赠推诚宣力守正功臣、太保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追封定国公，谥忠亮。

子买奴，河南行省中书平章政事，以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致仕；忻都，上都留守，兼本路都总管府达鲁花赤；怯来。同知宣徽院事。

曷刺，兀速儿吉氏。至元九年，世祖召见，命入直宿卫。从讨乃颜，赐金币、甲冑、橐驼、鞍马。

成宗即位，命曷刺使高丽、和林、江西、福建，皆称旨，授忠勇校尉、中书直省舍人，出为息州达鲁花赤，晋奉训大夫。

武宗即位，诏曰：“曷刺，世祖旧臣，可授奉议大夫、都水监。”明年，晋嘉议大夫，金虎符，兼直东水鞞鞞、女直万户府达鲁花赤。

延祐元年，特授资善大夫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仍监其军。三年，诏为荣禄大夫、大司农。卒，年六十三。赠推诚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师、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安穆。子不花。

不花，宿卫仁宗潜邸，及即位，授中顺大夫、中书直省舍人，改直省副使。迁大中大夫、同知典瑞院。改左司员外郎、参议中书省事。延祐三年六月，拜中奉大夫、中书参知政事。十二月，罢为资德大夫、宣徽副使、同知宣徽院事。改典瑞院使。兼袭其父监军，佩金虎符。又改翰林学士。

至治元年，仍翰林学士，监军，领东蕃诸部军事。后为铁失所谮，下狱死。泰定二年，与中政使普颜笃、指挥使卜颜忽里等，俱赠功臣及阶勋、爵谥。

明安，康里氏。至元十三年，领贵赤军，岁扈驾出入。二十年，授定远大将军、中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明年，赐佩虎符，领贵赤军北征。又明年，立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，命为本卫达鲁花赤，领蒙军古八千北征。明年，至别失八刺哈思之地，与海都军战，有功。

二十六年冬十二月，别乞怜叛，劫取官拓、脱脱火孙塔刺海等，明安率所都追击，五战五捷，悉还之。至杭海，乱民阔阔台、撒儿塔台等夺三站地，劫脱脱火孙，明安又引兵追败之。

二十七年秋七月，布四麻，当先别乞失、出春伯驸马、兀者台、朵罗台、兀儿答儿，答里雅赤等，掠四怯薛牛马畜牧，及劫灭烈后王背博赤并斡脱、布伯各投下民殆尽。明安将兵追击于汪吉昔博赤之城，贼军败走，还所掠之民并获其牛马畜牧等以归。对出伯、伯都所领军乏食，以明安所获畜牧济之。

二十九年，以功擢定远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别失八刺哈孙群盗起，诏以兵讨之，战于别失八里秃儿

古兰，有功，又败贼于忽兰兀孙。

大德二年，复将兵北征，与海都战。七年，卒于军。子曰帖哥台，曰孛兰奚。

帖哥台，初为昭勇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，及改充万户，则以其叔父脱迭出代之。帖哥台后以万户改中卫亲军都指挥使，进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。子曰普颜忽里，曰善住。

普颜忽里，怀远大将军、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

善住，初直宿卫，历中书省舍人，诸色人匠达鲁花赤，迁奉议大夫、佾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天历元年九月，赐佩一珠虎符，从丞相燕帖木儿御敌于檀州。又率家奴那海十一人，自出乘马，与辽东军战，俘八十四人以归。

孛兰奚，昭武大将军、中卫亲军都指挥使。积官银青荣禄大夫、太尉。至治元年，封知国公。子桑兀孙，中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桑兀孙卒，弟乞答海袭职。

忽林失，八鲁刺碍氏。

曾祖不鲁罕罕札，事太祖，从平诸国，充八鲁刺思千户。与太赤温等战，重伤坠马。帝勒兵救之，以功升万户。赐黄金五十两、白金五百两。俾直宿卫。

祖许儿台，年十五，以勇略称，从定宗平钦察，为千户。又从世祖伐宋，至亳州，败宋军。

父瓮吉刺带，初为军器监官。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，俄秦旨，使西域籍地产，悉得其实。帝欲大用之，不及而卒。

忽林失，初直宿卫。后以千户从征乃颜，身被三十三创，世祖以克宋所得银瓮及金酒器等赐之，命领太府监。又以千户从皇子阔阔出及武宗，与海都、都瓦等战有功，擢翰林学士承旨。俄改万户，与叛王斡罗思、察八儿等战，又以功授荣禄大

夫、司徒，赐银印。武宗尝曰：“群臣中能为国宣力，如忽林失者，实鲜，其厚赉之。”于是，遣使召见。未几，武宗崩，仁宗即位，念其旧勋，尝赉特厚，未几，卒。

子燕不伦，初奉兴圣太后旨，充千户。俄改充万户，代其父职。寻罢归英文所受司徒印及万户符于有司，仍直宿卫。致和元年秋八月，在上都，潜谋奉迎文宗。会同事者见执，乃率其属奔还大都。特赐龙衣一袭，命为通政院使。天历元年九月，同丞相燕帖木儿败王禕等于红桥，又战于白浮，战于昌平东，战于石槽，皆有功。拜荣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，以世祖常御金带赐之。未几，卒。彻里，阿速氏，父别吉八，从宪宗攻钓鱼山，以功受赏。

彻里，事世祖充火儿赤。从征海都，挥戈斩其前锋，以功受赏。后从征杭海，获其牛马畜牧，悉以给军食。帝嘉之，赏钞三千五百锭，仍以分赉士卒。

成宗时，盗据博落脱儿之地。命将兵讨之，获三千余人，诛其酋长。还，奉命同客省使拔都儿等往八儿胡之地，以前所获人口畜牧，悉给其主。军还，帝特赐钞一百锭。武宗居潜邸，亦以银酒器赏之。

至大二年，立左阿速卫，授本卫佾事，赐金符。皇庆二年，从湘宁王北征，以功赐一珠虎符。

子失列门，直宿卫。致和元年秋八月。从知院脱脱木儿至潮河川，获完者八都儿、爱的斤等十二人。戮八人，执四人归京师。复于宜兴遇失刺、乃马台等，败之，赏白金、楮币。天历元年，从击秃满台儿之兵于两家店，又从战蓟州及檀子山，俱有功。授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。卒。

## 卷一百七十二

## 列传第七十六

土土哈 床兀儿  
燕帖木儿 撒敦  
唐其势

土土哈，伯牙兀氏。世为钦察部长。太祖命哲别、速不台伐钦察，土土哈祖父忽都速蛮率其子班都察迎降。太宗命拔都伐斡罗斯，班都察从攻阿速蔑怯斯城有功。后又率钦察百人，从世祖征大理、伐宋。尝侍左右，掌御厩，岁时捫马乳以进。马乳尚黑色，国语谓黑为哈刺，因名其属曰哈刺赤。以诸王哈纳女弟讷伦妻之。

土土哈，珺都察之子也。中统二年，父子俱从世祖讨阿里不哥。班都察卒，袭父职。至元十四年，诸王脱黑帖木儿、昔里吉叛，东犯和林，掠宪宗所御大帐以去。土土哈从丞相伯颜讨之，败其将脱儿赤颜于纳兰赤刺。同时，翁吉刺人只儿瓦台构乱。脱黑帖木儿引兵应之，中途遇土土哈。将战，先获其候骑效十，脱黑帖木儿引去，遂平只儿瓦台。复追脱黑帖木儿等，败之于斡欢河，返所掠大帐。

十五年，诏率钦察骁骑千人，从大军北讨。追叛王昔里吉，

逾金山，擒扎忽台等以献。又败宽折哥等，裹疮力战，获其辎重。还朝，帝召至榻前慰劳之，赐金酒器及金币、预宴只孙冠服、海东白鹞一，仍赐以大帐，谕之曰：“祖宗武帐，非人臣所得御，以卿能夺之，故授卿。”诏：“钦察部众为民及隶诸王者，皆分别籍之，隶于土土哈，户给钞二千贯，岁赐粟帛，选其材勇者，备宿卫。”

十九年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太仆院事。二十年，改同知卫尉院事，兼领群牧司。请以哈刺赤屯田畿内，诏给霸州文安县田四百顷。益以宋新附军八百人，使土土哈领之。二十一年，赐金虎符，并赐金貂、裘帽、玉带各一，海东青鹞一，水碓一区，近郊田二千百，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其麾下。二十二年，拜镇国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。二十三年，兼钦察亲军卫都指挥使，听以宗族将吏备宫属。海都兵犯金山，诏与大将朵尔朵怀共御之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阴遣使连结也不干，胜刺哈诸王，为土土哈所执，尽得其情以闻。未几，诏胜刺哈入朝，将由东道。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：“彼分地在东，是纵虎入山，非计也。”乃命改行西道。既而有告也不干叛者，众欲闻于朝，然后发兵。土土哈曰：“兵贵神速，缓之非计也。”率所部疾驱七昼夜，渡图喇河。也不干来拒战，于博怯岭大败之，也不干仅以身免。世祖闻之，遣使命土土哈收其余党。遇贼将也铁哥，击走之，并擒叛王哈儿鲁等。时成宗抚军北边，诏以土土哈佐之，追乃颜余党于哈拉温，获叛王兀塔海。尽降其众。

二十五年，诸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火孙所攻，遣使告急。土土哈援之，败其众于兀鲁灰。还至哈拉温，夜渡贵烈河，败叛王哈丹。于是，捏古思，那牙勒及钦察、乃蛮之人，皆自拔来归。世祖多其功，以也只里女弟塔伦妻之。

二十六年，从皇孙甘刺麻讨海都，抵抗爰岭，诸军失利，土土哈率所部力战，翼皇孙而出。秋七月，世祖巡幸北边，召见，慰谕之曰：“昔太祖与其臣同患难看饮班珠尔河水，今日之事，何愧昔人、卿其勉之！”后大宴群臣，复谓土土哈曰：“北边人闻海都言：“杭爱之役，使边将皆如土土哈，吾属安有今日。”论功行赏，帝欲先钦察人。土土哈奏：“庆赏之典，蒙古将吏宜先，”帝曰：“蒙古人诚居汝右，力战岂在汝右耶？”召诸将赏赉有差。

二十八年，土土哈奏：“哈刺赤军逾万人，足以备用。”诏赐珠帽、珠衣、金带、玉带、海东青鹞各一，复赐哈刺赤人裘各一裘，绢如之。

二十九年秋，略地金山，获海都部众三千余户还至和林。诏进取乞里吉思。三十年春，次谦河，舟行数日始至其地，尽收五部之众，屯兵守之。加龙虎卫上将军，仍给行枢密院印。海都闻取乞里吉思，引兵至谦河。复败之，擒其将孛罗察。

成宗即位，遣使赐银五百两，七宝金壶、盘、盂各一，钞万贯，白毡帐一，独峰驼五。冬召至京师，别赐麾下干钞土二百万贯。元贞元年春，复出守北边。二年秋，诸王附海都者罕众来降，边民惊扰，土土哈至玉龙罕界，馈饷安辑之，护诸王岳木忽儿等入朝。帝解御衣赐之，又赐金、银、钞、币有差。

大德元年正月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同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，奉命还北边。至宣德府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一。赠宣忠定远佐运功臣、太尉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延国公，谥武毅。后进封升王。

子八人：曰塔察儿，定远大将军、北庭元帅；曰太不花，御位下博儿赤，曰床兀儿；曰别里不花，钦察亲军千户；曰帖木儿不花，建康等处哈刺赤户达鲁花赤；曰欢差，钦察亲军千

户；曰岳里帖木儿，金武卫亲军都指挥使事；曰断古鲁班，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。

床兀儿，初从太师月儿鲁讨合丹，战于百塔山有功，拜昭勇大将军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常执罌杓以进杓饮，亲幸无比。

大德元年，袭父职，率诸军逾金山攻八邻部。其将帖良台阻答鲁忽河，伐木栅岸。士皆下马跪，持弓矢伏栅内，守备甚严。床兀儿命吹铜角，士卒呼声与铜角相应。其众不知所为，争起就马。于是麾军渡水，逾木栅而入，大破之。追奔五十里，尽得其人马庐帐还。次阿雷河，与海都授八邻之将孛伯遇。孛伯阵于山上，床兀儿渡河蹙之，其众崩溃，追奔三十余里。二年，叛王都哇、彻秃等潜师袭火儿哈秃，据高山为营，床兀儿选勇士持挺而上，奋击败之。三年，入朝，成宗亲解御衣赐之，拜镇国上将军、金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复还边。

时武宗以亲王镇北庭，军事皆咨于床兀儿。四年秋，叛王秃麦、斡鲁思等犯边，床兀儿败其众于阔赤之地，逾金山乃还。五年，海都越金山而南，屯于铁坚古山，床兀儿复败之。又与都哇相持于兀儿秃之地，床兀儿率精锐突其阵，左右奋击，斩馘不可胜计，都哇之兵几尽。武宗亲在行间，乃叹曰：“力战未有如此者，真可谓骁将矣！”事闻，诏遣句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讷思之地，集诸王大将责问功罪，咸称床兀儿功第一。武宗命尚楚王雅思秃公主察吉儿，帝复以御衣赐之。秋七月，入朝，帝亲谕之曰：“卿镇北边。累建大功，虽以黄金周饰卿身，犹不足以尽朕意。”赐衣帽、金珠等物，拜骠骑卫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，仍赐其军万人钞四千万贯。

七年，诸王都哇、察八儿、明里帖木儿等聚谋曰：“昔我

太祖艰难以成帝业，我子孙弗克安享其成，连年构兵，以相残杀，是自隳祖宗之业也。今镇北边者，皆吾世祖嫡孙，吾与谁争？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胜，今与其子床兀儿战又无功，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。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好，庶无愧于为大祖之子孙。”乃遣使请降。使至，帝许之。于是明里帖木儿等入朝，特为置驿以通来往。十年，拜荣禄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寻拜光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，钦察左卫指挥、太仆少卿皆如故。

成宗崩，武宗方在浑麻出海上，床兀儿请亟归以副天下之望。武宗纳其言，即日南还。及即位，加平章政事，封荣国公，授以银印，赐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属。至大三年，入朝，加封句容郡王，改授金印。帝曰：“世祖征大理时所御武帐及所服珠衣，今以赐卿，其勿辞。”翊曰，又以世祖所乘安舆赐之，且曰：“以卿有足疾，故赐此。”床兀儿叩头泣涕，固辞。别命有司置马轿赐之，得乘至殿门下。

仁宗即位，入朝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兼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延祐元年。讨叛王也先不花等于亦忒海迷失之地，方接战，有敌将持戟而出，床兀儿攀其戟，挥刀斩之，乘势奋击，贼奔溃。遣使告捷，赐尚服。二年，败也先不花将也不干、忽都帖木儿于赤麦干之地。追至铁门关，遇其大军于札亦儿之地，又败之。四年，召入商议中书省事，知枢密院事。大理国进象牙、金饰轿，即以赐之。每见必赐坐赐食，待以宗王之礼。至治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三。后进封扬王。

子七人：曰小云失不花，钦察亲军千户；曰燕赤不花，大司农卿；曰燕帖木儿；曰撒敦；曰燕秃哈儿，阉遗少监；曰答里，袭封句容郡王；曰泼皮罕。

燕帖木儿，事武宗于潜邸，宿卫十余年，特见爱幸，及即

位，授正奉大夫、同知宣徽院亨，皇庆元年，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泰定二年，加太仆卿。三年，迁同金枢密院事，进金书枢密院事。

时倒刺沙用事，灾眚屡见。有右卫千户任速哥与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密议曰：“英宗之弑，倒刺沙等与铁失通谋。今奸臣当国，先帝之仇未复。武宗皇子二人。周王远逃沙漠，难以达意；怀王人望所归，近在金陵，若同心推戴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乃同告于燕帖木儿，燕帖木儿闻之矍然。速哥复说之曰：“公，国之世臣，以顺讨逆，何忧不济？若他日有先我起事者，公必为祸首矣。”燕帖木儿然之。

致和元年秋七月，泰定帝崩，燕帖木儿方总环卫事，留大都，乃与继母察吉儿公主及其党阿剌帖木儿、孛伦赤、刺刺等密议迎文宗立之。八月甲午昧爽，率勇士纳只秃鲁等十七人入兴圣宫，集百官，执中书平章政事乌伯都刺、伯颜察儿，露刃誓众曰：“祖宗正统属在武宗皇帝之子，敢有不顺者斩。”众皆奔散。捕中书左丞朵朵、参知政事王士熙等下于狱，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，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、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乘驿至江皮，奉迎大驾，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简兵扈从。

是日，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，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政事，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，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歹为枢密副使，萧忙古碍为通政使，与中书右丞赵世延、通政院使寒食分典庶务。贷在京寺观钞，募死士，买战马，运京仓粟以馈之，复遣使征各行省之军资器械。

诸臣既受命，未知所谢，燕帖木儿指使南向拜，众愕然，始喻其意。燕帖木儿弟撒敦、子唐其势在上都，密遣塔失帖木儿召之，皆弃其妻子来奔。再遣撒里不花、锁南班趣大驾早发。

又令塔失帖木儿伪为南使云：“诸王帖木儿不花、宽彻普化，湖广、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扈从新天子，旦夕至，民勿疑惧。”以撒敦守居庸关，唐其势守古北口。复命乃马台伪为北使，称明宗从诸王兵南还。撒里不花至自江陵，诏拜燕帖木儿知枢密院事。丁巳，文宗至京师，居大内。

是时，梁王王禅及太尉不花、丞相塔失帖木儿、平章政事买闾、御史大夫纽泽等自上都来讨，次榆林。诏燕帖木儿帅师御之。九月朔，撒敦先驱。至榆林西，乘其未阵薄之，王禅等大败。诏燕帖木儿还都。已而辽东平章政事秃满迭儿等入山海关，至迁民镇，撒敦其众于东沙流河。燕帖木儿与诸王大臣请帝早即大位，以安天下，帝以明宗居长，固辞。燕帖木儿曰：“人心向背之机，间不容发，倘失之，噬脐无及，帝曰：“必不得已，当明诏天下，以著予退让之意。”壬申，文宗即位。

封燕帖木儿太平王，以太平路为其食邑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、知枢密院事，赐黄金五百两、白金二千五百两、钞一万锭、金素织段色绘二千匹、海东白鹞一、青鹞二、豹一、平江官地五百顷。诏将大军拒秃满迭儿于蓟州。次三河，而王禅等军已破居庸关，进屯三家。燕帖木儿乃蓐食倍道而还。抵榆河，闻帝出齐化门视师。单骑见帝曰：“陛下出，民必惊扰，凡战事一以责臣，愿陛下亟还。”帝乃还宫，未几，阿速卫指挥使忽都不花、塔海帖木儿，同知台不花构变，事觉，械送京师斩之。与王禅前军遇于榆河，败之，追至红桥北。王禅将阿拉帖木儿枪刺燕帖木儿，不中，燕帖木儿以刀格其枪，就斫之，中左臂。部将和尚斫忽都帖木儿，亦中左臂。二人皆王禅骁将，敌为夺气，遂退师白浮。燕帖木儿夜遣裨将阿刺帖木儿、孛罗伦赤、岳来吉将百骑鼓噪射其营，敌惊扰，自相蹂躏，王禅等弃甲北走。越数日，

王禅复集散卒来攻，燕帖木儿坚壁不出。是夜，命撒敦脱脱木儿伏敌营前后，吹铜角为夹攻之势，王禅复遁。迟明。追及于昌平北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。

帝遣赐上尊，谕之曰：“丞相亲冒矢石。脱有不虞，其若宗社何？自后以大将旗鼓，督战可也。”对曰：“臣身先诸将，敢后者臣论以军法，若托之诸将，万一失利，悔将何及？”是日，还至昌平。

闻上都将竹温台、阔克袭破古北口，掠石槽。乃遣撒敦为先驱，燕帖木儿以大军继之。转战四十里，至牛头山，擒驸马博罗帖木儿。平章蒙古达实、也克帖木儿等，献于阙下，斩之。

时也先帖木儿、秃满迭儿陷通州，将袭京师，燕帖木儿引还。十月朔，至通州，乘其初至，击之，也先帖木儿等走渡潞河。追至檀子山枣林，也先帖木儿、秃满迭儿与阳翟王太平、国王朵罗碍、平章塔海等来拒，士皆殊死战。唐其势陷阵，刺杀太平，敌始崩溃，也先帖木儿等夜遁。

诸王忽刺碍，指挥使阿刺帖木儿、安童又入紫荆关，犯良乡。燕帖木儿循北山而西，兵士脱衔系囊，盛莖豆以饲马，行且食，至卢沟河，忽喇碍望风败走。是日凯旋入都，帝大悦，赐燕兴圣殿，加号达刺罕，授大平王黄金印，并降制书，赐玉盘、龙衣，珠对衣、宝珠、金腰带。

已而秃满迭儿复入古北口，燕帖木儿战于檀州，败之。万户哈敕那怀率麾下万人降，杀秃满迭儿，获忽刺碍、阿刺帖木儿、安童、朵罗碍、塔海等，尽杀之。

先是，齐王月鲁帖木儿与燕帖木儿叔父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，闻文宗即位，起兵袭上都。壬寅，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宝出降。庚戌，文宗御兴圣殿，受皇帝宝，下倒刺沙于狱。两都平。赐燕帖木儿珠衣二、七宝束带一、白金瓮一、黄金瓶二、海东

白鹞一、青鹞三、白鹰一、豹二。

十二月，置龙翊卫。命燕帖木儿领之。寻升为大都督府。燕帖木儿乞罢相。还宿卫。帝曰：“卿尚未入台，其听后命。”天历二年二月，迁御史大夫，依前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太平王。俄复拜中书右丞相、监修国史、知枢密院事、领都督府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，就佩元降虎符，依前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答刺罕、太平王。

三月，诏燕帖木儿护玺宝北上，觐明宗于行在。监修国史、答刺罕、太平王并如故。明宗拜燕帖木儿太师，仍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中书右丞相。燕帖木儿恃功骄恣，明宗潜邸诸臣待燕帖木儿无加礼，燕帖木儿怒，又怒明宗躬揽万几、潜邸诸臣用事，夺其权宠，乃潜以弑逆之谋白于文宗。未几，明宗暴崩。燕帖木儿以皇后命奉皇帝玺授文宗，疾驱而返，复与诸王大臣劝进。

至顺元年五月，帝命独为丞相以尊异之，凡中书一切政务悉听总裁，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近侍人员及官员人等，敢有隔越闻奏，以违制论。

六月，知枢密院事阉彻伯，脱脱木儿等恶其权重。欲图之，为燕帖木儿所杀。二年二月，建第于兴圣宫之西南，命留守司董其役。寻又立生祠于红桥。诏养其次子塔喇海为皇子。三年二月，又以燕帖木儿兼奎章阁大学士，领奎章阁学士院事。赐龙庆州之流杯园池水碓土田。又赐平江、松江、江阴芦场、荡山、沙涂、沙田等地。燕帖木儿奏言：“平江、松江圩田五百顷，粮七千七百石，愿增为万石入官，以所得余米贍弟撒敦。”诏从之。

四年，文宗大渐，遗诏立明宗之子懿璘真班，是为宁宗，越四十三日而崩。皇后临朝，燕帖木儿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

古思，皇后不听，语详《惠宗纪》。乃迎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于静江。至良乡，燕帖木儿上谒，与之并马行，马上举鞭指画，告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故。妥欢帖木儿无一语酬之。燕帖木儿疑其意不可测，又恐帝即位后究其逆谋。于是妥欢帖木儿至都，迁延数月未正大位，国事皆决于燕帖木儿，白皇后行之。

燕帖木儿取泰定帝后为夫人，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，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。一日，宴赵世延家。男女列坐，名鸳鸯会。见座隅一妇色甚丽，问曰：“此为谁？”欲与之具归。左右曰：“此太师家人也。”至是荒淫日甚，体羸溺血而卒。

燕帖木儿既死，妥欢帖木儿始即位，是为惠宗。七月，立燕帖木儿女伯牙吾氏为皇后，撒敦为左丞相，唐其势为御史大夫。元统二年四月，授撒敦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答刺罕、荣王、太傅、中书左丞相，赐庐州路为食邑，赦世世子孙九死。赠燕帖木儿公忠开济宏谟同德协运佐命功臣，追封德王，谥忠武。

至元元年，撒敦卒，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。伯颜为右丞相，独用事。唐期势忿曰：“天下本我家天下也，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。”遂与其叔父答里交通诸王晃火帖木儿，谋废立。郯王彻秃发其谋。六月晦日，唐其势与其弟塔刺海伏兵东郊，率勇士突入宫中。伯颜及完者帖木儿、定住、阔里吉思等讨令之。唐其势攀殿槛不肯出，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，伯颜曳出斩之。并执皇后，鸩皇于开平民舍。答里举兵反，杀使者哈儿哈伦、阿儿灰用以祆旗。帝遣阿弼谕之，又杀阿弼。率其党和尚、拉拉等逆战。为搠思监、火儿灰、哈刺那海等所败，遂奔于晃火帖木儿。伯颜使孛罗追获之。斩答里于上都，晃火帖木儿自杀。

任速哥者，渤海人。文宗赏其功，授礼部尚书，累迁都水

监。速速从燕帖木儿举兵，推为中书左丞。天历元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坐受贿，徙襄阳，以母老诏留京师，未几死。

史臣曰：“燕帖木儿之材武，盖有祖父之风，然好乱乐祸，左右文宗，以成篡弑之恶。子弟效其所为，相挺为乱，咸就诛夷。昔庆封附崔杼，卒灭崔氏之宗，伯颜附燕帖木儿，卒杀唐其势、塔刺海，奸人反覆噬螫，何其相似哉！”

## 卷一百七十三

## 列传第七十七

唆 都 百家奴  
李 恒 世 安  
来阿八赤 樊 楫  
李天祐 唐 琮

唆都，扎刺儿氏。骁勇善射，宿卫世祖潜邸。从征大理。李璿叛，又从诸王哈必赤平之。还言于胡曰：“郡县奸民多从间道鬻马于宋境，乞免其罪，籍为兵。”从之。得兵三千人，以千人隶唆都为千户，命守蔡州。

至元五年，阿术等围襄阳，命唆都巡逻，夺宋金刚台、箐基窝、青涧寨、大洪山、归州洞诸隘。猝遇宋兵，败之，斩首三百余级。七年，宋将范文虎率舟师驻礮子滩，丞相史天泽命唆都拒却之。明年，又败文虎于湍滩，擢总管，分东平卒八百隶之。十年，攻樊城，唆都先登。襄阳降，再与五千人，赐弓矢、袭衣、白金等。入觐，擢郢、复等州招讨使。十一年，移戍郢州之高港。败宋师。斩首五百级，获裨校九人。从大军济江。

十二年，建康降。参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抚，改建康安抚

使。十三年，攻平江、嘉兴，皆下之。帅舟师，会伯颜于皋亭山。宋平，诏伯颜以宋主入朝。留参政董文炳守临安，令自择副。文炳请留唆都，从之。时衍、婺诸川皆起兵，文炳谓唆都曰：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。公往镇之。”至州，方十日，衢、婺、徽连兵来攻，唆都一战败之，获章知府等二十二人，复婺州。又败宋将陈路钤于梅岭，斩首三千级，又复龙游县。攻衢州，衢守备其严，唆都亲率诸军先登，拔其城。宋丞相留梦炎降。攻处州，斩首七百级。又攻建宁府松溪、怀安等县，皆下之。

十四年，迁福建道宣慰使，行征南元帅府事，听右丞相塔出节制。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，泛海会于广州之富场。将行，信州守臣来求援曰：“元帅不来，信不可守，今邵武方屯兵观衅，元帅旦往，邵武兵夕至矣。”唆都告于众曰：“若邵武不下，则腹背受敌，岂独为信州之患乎。”乃遣周万户等往招降之。唆都趋建宁，遇宋兵于崇安，军容甚盛。令其子百家奴及杨庭璧等数队夹击之。范万户以三百人伏祝公桥，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门外。庭璧陷阵深入，宋兵败走，伏兵起邀击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宋丞相文天祥、都督张清合兵，将袭建宁。唆都夜设伏败之。转战至南剑州，败张清。知州王积翁走福安，遂以城降。进攻兴化军，知军陈瓚已乞降，复闭城拒守，唆都临城谕之，矢石雨下。乃造云梯，攻拔其城，巷战终日，斩首三万余级，获瓚，支解以在徇。分兵授百家奴，装大舰追世杰。自将攻清州，知州何清降。进攻潮州，知州马发固守不下，唆都恐失官场之期，乃舍之去。

十五年，至广州，塔出令还攻潮州。发城守益备，唆都塞堑填濠，造云梯、鹅车，日夜急攻，发潜遣入焚之，二十余日不能克。唆都令于众曰：“能先登者，白身拜官，有官者增秩。”

总管兀良哈耳先登，诸将继之，战至夕，宋兵溃，发死之，遂取潮州。进拜参知政事，行省福州。征入觐，帝以江南既定，将有事于海外，迁左丞，行省泉州，命招谕岛夷诸国。十八年，改右丞，行省占城。

十九年，卒战船千艘出广州，浮海伐占城，分东南北三道攻之，占城兵败，官军入其木城，其酋遁入山谷，伪请降，诏之，不至。唆都进讨鸟里、越里诸小夷，皆下之，屯田积谷以给军食。二十一年，镇南王脱欢征交趾，诏唆都帅师会之。败交趾兵于清化府，夺义安关。脱欢命唆都屯天长，以就食，与大营相距二百余里。二十二年，脱欢引兵还，唆都未知也。交趾人告之，弗信，及至大管，已空矣。贼据乾满江，断其归路，唆都力战，死之。事闻，赠荣禄大夫，谥襄愍。子百家奴。

百家奴，至元五年，从元帅阿术攻襄阳，筑新城。七年，以质子从郡王合达，败宋兵于礮子滩。八年夏四月，宋殿帅范文虎等督粮运，输襄阳，昼夜不绝，百家奴乘战船顺流至鹿门山，塞宋粮道，拒文虎，累有功，河南行省命为管军总把。

后隶丞相伯颜麾下。擢为知印。从攻鄂州，百家奴深入，身被数创。从破沙洋堡，以立云梯于东角楼，功第一，赐弓矢，衣甲。又从破新城，宋将王安抚弃城宵遁。伯颜以百家奴前后战功上内，世祖大悦，曰：“此人之名，朕心不忘，兵还时大用之，朕不食言也，今且以良家女及银碗一赐之，以为券。”

从围汉阳，自沙武口曳船入江，宋制置夏贵来拒战，百家奴与暗答孙突入敌陈击之，宋兵奔溃，遂登江南岸，获其战船、器甲甚众。转战至黄州，日暮，追击夏贡至白虎山，夜分乃还，未几，复攻破金牛坝。

十二年春正月，与千户薛赤千取鸡笼洞，还至瑞昌县，进夏贵溃兵，复败之，是时，宋遣兵救瑞昌，未至而城已下，复

击宋救兵，得宋所执北兵五人，围江州，宋安抚吕师夔以城降。东下池州，从大军败宋平章贾似道于丁家洲，夺战船五，擒宋统制王文虎。又从伯颜略地宣州，百家奴为前锋，与敌兵战喃呢湖，败之，李其战船三百。伯颜令谒只里第诸将战功，赏百家奴银币以旌之，仍命为管军总把。俄从伯颜入朝，加进义校尉。赐银符，攻丹阳、吕城，破常州，皆有功。至平江，都统王邦杰以城降。嘉兴、湖州皆不烦兵而下。

十三年，领新附军守镇江。未几，复从右丞相博鲁欢攻秦、寿二州，中流矢，创甚。后数日，与万户叶了虔将兵攻泰州新城，百家奴裹创先登，破之，复被两创。从阿术攻下扬州，得宋制置李庭芝、都统姜才，擢武略将军，换金符，为管军总管，镇高邮白马湖。是时，行省以百家奴袭父唆都建康安抚使，仍领本翼军

顷之，略地福建，定衢、婺、信等州。至新安县，击斩宋赵监军、詹知县，擒江通判。道与畚军遇，败之。鼓行而东，沈安抚以建宁府降。攻拔南剑州，张清、聂文庆遁去。至福州王安抚率众出降。进拔兴化，擒成安抚及白牒都统。张世杰军于泉州，乘战船入海。百家奴追世杰于惠州甲子门。进至同安县答关寨，濒海县镇悉招谕下之。白望丹等以战船三千艘来降。十三年十二月，宋益王昷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。

明年春正月，振旅而还。三月，偕宙奉降表来朝，未至，授昭勇大将军，赐虎符，管军万户。七月，湖于上都，升镇国上将军、海外诸蕃宣慰使，兼福建道市舶提举，仍领本翼军守福建，俄兼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。是时，福建多水灾，百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，贫民全活甚众。十一年，朝京师，改正奉大夫、宣慰使、都元帅。

二十二年，从父唆都征交趾，唆都战歿，百家奴从脱欢引

兵还。二十七年，除建庆路总管。武宗即位，迁镇江路总暂。至大四年，金疮发，卒于家。

李恒，字德卿，西夏宗室子也。太祖伐西夏，其祖守兀纳刺城，城陷，不屈死。子惟忠，方七岁，求从父死，宗王哈札尔留养之。从嗣王移相哥伐金，有功。移相哥封淄川，以惟忠为达鲁花赤，佩金符。惟忠生恒，移相哥妃爱其颖异，抚之为子。

时宗王例遣府官一人，参决尚书事，恒代其兄为之。李璫谋逆有迹，恒从惟忠入京师告变，璫系其家人狱中，璫诛，得出，授恒淄莱路奥鲁总管，佩金符。

至元七年，改宣武将军、益都淄莱路新军万户，从围宋襄阳，卒所部筑万山堡，扼其陆路。宁将吕文焕以小舟潜渡汉水，侦军势，恒设伏败之，于是水路亦断。十年春，攻樊城，恒以锐卒先登。樊城陷，襄阳遂降。捷闻，世祖赐以宝刀，迁明威将军，佩虎符。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伐宋，进至郢州。宋人以重兵戍郢，锁战舰为阵。伯颜凿黄湾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，弃郢去，留恒为后拒，败宋追兵，进拔沙洋，新城。复败宋将夏贵于阳逻口，恒先登陷阵，额中流矢，伯颜止之，恒战益力，射杀贵子松。鄂、汉俱下，迁宣威将军，赐白金五百两。

十二年，宋将高世杰窥汉、沔，乃遣恒还守鄂州。十三年，从右丞阿里海涯败宋师于荆口，禽高世杰。遂拔岳州及沅州之沙市。传檄归、峡、辰、沅、靖、澧、常德诸州，皆下之。徙镇常德。

阿里海涯徇地湖南，伯颜在浙西，世祖以地远授疏，诏恒与宋都碍、吕师夔等开元帅府于江西，以恒为左副都元帅。禽宋将熊飞于建昌。进围隆兴，宋将刘槃请降，恒觉其诈，阴备之，槃果以精兵来袭，恒大破之。槃乃降。军中有得宋丞相文

天祥与建昌吏民书，恒焚之人心始靖。宋吉州知州周天慎、广东经略徐直谅皆请降，前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亦以邵武降。

会阵宜中、张世杰等立益王晟于闽，州县响应。恒败吴浚兵于南丰。世杰进裨将张文虎与浚合，恒败之兜港。浚走从天祥于瑞金，恒又败之，天祥走汀州。恒遣镇抚孔遵追之。并败赵孟頫兵，取汀州而还。隆兴帅府诬富民与贼通，已戮百余有，恒察其枉，尽释之。帅府改宣慰司，加昭勇大将军、同知江西宣慰司事。寻加镇国上将军、福建宣慰使。又改江西宣慰使。天祥再取汀州，围赣州，或言天祥坟墓在吉州，若发之则天祥自败。恒不从，分兵援赣，自率精兵袭天祥于兴国。天祥走，追至空坑，获天祥妻女，降其众二十万。诏与右丞阿剌罕、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。众谓宜趋福建，恒曰：“诸军尽趋福建，若彼窜广东，则江西非我所有，宜从闽、广夹攻。”众然之。兵逾梅岭，果与宋师遇，大败之，益王走碭州。十四年，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。

十五年，宋益王昀，张世杰等复立卫王晟，诏以恒为蒙古汉军元帅经略广东。恒进克英德府与广州之清远县，败其将王道夫、凌震。遂入广州。世杰等移屯崖山。时江淮行省都元帅张宏范舟师未至，恒按兵不动，分遣诸将略定梅、循诸州。凌震复寇广州，恒败之，禽将吏宋迈以下二百人。十六年二月，宏范至自漳州，恒率所部赴之，大破世杰等于崖山，陵秀夫抱其主晟蹈海死。是日黑气如雾，有乘舟南遁者，恒以为宋主晟追至高化，询降人，始知晟已死，遁者，乃张世杰。世杰俄亦溺死于海陵港。岭海悉平，恒入觐，世祖赏劳甚厚，将士预宴者二百余人。

十七年，拜资善大夫、荆湖行省左丞。十九年，乞解军职，命其长子散木船袭本军万户。是年，大军讨占城，诏恒供给军

资。二十一年，诏恒从皇子镇南王假道于交趾，以讨占城。其王陈日烜拒命。二十二年，恒等缚筏为桥，渡富良江，破其天长府。日烜航海遁。恒欲城天长，储粮待贼来攻。众议不果，会盛暑霖潦，军中疫作。遂班师。王命恒殿后，且战且行。贼闭永平关。以药弩射恒贯膝，负创奔关出。至思明州，毒发卒。年五十。

恒纯孝，濒死谓左右曰：“为吾语昆弟妻子，吾不得以时丧父，今弃吾母而死，吾目不瞑矣。”恒卒，家人秘之，不使其母知。恒再见梦于母曰：“儿已战死日南。”其母泣言：“吾再梦如是，岂诚然耶？”家人始以情告之。赠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谥武愍，再赠推忠靖远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，追封滕国公。

三子：世安，一名散木碍；世雄，一名囊家歹。益都淄莱万户；世显，一名宋都碍，同知湖南宣慰司事。

世安，字彦豪。从恒定江南，授广州路达鲁花赤。败宋兵于海珠寺，又从恒破崖山，论诸将功赏，中书省抑之。世安言于执政曰：“非重赏，无以得人死力。大功既成，不可失信。”执政从之。以金银符畀世安散给。迁新军万户。寻擢同知江西宣慰司使。特旨世袭益都淄莱上万户。恒卒，起复金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事，兼本军万户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立尚书省，世安僉行尚书省事。黠借诬告宋故相章鉴匿国玺及宋宗室。诏世安率所部捕之。世安以百骑至鉴家；搜索无验，请坐僧诬告，又发其胁取富室宝货事，桑哥庇之，事寝不报。

二十五年，獠贼反，命世安讨之。世安冒大雨夜行五十里至信丰。出贼不意，斩馘殆尽。擢尚书省参知政事。二十七年，獠复叛，使裨将解青捣其巢穴，一战平之。南丰、广昌贼继起，

使弟世雄往，谕以祸福。贼降，世安诛首恶六人，余尽贷之。尚书省罢，独留世安一人改中书参知政事。先是，官差民户典仓库，往往亏折，填偿至于破产。世安择府史代充其役，著为令，民德之。三十年，省院以所获盗四百余人，使世安莅杀，世安与都事周元德详为讞定。仅戮二人。

元贞初，出为江浙行行参知政事，改河南行省。秩满，迁湖广行省左丞，供平章刘国杰西征馈运。道路险恶，率斗粟运费十余石，世安与役夫均其劳苦往返，期年，军兴不乏。

至大初，召入，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枢密院事，提调诸卫屯田。皇庆元年，赐只孙顺金绣段、金鞍辔、弓箭，日给世安母尚酝一壶。二年，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

延祐二年，宁都县以经理钱粮激民变，省臣遣兵讨之，坚守不下，乃请世安往。世安以不兼提调兵马之职，非所当任，同僚固请不已，世安移咨枢密而后往，月余获其渠魁，余悉不向。赐三珠虎符。

三年，以母年九十，乞养归。至顺元年，诏给一品全俸。二年，卒。

四子：杞，翰林直学士；屿，怀远大将军，袭万户；岩，栖霞县达鲁花赤；嶠，江西行省理向。

初，世安以本军万户让其弟世雄。世雄在职十年，复让还于屿。屿卒，让于世雄子繁。繁曰：“父让而子夺之，可乎？”不肯就，乃使世安孙保袭父职，保又让于屿子顺。时论美之。

来阿八赤，河西人。父术速忽里归太祖，选居宿卫，继命掌膳事。宪宗大举伐宋，攻钓鱼山，命诸将议进取之计。术速忽里言于帝曰：“川蜀之地三分，我有其二，所未附者巴江已下数十州而已。地削势弱，兵粮皆仰给东南，故死守以抗我。蜀地岩险，重庆、合州又其藩屏，皆新筑之城，依险为固。今

顿兵坚城之下，未见其利。曷若城二郡之间，选锐卒五万，命宿将守之，与成都旧兵相出入，不时扰之，以牵制其援师。然后大军乘新集之锐，用降人为向导，水陆东下，被忠、涪、万、夔诸小郡，俟冬水涸，瞿唐三峡不日可下。出荆楚，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。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，其上流重庆、合州孤危无援，不降即走矣。”诸将曰：“攻城则功在顷刻。”反以其言为迂。卒不用。

以阿八赤往监元帅纽邻军，遏宋人援兵，驻重庆上流之铜罗峡，夹江据崖为垒。宋都统甘顺自州溯流西上来攻，阿八赤预积薪于二垒，然火鼓噪，矢石如雨，顺流而进。宋人力战，不能支，退保西岸。敛兵自固。黎明复至，阿八赤身率精兵，缘崖而下，宋人败走，斩获千人。帝闻而壮之，赐银二锭。

宪宗崩，阿八赤从父归。世祖即位，问以川蜀之事，阿八赤历陈始末，诵其父前言以对。世祖抚掌曰：“当时若从此策，东南其足平乎？朕在鄂渚，日望上流之声势也。”

至元七年，大军围襄樊，发河南、北粮储聚于淮西之义阳。虑宋人剽掠，命阿八赤督运。二日而毕。既还，世祖大悦，以银一锭赐之。十四年，立尚膳院，授中顺大夫、同知尚膳院事。十八年，佩三珠虎符，受通奉大夫、益都等路宣慰使、都元帅。发兵万人开运河，有两卒自伤其手以示不可用。阿八赤奏闻斩之。二十年，以与姚演侵用官钞二千四百锭，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，诏征偿，仍议罪。二十一年二月，罢阿八赤开河之役。是年，调同佥宣徽院事，复降虎符，投征东招讨使。二十二年。授征东宣慰使都元帅。

皇子镇南王征交趾，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召见，世祖亲解衣衣之。并赐金玉束带及弓矢、甲冑。二十三年，改征交趾行省右丞。二十四年，又改湖广等处行尚书省右丞，诏江

淮、江西、湖广、云南四省所发士马，俾阿八赤阅视。九月，领中卫亲军千人，从皇子至思明州。贼阻险拒守，与贼战于女儿关，斩馘万计，余众弃关走。于是大军深入，进至王城，陈日煊空城而遁。阿八赤曰：“贼弃巢穴匿山海者，待吾之敝而乘之耳。将士多北人，春夏之交瘴疠作，贼弗就擒，吾不能久待矣。今出兵分定其地，招降纳附，勿纵士卒侵掠，急捕日煊，此策之善者也。”时日煊屡遣使约降，欲以赂缓我师。诸将皆信其说，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。久之。军乏食，日煊不降，拥众据竹洞、安邦海口。阿八赤率兵往攻之。屡与贼遇，贼兵败遁。会将士疾疫不能进，降人复叛，所得关隘皆失守，乃议班师。且战且行，日数十合，贼据高险，发毒矢，士卒裹疮以战，护皇子出贼境，阿八赤中毒矢三，首项股皆肿，遂卒。

子寄僧，为水达达屯田总管府达鲁花赤。乃颜叛，战于高丽双城。调万安军达鲁花赤。平黎蛮有功，迁雷州路总管，卒。

孙完者不花，同知潮州路总管府事；次秃满不花、也先不花、太不花。

樊楫，冠州人。初为军吏，从阿里海涯下鄂州、江陵有功，以行省命为都事。宋平，改员外郎。从阿里海涯定广西有功，擢郎中。从张宏范攻崖山，进参议行中书省事、同知湖南宣慰司。

二十一年，擢金荆湖占城行中书省事，从阿里海涯征交趾，未至而还。

二十四年，复讨交趾，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时三路进兵，镇南王与右丞程鹏飞分二路：一入云平，一入女儿关。楫与参政乌马儿将舟师入海，与贼船遇于安江口。楫击之，斩首四千级，遂至万劫山，与镇南王兵会。十二月，进攻王城，陈日煊弃城走噉喃堡。

二十五年正月，楫攻啖喃堡，破之，日烜走入海。交趾人皆匿其粟而逃，军乏食。二月，王命班师。楫与乌马儿将舟师还，贼邀遮于白藤江，舟胶浅，力战，自卯至酉，楫被创，投水中，贼钩致杀之。

乌马儿与其妻妾及楫之妻妾皆为交趾人所获。乌马儿旋病卒。后交趾人归楫与乌马儿之丧并其妻妾，诳言楫亦病死云。初楫为阿里海涯军吏，擢至行省参政。及阿里海涯卒，楫与湖南宣慰使张鼎新，同以党附阿里海涯免官，命下，楫已战歿。

至顺二年，赠楫推忠宣力效节功臣、江浙行省、上党郡公，谥忠定。

楫部将李天祐，清平人，以行省都事从楫征交趾。楫使天祐追陈日烜至宏县，败之。进次塔山洋，又败之，斩首二千级，从楫班来师，至白藤江，兵溃，天祐等俱被执。交趾人断其发囚之。守者懈，天祐遂脱还。官至象山尹。卒。

时死事者又有唐琮。琮，内乡人，父庆，宋诸军统制，来降，官江汉军民安抚使。琮袭父职，赐金虎符，进管军总管。至元二十年，改授唐州万户。二十四年，移屯道州。从镇南王征交趾，战于三江口，兵败，歿于阵。年四十九，琮待士卒有恩，及战死，有剖股肉以祭之者。子世忠袭。

史臣曰：“世祖使脱欢伐安南，可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者矣。精兵猛将殒身锋镝，唆都、李恒死，来阿八赤、樊楫等继之。脱欢之获免，盖幸尔，孟子之言，何其不爽耶！”

## 卷一百七十四

### 列传第七十八

史 弼 高 兴\$ 亦黑迷失

史弼，字君佐，一名塔刺浑，蠡州博野人。曾祖彬，有胆勇，木华黎兵南下，蠡州闭城自守，彬率乡人数百家诣营门请降，木华黎书帛为符，遣还。既而城破，独彬与同降者得免。

弼长通国语，膂力绝人，能挽强弓，里门有石狮重四百斤，弼举之，置数步外。潼关守将王彦弼奇其材，妻以女，又荐于左丞相耶律铸。弼从铸至北京，近侍火里台见弼所挽弓，以名闻世祖。召之，试以射，连发中的，令给事左右，赐马五匹。

中统末，授金符、管军总管。从刘整伐宋，攻襄、樊。出挑战，射杀二人，因横刀大呼曰：“我史奉御也！”宋兵却退。至元十年，诸将分十三道围樊城，弼攻东北隅，凡十四昼夜，破之，杀其将牛都统。襄阳降，上其功，赐银及衣锦、金鞍、进怀远大将军、副万户。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东下，攻沙洋堡，飞矢中臂，城拔，血濡襟袖，事闻，赐金虎符。军至阳罗堡，伯颜誓众曰：“先登南岸者为上功。”史格一军先渡，为宋将程鹏飞所败。弼率所部继进，鹏飞败走，擒其将高邦显等。大军登南岸，论弼功第一，擢定远大将军。鄂州平，进至大孤山，

大风，伯颜命弼祷于山神，风立止。

大兵驻瓜州，阿塔海言：“扬子桥乃扬州出入之道，宜立栅，选骁将守之。”伯颜授弼三千人立木栅，据其地。弼遽以数十骑抵扬州城，或止之曰：“宋将姜才倔强，未可易也。”弼曰：“吾栅扬子桥，据其所必争之地，才乘未固，必来攻我，则我之利也。”才果以万众，乘夜来攻，人挟束薪填堑。弼戒军士无哗，俟其至，发樯木、炮石击之，杀千余人，才乃退。弼出兵追之。会相威、阿术兵继至，大战，才败走，擒其将张都统。

十三年六月，才复以兵夜至，弼三战三胜。天明，才见弼兵少，进围弼，弼复奋击之，骑士二人挟火枪刺弼，弼挥刀御之，皆左右仆。”及突围，追者尚数百骑，弼殿后，敌不敢近，才奔泰州。及守将朱焕以扬州降，使麦术受其降于南门外，而弼从数骑由保城入扬州，出南门与之会，以示不疑。授昭勇大将军、扬州诸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兼万户。冬，迁黄州等路宣慰使。

十五年，入朝，迁中奉大夫、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行黄州等路宣慰使。盗起淮西据司空山，弼讨平之。十七年，南康都昌盗起，弼戮其党与数十人，宥其胁从者。江州宣课司税及米，米商不至，民皆罢市，弼立蠲之。十九年，改浙西宣慰使。二十一年，黄华反建宁，春复霖雨，米价涌贵，弼发米十万石，平价赈之，而后闻于行省，省臣欲增其价，弼曰：“吾不可失信，宁辍吾俸以足之。”省臣不能夺，益出十万石，民得不饥。改淮东宣慰使，弼凡三莅扬州，民刻石颂之，号《三至碑》。迁佾书沿江行枢密院事，镇建康。

二十六年，平台州盗杨镇龙，拜尚书左丞，行淮东宣慰使。冬，入朝。时世祖欲征爪哇，谓弼曰：“诸臣为吾腹心者少，

欲以爪哇事付汝。”对曰：“陛下命臣，臣何敢自爱！”二十七年，遥授尚书省左丞，行浙东宣慰使，平处州盗。

二十九年，拜荣禄大夫、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率诸将征爪哇，以亦黑迷失、高兴副之。付金符百五十、币帛各二百匹，以待有功。十二月，弼以五千人发泉州，风急，舟掀簸，士卒皆数日不能食。过七洲洋、万里石塘，历交趾、占城界，明年正月，至东董西董山、牛崎屿，入混沌大洋橄揽屿，假里马答、勾阑等山，伐木造小舟以入。时爪哇与领国葛郎构怨，爪哇酋哈只葛达那加刺，已为葛郎酋哈史葛当所杀，其婿土罕必阁耶攻哈只葛当，不胜，退保麻喏八歇，闻弼等至，遣使以其国山川、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，求救。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，大破之，哈只葛当走归国。高兴言：“爪哇虽降，倘中变，与葛郎合，则孤军悬绝，事不可测。”弼遂分兵三道，与兴及亦黑迷失各将一道，攻葛郎。至答哈城，葛郎兵十余万迎敌，自旦至午，葛郎兵败，入城自守，遂围之。哈只葛当出降，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。

土罕必阁耶乞归易降表，及所藏珍宝入朝，弼与亦黑迷失许之，遣万户担只不丁、甘州不花，以兵二百人护之归国。土罕必阁耶于道杀二人以叛，乘军还，夹路攘夺。弼自断后，且战且行三百里，得登舟，历六十八日夜，达泉州，士卒死者三千余人。有司数其俘获金宝香布等，直五十余万，又以没理国所上金字表，及金银犀象等物进。朝廷以弼亡失多，杖十七，没家资三之一。

元贞元年，月儿鲁那延奏：“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万里，入近代未尝至之国，俘其酋及谕降傍近小国，宜加矜怜。”遂诏以所籍还之。至大三年，起同知枢密院事，出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。延祐五年，擢中书平章政事，加银青荣禄大

夫，封鄂国公。卒，年八十六。

高兴，字功起，蔡州人。少慷慨，多大节。力挽二石弓。尝猎南阳山中，遇虎，众惊走，兴神色自若，发一矢毙之。至元十一年冬，挟八骑诣州，谒宋制置陈奕。奕使隶麾下，且奇兴相貌，以甥女妻之。

十二年，丞相伯颜伐宋至黄州，从奕出降，伯颜承制授兴千户。从破瑞昌之乌石堡、张家寨，进拔南陵。行省上其功，世祖命兴专将一军，常为先锋。宋张濡杀使者严忠范等于独松关，伯颜使兴问罪。师次溧阳，再战，斩其将吴、李、杜三总管，擒裨将祝亮等四十二人，遂破溧阳，斩首七千级，授金符，为管军总管。从攻银墅，拔建平，由间道夺独松关，进至武康，获张濡。

十三年春，宋降，伯颜北还，留兴以兵取郡县之未下者，降建德宋方回、婺州守刘怡。衢、婺二州已降复叛，章洧自为婺守，兴以五千人讨之。七战，至破溪，相持四十余日。兴兵少，力战，溃围出，至建德，与援兵合。进战兰溪，斩首三千级，复取婺州，擒章犹斩之。又战衢州城下，斩首五百级，连战赤山、陈家山园、江山县，斩首三千级，虏五百人，献魏福兴等七人于行省，余尽戮之，衢州平。追宋嗣秀王与择入闽，与择据桥，阵水南，兴率奇兵夺桥进战。杀其观察使李世达，擒与择父子及裨将二，获印五、马五百匹。下兴化，降宋参知政事陈文龙、制置邱德传等百四十人，获海舶七千余艘。迁镇国上将军、管军万户。

十四年春，还镇婺州，佩元降虎符，充招讨使。东阳、玉山群盗张念九、强和尚等杀宣慰使陈佑于新昌，兴捕斩之。复从都元帅忙古台平福、建、漳三州，破敏阳寨，屠福成寨。十五年夏，诏忙古台立行省于福建，兴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以镇

之。政和人黄华，邵武人高日新、高从周聚众叛，皆讨降之，以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。

十六年秋，入朝，侍燕大明殿，悉献江南所得珍宝，世祖曰：“卿何不少留以自奉！”对曰：“臣素贫贱，今幸富贵，皆陛下所赐，岂敢隐盗贼之物！”帝悦曰：“直臣也。”兴奏：“臣部五千人冒死百战，乞官之。”帝命兴定其差等，颁爵赏。迁兴浙东道宣慰使，赐西锦服、金线鞍辔。

十七年，漳州盗数万据高安寨，官军讨之二年不能下。诏以兴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，与完者都等讨之。直抵其壁，贼乘高瞰下。兴命人挟束薪自蔽，至山半，弃薪而退，如是六日，诱其矢石尽，乃燃薪焚其栅，遂平之。十八年，盗陈吊眼聚众十万，连五十余寨，扼险自固。兴攻破其十五寨，吊眼走保千壁岭。兴上至山半，诱与语，掣其手下斩之，州境悉平。

十九年，入朝，赐银五百两、钞二千五百贯及锦衣、鞍辔、弓矢。改浙西道宣慰使。降人黄华复叛，有众十万兴与战于铅山，获八千人。华攻建宁，兴疾趋，与福建军合，华走江山洞。追至赤岩，华败走，赴火死。二十一年，改淮东道宣慰使。二十三年，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平婺州盗施再十。改浙东道宣慰使。

二十四年，尚书省立，拜行尚书省参知政事，捕斩盗首柳分司于婺州。丁母忧。诏起复，讨处州盗詹老鹞、温州盗林雄。兴潜由青田捣其巢穴，战叶山，擒老鹞及雄，斩于温州市。又奉省檄平徽州盗汪千十等。二十八年，罢福建行省，以参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，谕漳州盗殴狗降之。召入朝，拜江西行省左丞。

二十九年，复立福建行省，拜右丞。爪哇黥使者孟祺，诏兴为平章政事，与史弼、亦黑迷失讨之，赐玉带、锦衣、甲冑、

弓矢、大都良田千亩。三十年春，浮海抵爪哇。亦黑迷失将水军，兴将步军，会八节涧，爪哇酋婿土罕必阁耶降。进攻葛郎国，降其酋哈只葛当。又谕降诸小国。哈只葛当子昔刺八的、昔刺丹不合，遁入山谷，兴独帅千人深入，虏昔刺丹不合。还至答哈城，史弼、亦黑迷失已遣使护土罕必阁耶归国，具入贡礼。兴深言其失计。土罕必阁耶果杀使者以叛，合众来攻，兴等力战却之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。诏治纵爪哇者，弼与亦黑迷失皆获罪，兴独以不预议，且功多，赐金五十两。

成宗即位，复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赐玉带，号拔都鲁。大德三年，汀州总管府同知阿里，挟怨告兴不法，召入对，尽得其诬状，阿里论死。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赐海东青鹞，命其子伯颜入宿卫。四年，遣使赐海东白鹞、葡萄酒、良药。八年，授枢密副使。十年，进同知枢密院事，皆兼平章。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

武宗即位，召见，拜左丞相，商议河南省事，赐以先朝御服。兴素与张瑄善，瑄父子坐法死，兴叹息曰：“海军无张、朱，陆军无刘二拔都，则吾死亦久矣。”哭之恸，至失明。皇庆二年秋九月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赠推忠效顺佐理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梁国公，谥武定。元统三年，加封南阳王。

子六人：久住，泉州总管；长寿，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；忙古台，袭万户；伯颜，同知建国路总管府事；完者都，辰州路总管；宝哥，治书侍御史。

亦黑迷失，畏吾儿人。至元二年，入备宿卫。九年，奉世祖命使海外，入李罗国。十一年，偕其国人，以珍宝奉表来朝，帝嘉之，赐金虎符。十二年，再使其国，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，赏赐甚厚。十四年，授兵部侍郎。

十八年，拜荆湖占城等处行中书参知政事，招谕占城。二十一年，召还，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，观佛钵舍利，赐以玉带、衣服、鞍辔。二十二年，自海上还，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管领镇南王府事，复赐玉带。与行省右丞唆都征占城，亦黑迷失言于镇南王，请屯兵大浪湖，观衅而后动。王以闻，诏从之。竟全军而归。

二十四年，使马八儿国，取佛钵舍利，浮海阻风，行一年乃至。得其良医善药，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，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。尝侍帝于浴室。问曰：“汝逾海者凡几？”对曰：“臣四逾海矣。”帝悯其劳，又赐玉带，改资德大夫，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，行泉府太卿。

二十九年，召入朝，尽献其所有珍异。时方议征爪哇，立福建行省，亦黑迷失与史弼、高兴并为平章政事。诏军事付弼，海道事付亦黑迷失，仍谕之曰：“汝等至爪哇，当遣使来报。汝等留彼，其余小国即当自服，可遣使招徕之。彼若纳款，皆汝等之力也。”军次占城，先遣郝成、刘渊谕降南巫里、速木都刺、不鲁不都、八刺刺诸小国。

三十年，攻葛郎国，降其酋哈只葛当。又遣郑珪招谕木由来诸小国，皆遣子弟来降。爪哇酋婿土罕必阁耶既降，归国复叛。诸将议班师，亦黑迷失欲如帝旨，先遣使入奏，弼不从，遂引兵还，以所俘及诸小国降人入见。帝罪其与弼纵土罕必阁耶，没家资三之一，杖十七。寻还其家资。以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，兼会同馆事，告老家居。仁宗念其屡使绝域，诏封吴国公。卒。

史臣曰：“世祖不得志于安南，复讨爪哇。海道悬绝，以五千之众贸然深入，可谓行险侥幸，轻于一掷者矣。其丧师辱国，非诸将之罪也。”

## 卷一百七十五

## 列传第七十九

朱	清	张	瑄
文	虎	黄	真
刘必显		罗	璧
黄	头	咬	童

朱清，字澄叔，扬州崇明人。宋末，濒海姚刘沙初涨，清母集亲旧十余家缚芦为屋，捕鱼以给衣食。

先是，宋宰相贾似道征相士张锦堂观气色，似道将坐拂几茵者三，锦堂谬曰：“公忧民忧国，颜色未和，请俟异日。”似道使门客数请，辄曰：“未可。”后使亲密问之，锦堂曰：“一尘尚不容，安能治天下。”似道怒，欲杀之。锦堂望紫气在东北海上，乃易姓名潜至太仓，渡海寓于崇明，寻其地，乃新涨姚刘沙也。见三、五少年，皆颀伟，及见清，身長八尺，貌如彪虎，锦堂乃拜于地曰：“不图今日得见贵人。”清母及诸妇争笑之，锦堂所见少年，即黄、刘、殷、徐、虞五万户也。

张瑄，平江嘉定人。幼孤，从母乞食。及长，丰姿魁岸，膂力过人。好饮博，乡里以恶少年目之。朱清贩私盐，入吴淞江，至新华镇易米，遇瑄，结为兄弟。为巡盐吏所获，系平

江军狱，共十八年，提刑洪起畏来莅斩，是夕梦二白虎率群虎伏于前，寤，以为不祥。旦出视事，狱卒枷众从囚跪厅下，孔目取准伏以笔付清，清涂五指尖以押纸，瑄亦如之。洪奇其状貌，以为应梦兆，乃谕之曰：“今中原大乱，汝辈皆健儿，当为国家立恢复之功。”遂释之。

清等归，仍劫掠为群盗。尉司捕之急，乃携老幼，泛海至胶州，来降。世祖授清、瑄，俱为管军千户。其从者亦授百户、总把。

至元十三年，丞相伯颜以大军趋临安，清、瑄亦率所部克上海，入吴淞江。宋主纳款，清、瑄运宋帑藏至大都。后从张宏范克崖山，真授千户、武略将军，佩金符。

十七年，从元帅阿塔海招海中群盗，又平陈吊眼于福建。

十八年，宋都统崔顺有众五千、战舰百艘，数寇山东沿海州县。冬，泊于紫雾岛，世祖命清招抚之，问用兵多少。清曰：“但率壮士二人，及朱虎在此，不烦兵力。”虎，清之次子也。清乘舟至紫雾岛，贼矢发如雨。清呼曰：“我朱相公也，皇帝命我招崔都统。从我者。共取富贵。”众指一巨舰，为都统舟，清等即登舟。顺闻之，甲而出，清宣读诏书，乘间即掙顺首，斩以徇，众皆誓服请降。时车驾驻天门镇，清上谒，赏赉甚厚。

二十年，命阿塔海统舟师，瑄为招讨使，清为总管，东征日本。师至八角岛，无功而返。

二十一年，仍与阿塔海率舟师一万五千人伐占城。

二十二年，创行海运，从清、瑄之议也。乃以清行海道运粮万户府事，瑄为海运千户。二十四年，命清子济，瑄子文虎，并为千户，运粮十七万石讨交趾。以海运劳，遥授清镇国上将军，真除江东道宣慰使，兼领漕事。二十七年，运辽

阳、高丽粮，加骠骑卫上将军，赐银印以宠之。清奏蠲建康淘金税役，免溧阳岁课，以苏民力。又讨平泾县贼赵良绘。

元贞二年，授资善大夫、河南行省参知政事。大德三年，擢大司农。四年，迁行省左丞，赐玉带。瑄亦至资善大夫、江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迁左丞。清、瑄并移居于太仓。太仓为昆山惠安乡之属地，不满百家。清、瑄营建第宅，开海道通于直沽，粮艘商舶云集于市。清、瑄两家子弟，佩金符者百余人，蕃夷珍货、文犀、翠羽充斥于府库之内，富贵赫奕，为东南之冠。

七年，僧祖芋讦二人有逆谋，枢密院断事官曹拾得从中主之。诏籍其家，逮清、瑄至京师。清叹曰：“我世祖旧臣，宠渥逾众，岂从叛逆。不过新进宰相图我家资，欲以危法中我耳。”遂发愤，以首触石而死。年六十七。瑄与子文虎，清子虎，俱弃市。虎妻茅氏没官，有千户欲娶之。自缢死。至大三年，中书奏雪其冤，以清幼子完者都为枢密院判官，子孙悉返太仓，还其田宅。

清子显祖，海运千户；虎，昭勇大将军、都水监；旭，最知名。

瑄，豪横甚于清，乡人忤其意，则缚而投于海。其第四妾尤悍，瑄劈而畏之，为建大第，号四夫人府。两家田宅，遍于吴中。籍没后，官立提举司专掌其租赋。

瑄子文龙，流漠北。文龙子天麟，大德九年，伏阙诉冤，使中书召还文龙，董曰本贾舶。至大初，迁都水监，仍督海运。天麟，授绛州坑冶提举，不就。延祐二年，诏还所籍，天麟晚通《易》学。元统二年，江浙平章珣璐不花荐之，仍不起，卒。

与清、瑄同事者有五万户：黄真，昭武大将军，海道都

漕运粮正万户，佩三珠虎符；刘必显，信武将军、海运副万户；徐兴祖，昭勇大将军、海运副万户，追封东海郡侯，谥宣惠；虞应文，清女婿也，海运副万户。朱明达，海运上千户。朱日新，清之养子，宣武将军、江州路总管。杨茂春，松江嘉定所千户，佩金符。范文虎、柏良弼、黄成，俱海运千户，佩金符。俱为崇明人。

初清、瑄为海盗，东行三日夜，得沙门岛，又东北过高丽海口，见文登诸山，又北见碣石山，亡虑十五六往返，私念南北海道，此最径直，又不逢浅角，识之。及朝廷议挽漕，清、瑄遂建言海运焉。

旭，字子阳，清第三子，事亲以孝名，处富贵之中，泊如也。以大臣荐，授忠显校尉、海道运粮千户，佩金符。秩满，不乐仕进，遂告归。日与士大夫以诗酒为乐，博涉经史。尤长于书法，早从赵孟頫学，已有书名，晚年所造益精。卒于家。

文虎，字山云，瑄中子，善骑射。至元十五年，授管军总把，佩银符。二十一年，迁管军千户，换金符，督饷输京师。丞相引见，上嘉叹，诏去帽，抚其额曰：“真我国能臣也。”二十四年，从镇南王伐安南，授交趾海船万户，佩虎符，转饷至松柏湾，逆战，贼败走。王议罢兵，以文虎殿后，竟全师而返。二十五年，超授怀远大将军、庆远路总管，佩三珠虎符。二十八年，行户部尚书、海道都漕运府事。二十九年，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大德三年，改江浙行省。五年，镇江淮财赋都总管。七年，坐父事。诛。

史臣曰：元之海运，创于朱清、张瑄，重利而轻民命，不仁莫甚焉。二子用此致富贵，然亦不免诛夷。君子鉴于作俑，有以哉！

罗璧，字仲玉，镇江丹徒人。幼孤，事母以孝闻。长而魁

伟，沈鸷，善骑射。从朱祀孙入蜀，累官武翼大夫、利州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祀孙移荆湖，璧从之。阿里海涯至江陵，璧从祀孙降，入觐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千户，隶阿术麾下。从平歙寇，领本州安抚使事。

至元十五年，从张宏范定广南。十七年，以功赐金符，擢明威将军、管军总管，镇金山，居四年，海盗屏绝。徙上海，督造船六十艘，再月而毕。

廷议转江南之粟实京师，下其事于行省，璧独谓海道便，部漕舟从海道至杨村，不数十日达京师，赐金虎符，进怀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兼管海道运粮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璧转饷辽阳，浮海抵锦州小凌河，至广宁。加昭勇大将军。二十五年，督运至直沽仓。潞河水溢，仓几坏。璧树栅、筑堤，以捍之。赐宴中书省，擢昭毅大将军、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。上便宜十二策，帝嘉纳之。又请两淮荒田给贫民，三年后量收其入。从之。岁得粟数十万石。拜镇国上将军、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帅。

大德三年，除饶州路总管，兼府尹。改广东道宣慰使、都元帅。初，峒蛮占夺民田，不纳租税。璧召其酋至，以祸福谕之，相率奉版籍听命。北军戍广东，多瘴死，璧求良药，给诸郡疗之。有请加盐额置转运司者，璧力言其不可，民皆悦服。寻除都水监，换正奉大夫。通州多水患，凿二渠以分水势，又浚阜通河而广其堤，岁增漕六十余万石。至大元年，奉命治徐、邳水灾，又治两淮屯田。得疾归，卒于家，年六十六。

子坤载，以孝闻，璧病，坤载剖股为粥以进，不仕卒。

黄头，一名世雄，唐兀氏，后徙濮州鄆城，祖珽赤，山东道宣慰司副都元帅。父阿荣，袭珽赤职，累迁汀州总管、同知邵武路事，有惠政，转德庆路总管、阶怀远大将军，卒。

黄头，其长子也。以世袭职让其弟山住。从弟朵国歹为广衍仓使，亏官粟，黄头卖其宅以偿之。辟浙西元帅府掾，累迁兴国路大冶县达鲁花赤，调安丰路怀远县，兼领蒙城县，镇南王伐安南，道过其境，供张办而民不扰。王善之。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赐。擢嘉兴等处运粮千户，佩金符，在职八年，改温台等处运粮千户。

延祐元年，擢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副万户，运米二百七十万至京师。迁海道都漕运万户，佩双珠虎符，阶武德将军。前后九渡海，海运利弊，靡不周知。运船雇于濒海，居民常以船坏失事。黄头预以运费借之。使修船，由是失事者日少。运船受雇者直甚厚，船主贪饮博，或失期受责。黄头为之封识，时其当用给之。运船窃米者多，黄头使漕兵、舵工、水手之属得相收倚连坐，其弊遂除。自温台至福建，皆雇民船载米至浙西，复还浙东入海。黄头请移米庆元，自烈港入海，无迂道之费。温、台运船水脚之费，岁于行省关拨，黄头请给钞于温、台，使船人受讫即行。船行迟疾不一，旧例至直沽以次受之，先至者或食尽不得去。黄头请于朝，至则受之，民以为便。运船回空，枢密差官搜阅，因为奸利，或诬执榜掠，罄其囊篋。黄头请禁止之。运船过河间，监司率以盐草为辞，舟人无所得愬。黄头请正盐草地界，购其界外之薪。运船祷祠费，岁不给。黄头请借官钞千缗，收息供之。运船至直河，禁船人登岸。黄头请宽其禁，使舵工、水手得饮食于市。凡所张弛之法，后人皆遵用之，以为定例焉。未几，卒。

子保童，崇仁县达鲁花赤，以转输至集庆海洋，海船人有识之者，惊曰：“此吾万户公子也。”相率罗拜，且卫之。其为人所感戴如此。

咬童，阿鲁威氏，由中书直省舍人出为济南总管府治中，

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改内台。江淮再置财赋总管府，迁同知府事。至顺三年，改海道都漕运副万户。先是，春运先从浙西装发。是岁，浙西大水，行省议拨江东粮十七万石补之。咬童曰：“风信不可失，倘误国计，非细故。请先发浙西所有，徐以江东粮补之。”行省韪其言，立为改命。无锡州千户玉伦赤不花不听命，咬童劾按之。各所咸儆戒，无敢后期。及达直沽，咬童复以御粮情弊白于监察御史，著为令。会科拨海船，别给脚直，运辽东粟菽八万石，舟人争欲承载。咬童使拈阄决之，众乃帖服。事竣，入觐京师，道卒。咬童精悍勤敏，台省交章荐之，未及大用，时论深惜焉。

## 卷一百七十六

## 列传第八十

崔	斌	宋钦其
刘	宣	秦长卿
仲	杨居宽	
居	简	杨朵儿只
教	化	不 花
萧拜住		

崔斌，字仲文，大同弘州人，一名燕帖木儿，性警敏，世祖在潜丘召见，应对称旨，命佐卜邻吉歹将游骑戍淮南。卜邻吉歹甚敬礼之使斌觐敌形势。斌潜袭之，多所俘获。俄丁父忧，袭授金符，为总管。中统元年，改西京参议宣慰司事。世祖尝命安童举汉人识治体者一人，安童举斌，入见，陈时政得失，甚合帝意。

时帝锐意图治，斌危言说论，面斥是非，无所讳避。帝幸上都，尝召斌，斌下马步从。帝命之骑，因问为治大体当何先。斌以任相对。帝曰：“汝为我举可为相者。”斌以安童、史天泽对，帝默然良久。斌曰：“陛下岂以臣猥鄙，所举未允公议，有所惑欤？今近臣咸在，乞采众言，陛下裁之。”帝俞其请，

斌立马揚言曰：“敕问安童为相可否？”众欢呼万岁。帝悦，遂并相二人。除斌左右司郎中。每进见，必与近臣偕，其所献替，虽执政大臣有不得闻者，故人多忌之。会阿合马立制国用使司，专总财府，一以掊克为事。斌曰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”于帝前屡斥其奸。

至元四年，出为东平路总管。五年，大兵南征，道寿张。兵士有撤民席，投其赤子于地以死，斥于斌，斌驰谓主将曰：“未至敌境，而先杀吾民，国有常刑，汝亦当坐。”于是下兵士于狱，自是众莫敢犯。岁大稔，征赋如常年，斌驰奏免之，复请于朝，得楮币十万缗以赈民饥。六年，除同金枢密院事。

大军围襄阳，命斌金河南行省事。方议攻鹿门山，斌曰：“自岷山西万山，北抵汉江，筑城浚堑，以绝饷援，则襄阳可坐制矣。”时调曹、濮民丁屯田南阳。斌议罢之，补以近地兵，民以为便。又议户部给滨、棣、青、沧盐券，付行省募民以米贸之，仍增价和余。远近输贩者辐辏，馈饷不劳而集。敕河南四路籍兵二万以赴襄樊，斌驰奏曰：“河南户少而调度繁，实不堪命，减其半为宜。”从之，襄阳既下，转嘉议大夫，仍金行中书省事。

十一年，诏丞相伯颜伐宋，改行省为河南宣慰司，加中奉大夫，赐金虎符，充宣慰使。伯颜既渡江，分命阿里海涯定湖南，以斌贰之，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十二年十月，围潭州，斌攻西北铁坝。阿里海涯中流矢，不能军，斌率诸将夜集坝下，黎明毕登，战不利。斌曰：“彼小捷而骄，今焚其角楼，断其援道，堑城为三周，则城可得。”诸将然之。乃衔枚以待铁坝，人积刍秸梯其楼火之，且竖木栅坝上。诘旦，大军布云梯而上，斌挟盾先登，夺木栅据之。阿里海涯持酒劳曰：“取此城，公之力也。”斌曰：“潭人胆

破矣。若敛兵不进，许其来降，则土地人民皆我有，自湖以南，连城数十，可传檄而定，若纵兵急攻，彼无噍类，得空城何益！”阿里海涯从之，遣人开示祸福，城人出降。诸将怒其久抗，咸欲屠之。斌喻以兴师本意，诸将曰：“百姓当如公说，兵必诛之。”斌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宜旌之，以劝未附者。”诸将乃止。潭人德之，为立生祠。

十三年，奉诏谕广西。寻命还治湖南。安化、湘乡贼周龙、张唐、张虎等，所在蜂起，及事平，同僚议尽戮降者，以惩反侧。斌但按诛首恶，胁从者释之。十四年，迁行省右丞，进阶资善大夫。

十五年，召入觐。时阿合马擅权，廷臣莫敢言。斌从帝至察罕淖尔，帝问：“江南各省吏治如何？”斌对以治安之道在得人，今所用多非其人。因极言阿合马奸蠹，一门子弟并为要官。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、枢密副使孛罗按问之，黜其亲党，检核其不法事，罢天下转运司，海内称快。斌又言：阿老瓦丁，台臣劾其盗官钱事犹未竟，今复授江淮参政，何以儆贪吏。诏罢之。适尚书留梦炎、谢元昌言：“江淮行事至重，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。”乃迁斌江淮行省左丞。既至，凡蠹国病民之政，悉革之，仍条具以闻。阿合马屏其疏不上。时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亦与阿合马有隙，阿合马乃诬阿里伯与斌盗河南营田府官粮四十万石，命刑部尚书李子忠按其事，逮营田提控案牒宋钦其下狱。钦其不承。以酷刑讯之，不改辞。阿合马益怒，复遣北京行省参知政事张澍等四人杂治之。斌与阿里伯俱论死。裕宗在东宫闻之，方食，投箸恻然，遣吏止之，已不及矣。天下冤之。年五十六。至大初，赠推忠保节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郑国公，谥忠毅。

子三人：良知、威、恩，皆为显官。

宋钦其者，字敬之，申州人。初为府掾，阿里海涯器之，擢河南营田府提控案牍。后要束木又缘事逮之，道卒。子文瓚，天历中为礼部侍郎。刘宣，字伯宣，其先潞州人，后徙阳曲。父训金，河南省掾，博学知名，与元好问友善。

宣沉毅清介，有经世之志。宣抚张德辉至河东，见而器之，还朝，荐为中书省掾。遂从国子祭酒许衡受学，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。

至元十二年，入为中书户部郎中，改行省郎中。从丞相伯颜平江南。伯颜尝使宣诣大都献捷。世祖召见，应对称旨，赐器服宠之。江南平，命宣沙汰江淮冗官，其所存革，悉合公论。除知松江府，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。在官五年，威惠并著。迁江淮行省参议，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。

二十二年，入为礼部尚书，迁吏部。时将伐安南，宣上言曰：

连年日本之役，百姓愁戚，官府扰攘。今春停罢，江浙军民欢声如雷。安南小邦，臣事有年。岁贡未尝愆期。边帅生事兴兵，彼因避窜海岛，使大举无功，将士伤残。今又下令再征，闻者莫不恐惧。自古兴兵，必须天时。中原平土，犹避盛夏，交广炎瘴之地，毒气害人，甚于兵刃。今以七月，会诸道兵于静江，比至安南病死必众。缓急遇敌，何以应之？又安南无粮，水路难通，不免陆运。一夫担米五斗，往还自食外，官得其半。若十万石，用四十万人，止可供一二月。军粮搬载，船料军须，通用五六十万人。广西、湖南调度频数，民多离散，户令供役，亦不能办。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尝多。万一奸人伺隙，大兵一出，乘虚生变，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，卒难应变。请与彼中兵官深知事体者，商量万全方略，不然将复蹈前辙矣。

及再征日本，宣又上言曰：

近议复置征东行省，再兴日本之师，此役不息，安危系焉。唆都建伐占城，阿里海涯言平交趾，三数年间，湖广、江西供给船只、军须粮运，官民大扰，广东群盗并起，官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，死伤过半，连兵未解。安南与我接境，蕞尔小邦，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，唆都为贼所杀，自遭羞辱。况日本海洋万里，疆土阔远，非二国可比。今此出师，实为履险，纵不遇风，可到彼岸，倭人徒众猥多，彼兵四集，我师无援，万一不利，欲发救兵，其能飞渡耶？隋伐高丽，三次大举，丧师百万太宗亲征高丽，虽取数城而还，徒增追悔。且高丽平壤诸城，皆居陆地，去中原不远，以二国之众加之，尚不能克。况日本僻在海隅，与中国相悬万里哉！

疏入服闻。

二十三年十二月，中书省议更钞用钱。宣献议曰：

原交钞所起，汉、唐以来，皆未尝有。宋绍兴初，军饷不继，造此以诱商旅，为沿边余买之计，比铜钱易于赍擎，民甚便之。稍有滞碍，即用见钱，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。日增月益，其法浸弊，欲求目前速效，未见良策。新钞必欲创造，用权旧钞，只是改换名目，无金银作本称提，军国支用不复抑损，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。铸造铜钱，又当详究。秦、汉、隋、唐、金、宋利病，著在史策，不待缕陈。国朝废钱已久，一旦行之，功费不资，非为远计。大抵利民权物，其要自不妄用始。若欲济丘壑之用，非惟铸造不敷，抑亦不久自弊矣。

适桑哥谋立尚书省，以专国柄，钱议遂罢。

二十五年，由集贤学士除御史中丞，行御史台事，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，悍戾纵恣，尤忌宣。一日，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城点视军船。有军船载苇，御史张谅诘之，知为行省官所使，诣扬州覆实。忙古台图报，复遣伺台中违失，台官皆竦惧，阴

求自解，惟宣屹然不动，忙古台怒，罗织宣之子系扬州狱。又令酒务、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，诬告行台沮坏钱粮，闻于朝，必欲置宣死地。朝廷为置狱于行省，鞫其事。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，既登舟，行省列兵卫驱近之，至则分处，不使往来。九月朔，宣自刳于舟中。

宣将行，书后事嘱付从自诚，令勿启视。宣死，视其书曰“触怒大臣，诬构成罪，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讼、屈膝于怨家之前。身为台臣，义不受辱，当自引决，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。呜呼！天乎！实鉴此心。”别有文书言忙古台罪状，其稿涂抹不能识，宣友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，读者悲之。

宣既引决，行省白于朝，以为宣知罪重自杀。前后构成其事者，郎中张斯立也。斯立，济南章丘人，为行省员外郎。宣为参议，相得甚欢。斯立坐阻格江南钞法，尚书省命宣杖之。宣为任其事，贷斯立罚。至是斯立徇上官意，周纳宣罪，时论薄之。延祐四年，自诚持上宣行实，御史台以闻，赠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彭城郡公，谥忠宪。

子自勉，上蔡、临颖二县尹；自得，杞县主簿。

秦长卿，河南洛阳人。性倜傥有大志。世祖在京兆，已闻其名。既即位，以布衣徵至京师。长卿尚风节，好论事，与刘宣同在宿卫。

是时，尚书省立，阿合马专政。长卿上书曰：“臣愚戆，能识阿合马，其为政擅生杀人，人畏惮之，固莫敢言，然怨毒亦已甚矣。观其禁绝异议，杜塞忠言，其情似秦赵高，私蓄逾公家资，觊觎非望，其事似汉董卓。《春秋》人臣无将，请及其未发诛之。”事下中书省，阿合马便佞，善伺人主意，左右变为救解，事遂寝。然由是大恨长卿。除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，竟诬以折阅课额，逮长卿下吏，籍其家产偿官，又使狱吏杀之。

狱吏濡纸塞其口鼻，即死。未几，王著杀阿合马，帝悟其奸，斫棺戮尸。而长卿冤终不白。

长卿从子促，字山甫，为建康府判官，闻长卿冤状，即自弃官归。阿合马伏诛，姚燧与执政言：“仲以诸父之冤，不肯仕，宜荐之。”行台侍御史裴道源举为昭州知州。至元三十年，卒于官。

仲子从龙，仕至南台治书侍御史；从德，中书参知政事。从龙预修《经世大典》，梦其父问长卿事已言于史馆否，从龙乃以欧阳玄所作家传上之。

杨居宽，字子裕，东昌莘县人。辟中书省掾，擢左右司郎中，累迁江浙行省参议，入为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性刚直。桑哥为总制院使，幸进者入贿即得美官，居宽在中书省恒裁抑之。桑哥怒，及拜尚书右丞相，诬以罪杀之，籍其家，惟其子集贤直学士勋，不连坐。居宽死时，年五十五。

弟居简，从世祖伐宋，累迁唐州知州，有能名。桑哥伏诛，上诉兄冤，诏还所籍产，官其二孙。居简子升，翰林国史院检阅官。居宽从弟居义，浦东场盐司丞，亦有吏能。

杨朵儿只，河西宁夏人。父式腊唐兀台，给事裕宗，早卒。裕宗崩，隆福太后在东宫，问左右曰：“式腊唐兀台有子否？”以朵儿只及其弟教化对。乃命教化侍武宗，朵儿只侍仁宗。成宗崩，仁宗自怀庆入靖内难，先命朵儿只偕李孟至京师，与右丞相哈哈孙定计。及仁宗至，命朵儿只领禁卫，亲解御带以赐。仁宗为皇太子，授家令丞，旦夕侍侧，至废休沐。武宗闻其贤，召见之。皇太子为先容曰：“此人诚可任大事，然刚直寡合。”帝然之。

仁宗即位，执朝臣误国者将尽诛之，朵儿只曰：“为政而尚杀，非帝王之治也。”仁宗感其言，止诛脱虎脱等。它日与

中书平章李孟论元从人材，孟以朵儿呆为第一，拜礼部尚书。初，尚书省改作至大银钞，一当中统钞二十五，又铸铜为至大钱，至是议罢之。朵儿呆曰：“法有便否，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。钞固当废，钱与楮币相权而用，古之道也。国无弃宝，民无失利，钱未可遽废也。”言虽不尽用，时论黜之。迁宣徽副使，御史请为台官，帝不许。

有言近臣受贿者，帝怒其非所当言，将诛之。御史中丞张珪叩头谏，不听，朵儿呆从容言曰：“世无诤臣久矣，张珪真中丞也。”帝悦，竟用珪言，且拜朵儿呆侍御史。尝侍宴，群臣或谈笑逾常度，而朵儿呆独正色，帝为之改容。迁中丞。平章张闾以妻病，谒告归江南，夺民河渡地，朵儿呆以失大体，劾罢之。江东、西奉使斡来不称职，朵儿呆劾而杖之。

御史纳璘以言忤旨，帝怒，朵儿呆救之，一曰至八九奏，曰：“臣非偏护纳璘，诚不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。”帝曰：“为卿宥之，可左迁昌平令。”朵儿呆又言：“以御史宰京邑，无不可者，但以言事左迁，恐后来引以为戒，莫肯尽言矣。”它日帝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朵儿呆侍侧，帝顾谓曰：“魏征古之遗直也，朕安得用之？”对曰：“直由太宗，太宗不听，徵虽直，奚益！”帝笑曰：“卿意在纳璘耶？当赦之，成尔直名。”

有上书论朝廷阙失，而触宰相者，宰相怒，将奏杀之。朵儿呆曰：“诏书云：言虽不当，无辜。今若此，何以示信于天下！果杀之，臣亦负其职矣。”帝悟，释之。加昭文馆大学士。进阶荣禄大夫。时位一品者，多乘间邀赠先世王爵。或谓朵儿呆倚眷隆，宜奏请。曰：“家世微寒，幸际遇至此，已惧弗称，况敢多求乎！且我为之，何以风厉徼幸者！”迁中政院使。未几，复为中丞。

初，铁木迭儿用兴圣太后旨，召为中书右丞相，非上意也，

居两载，有罪托病去。既而，衍缘近臣，再入相，恃势贪虐，中外切齿，然莫敢发其奸。朵儿只慨然以纠劾为己任。会张弼子狱起，朵儿只廉得铁木迭儿受赃六万贯，其大奴亦受数千，告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儿、徐元素按实入奏。而御史亦辇真别发其它私罪二十余事。帝本恶铁木迭儿，至是震怒，诏逮问，铁木迭儿走匿太后宫中，帝为不御酒者数日，以待决狱，诛其大奴数人，铁木迭儿终不能得，朵儿只持之急。徽政院臣以太后旨，召朵儿只至宫门责之。对曰：“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，必得罪人，非敢违太后旨也。帝仁孝。恐忤太后意，但夺其丞相印绶，而迁朵儿只集贤学士犹数以台事访之，对曰：“非臣职事，不敢与闻。所念者，铁木迭儿虽去君侧，反为东宫师傅，在太子左右，恐售其奸，则祸有不可胜言者。”

仁宗崩，英宗在谅暗中，铁木迭儿复相，即宣太后旨，召朵儿只至徽政院，与徽政使失列门、御史大夫脱忒哈杂鞠之，责以黷旨之罪，朵儿只曰：“恨不斩汝以谢天下，果违太后旨，汝尚有今日耶！”铁木迭儿又使同时为御史者二人证其狱，朵儿只顾二人唾之曰：“汝等皆备位风宪，顾为犬彘事耶！”坐者皆惭俯首，即入奏。执朵儿只载于国门外，杀之。是日，昼晦，都人恟惧。英宗即位，诏天下，加以诬妄大臣之罪。

朵儿只少孤，与兄教化友爱。兄死，事寡嫂有礼，视兄子如己子，家人化之。及死，权臣欲夺其妻刘氏与人，刘氏剪发毁容，自誓以免。后赠思顺佐理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追封夏国公，谥襄愍。

子不花，官至金河东廉访司事。有杀子诬怨家者，狱成，不花谏之曰：“以十岁儿受十一创，已可疑。有彼以斧杀仇人子，必尽力，何创痕之浅，反不入肤耶？”卒得其情，平反之。天历初，陕西兵入河东，战没。二仆皆从死。

教化，幼事武宗于潜邸。武宗总兵北边，以成宗所赐玉印为符令，使教化怀之。大德十年，教化入奏军事，且请颁岁赐。太府卿持其券不下，教化愤怒，责之曰：“太子躬擐甲冑，防边于万里之外，赖岁赐以给军旅之用，奈何靳之？恨不得面质汝罪于天子。”引所持挝击之。

及成宗崩，教化疾至怀州，见仁宗，请即日入朝。内难遂平。武宗即位，群臣以次召见，问教化：“太府卿孰为汝所击者？”敕诛之，以其家产赐教化。对曰：“事在赦前，不可的失大信于人。至以其家产赐臣，臣尤不敢奉诏。”武宗嘉叹，从之。超拜同知太府院事。

至大二年，御史台奏为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，入辞，帝不悦曰：“此朕左右手，何可令远去。”留为将作院使。是年卒。年三十三。赠效节宣忠翊载功臣、大司徒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夏国公，谥襄敏。子衍饬，监察御史。

萧拜住，契丹石抹氏。

会祖丑奴，仕金为古北口千户。大兵南下，同戍之将招灯必舍遁，丑奴独帅三千人，夜袭大营，力战不克，乃开关遣纳降。太祖命丑奴追袭招灯必舍，及诸平、滦，降之。从大军攻取平、滦、檀、顺、深、冀等州，下昌平县及红螺、平顶诸寨，又丙败金兵于邦君甸，以功为檀州军民元帅。车驾西征，驿送竹箭、弓弩弦各一万，擢檀、顺、昌平万户，仍管打捕鹰房人匠。卒，官丑奴弟老瓦为秃鲁花，袭檀州节度，使与金人战，没。

祖青山，袭万户，从丞相伯颜平宋，官湖北提刑按察使。

父哈刺帖木儿，少事太子真金，典东宫宿卫，出知檀州，卒。

拜住，尝从成宗北征，由知檀州入为礼部郎中、同知大都

路总管府事，又出知中山府，同忧去官。属仁宗出居怀孟，道过中山，有同官谮于近侍，谓知府之去，惮迎候劳耳。仁宗颔之，适见田中老妪，问府官孰贤，妪对：“有萧知府，奔丧还，祷其速来。”帝意乃释。

武宗即位，起复中书省左司郎中，出为河间路总管，召充右卫率使，迁户部尚书，拜御史中丞。皇庆元年，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。延祐三年，入拜中书平章政事，罢为典瑞院使，历崇祥院使，阶银青荣禄大夫。拜住在中书，颇牵制铁木迭儿所为，又发其奸赃诸辜。铁木儿恨之，遂与朵儿只同被诬陷。英宗曰：“人命至重，不宜仓卒。二人罪状未明，当白兴圣宫，付当司详讞，若果有罪，诛之未晚。”铁木迭儿竟杀之，并籍其家。拜住死，有吴仲者，宋其尸三日不去，卒收葬之。

铁木迭儿死，会地震风烈，敕廷臣集议弭灾之道。集贤大学士张珪、中书参议回回，抗言于坐，谓萧、杨及贺胜冤死，实致沴之端。闻者失色，言终不得达。及珪拜平章，告丞相拜住曰：“赏罚不当，枉抑不伸，不可以为治，若肃、杨等之冤，何可不亟为昭雪？”遂请于英宗，赠杨朵儿只官谥。泰定初，赠拜住守正佐治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、柱国，追封冀国公，谥忠愍。萧、杨死后一年，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、观音保，亦为铁木迭儿子琐南所害。

史臣曰：“阿合马杀崔斌、秦长卿，忙古台杀刘宣，皆缘吏事，中以危法。至铁木迭儿杀萧拜住、杨朵儿只，则矫母后之命，以快其报复之私，虽明如世祖，断如英宗，不能烛其奸而戮之，呜呼！长国家者，慎勿为儉人所蔽哉。”

## 卷一百七十七

## 列传第八十一

姚天福 崔 彧

姚天福，字君祥，绛州稷山人。少为怀仁县吏，见同列所为，耻之。从儒者受《春秋》，学能知大义。世祖以皇太弟驻白登，县令使天福进葡萄酒于行帐，应对敏给，帝奇之，留直宿卫。至元初，授怀仁县丞。丞相塔察儿奉使北藩，代州知州杨阔阔出荐天福于塔察儿，俾从行。塔察儿以为能。五年，塔察儿为御史大夫，妙择官属，以天福为架阁管勾兼狱丞。

十一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君臣奏事皆便服，天福朱衣秉笏以入，众骇顾，莫知所为。见帝，首论阿合马擅政为奸利，出诣中书省，执阿合马。阿合马亦期得对，必杀天福。及至帝前，天福探皂囊，出二十四事，抗声论之。才及其三，帝为之动容，曰：“即此已不容诛，况其余乎？”国语谓虎曰巴而思，帝赐天福名巴而思。且谕之曰：“有敢违祖训而干纪法犯法者，其击之勿纵。”是时，阿合马方以言利得幸，帝虽黜天福言，然宠任如故也。

既而天福按事北边，道过其家，其母赵氏见之，大怒曰：“汝为御史，胡私归？”立遣之去，且告曰：“汝勿以吾为虑。”

苟言事得罪，吾虽为汝死亦甘心。”廷臣闻其母言，以奏，帝曰：“贤哉！非此母，不生此子。”命付史馆书之。

大名路达鲁花赤小甘浦，冬猎于郊，民不堪命。事闻，帝遣御史按之，反为小甘浦所欧，更命天福往。天福微服廉问，尽得其实，立捕小甘浦，劾治之，并及他淫虐不法事。小甘浦素贵，猝见折辱，皆款服，械以俟命。为侍御史安兀失纳所营救，诏释之。小甘浦骑过台门，为诟谇语，天福闻之曰：“敢尔耶！”率吏卒执之，于佩囊得赂安兀失纳书，诘之，则赂在道士家。天福搜得赂如书，而安兀失纳不知也。明旦，方坐御史府治事，天福叱左右撤其案，手执之。安兀失纳绝裾而逸，天福持赃入奏。帝曰：“朕尝赏小甘浦十死罪。”天福曰：“今小甘浦死罪十有七，陛下赏其十，其七谁当之？且太祖之法，安可坏耶！”于是小甘浦竟伏诛，安兀失纳亦坐免官。

后安兀失纳与御史大夫孛罗宴见，为双陆于帝前，天福入奏事，引其衣而出之曰：“罪人也。安得近至尊？”左右皆失色。

是时，月鲁那延与孛罗同为御史大夫，天福奏曰：“一蛇九尾，首动尾随。一蛇二首，则不能行矣！今台纲不振者，由一蛇二首也。”帝曰：“朕亦思之，巴而思之言是。”孛罗遂以年少自劾去。

诏罢各道提刑按察使。天福见月鲁那延，反覆言所系之重，月鲁那延曰：“非御史，见不及此。”夜见帝于卧内奏之，帝亦大悔，未旦，趋命中书省复立之。

阿合马畏天福久为御史，谋去之。会帝幸上者，遂托事，使兵马司率骑士，猝缚天福，去索其家，仅有脱粟数升。天福曰：“丞相反。无诏旨自行在来，而欲擅杀年史，非反耶？”阿合马欲锻炼以成其罪，无所得，乃左迁天福同知衡州路事。

左司召天福受命，天福曰：“吾先受密旨，勿远去台，俟见上，乃行。”执政不敢强之，复奏为河东路提刑按察副使。

时北边用兵，方冬，役太原民转粟，民苦之。天福上言曰：“外患未宁，而先失内郡民心，可乎？”帝悟，遽命罢之。太原饥，天福发禀而后奏闻，为有司所劾。诏勿问。入拜治书侍御史。

十六年，出为淮西北道提刑按察使。江南初定，蕲、黄、宣、饶诸路盗发，辄以兵屠之，而大掠其近县。又淮西多宋宿将家，官利其赏，则缘事籍之，或遣人俘良家子女。天福于津隘，置吏察阅，悉还之，严治掠卖之罪，得免者数千人，民立祠祀之。

十八年，移江南湖北道。劾平章阿里海涯不法事，不服。天福入朝自言之，出境，遇贼劫之。已而为姚按察船，贼罗拜曰：“公正人，不可犯。”其为人所慕如此。辽东宣慰使阿老瓦丁以军兴盗官粟狱久不决，诏天福按之。天福树杙于庭，曰：“尸赃吏于此，狱必具。”阿老瓦丁闻之曰：“我讵能抗姚公？”遂引伏。以内臣救之获免，入见裕宗于东宫，泣告曰：“巴而思鞫臣如执豕然！”裕宗曰：“汝罪应尔，巴而思无滥刑也。”由是内外莫不震肃。

二十年，移山北辽东道。民饥，天福发禀赈之，州以无朝命，遣使止天福。天福留使者，振毕而后遣之。事闻，帝亦不之罪也。有叔侄争田者，数十年不决。天福谏其事，问侄：“有殴汝叔者，汝救之否？”曰：“救之”。又问其叔：“有戕汝侄者，何如？”曰：“吾仇也。”天福曰：“然则，汝何争耶？”皆感泣而去。州民以游牧为业，天福劝以农事，民日富。又立学校，延师以教之，政化大行。

二十二年，帝选说部尚书，问巴而思所在。召拜刑部尚书。

有疑狱讞上，天福不肯署，同列代决之，天福乃引疾去官。后其事果如天福所疑，人始服其明允。寻除扬州路总管。

二十六年，复改淮西路提刑按察使。行省平章政事昂吉儿，其子昂阿秃与大盗七人交通。天福捕七人诛之，劾昂吉儿赃巨万。时行御史台在扬州，天福自诣台，白其事。昂吉儿使其兵校丁文虎道杀天福，天福并执之。事闻，诏近侍阿术、治书侍御史万僧按问，昂吉儿惧，因馆人馈米，贮金于米囊中，持以入。天福诃知之，亦随之入，发囊得金。昂吉儿词伏，立杖之。然昂吉儿卒以功臣议宥，后还都，狱譖天福擅杀。帝曰：“杀贼何罪耶？”

二十八年，迁平阳府尹。有男子伪为女巫，妄言祸福。天福曰：“是乱常败欲者。”立命扑杀之。天福决平湖为水碓田，民便之。按察副使速鲁蛮沮其事，天福不为动，并劾其受赇，速鲁蛮坐免官。三十一年，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，以母老，辞不行。

元贞元年，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，又改真定府尹。隆福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，役真定民。时麦熟，天福辄止之，上言请缓至农隙，从之。蛮城有杀人于逆者，且令执主人考之，诬伏。狱三上，天福三疑之，县令卒不肯改。天福问死者之母曰：“尔子所赍钞，有私识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取主人之赃，使辨之。曰：“非也。”天福曰：“信冤矣。”持其事不下。居一月，而得真盗于德兴。

大德三年，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又以病辞。四年，以通奉大夫、参知政事，行大都路总管、大兴尹事。三河县民得铜印于田间，未及送官，怨家诬为谋反。事上府，天福取其印视之，则故三河县印也，笑释其缚而遣之，治县令与告者之罪。有寡妇朱畀弟钱为贾，后索钱，弟不肯予。朱告于官，皆以无

券，不直朱。天福使朱归，而召其弟曰：“尔昔贫今富，今有盗扳尔为其徒党，信乎？”弟惶惧，具言假姊钱致富，有簿记可按也。天福乃召朱至，按簿分其半与之。其断决明识皆类此。

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敕内侍董文忠宣付天福事于史馆，赠正奉大夫、河南江北行省参知政事、护军、平阳郡公，谥忠肃。

初，天福官山北辽东道时，有开平县民刘成暴死，其弟告嫂阿李与人通，疑为所杀。县令丁钦验之，无死状。天福趣钦三日复命，钦扰懣不知所为。其妻韩闻之，告钦曰：“死者顶骨中当有物，涂药泯其迹耳。”钦濯而求之。果于顶骨中得铁三寸许，持白天福，且言得妻之教。天福召韩问之，则夫死再醮者也。遣吏发前夫之棺，验之，得顶骨中之铁，与成无异。韩款服。不旬日而两狱皆具。又天福按事过景州，有旋风起马前，天福使二卒从之。至大泽葭苇中，得杀死者五人，一人腰间悬小印。天福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下令括城中布，尽市之。且使吏四出邀行贾。有四人载布五驴，止之，验布上印文相合。讯以杀人事，皆款服。此二事尤为当世传颂云。

子：祖舜，秘书郎；侃，内藏库使。

崔彧，字文卿，小字拜帖木儿，江淮行省左丞斌之弟也。负才气，刚直敢言，世祖甚器之。至元十六年，奉诏偕牙术至江南，访求艺术之士。还朝，首劾忽都带儿根索亡宋财货、扰百姓，身为使臣，挈妻子以往，所在索鞍马刍粟。疏上，不报。

十九年，除集贤持读学士。彧言：“参知政事阿里请以阿散袭其父阿合马职，倘得请，其害不可胜言。赖陛下神圣，拒而不可。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，乞召阿里廷辩。”帝曰：“已敕中书，凡阿合马所用，皆罢之，穷治党与。事竟之时，朕与

汝有言也。”又请将郝祯剖棺戮尸，从之。寻敕钩考枢密院文牒，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。彧言：“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，生民休戚，百官邪正，虽王公将相，亦宜纠察。近惟御史得有所言，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，庶于国家有补。选用台察官，若由中书，必有偏徇之弊，御史宜从本台选择，初用汉人十六员，今用蒙古十六员，相参巡历为宜。”从之。

二十年，复为刑部尚书，上疏言时政十八事：一曰广开言路，多选正人，番直上前，以司喉舌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。二曰当阿合马擅权，台臣莫敢纠其非，迨事败，然后接踵随声，徒取讥笑。宜别加选用，其旧人除蒙古人敢圣断外，余皆当问罪。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，赏罚不当。多希阿合马风旨。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，庶号令明而赏罚当。四曰翰林官亦颂阿合马功德，宜访南北耆儒硕望，以重此选。五曰郝祯、耿仁、等虽正典刑，若是者尚多，罪同罚异公论未伸。合次第屏除。六曰贵游子弟，用即显官，幼不讲学，何以从政。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，则人才辈出矣。七曰今起居注所书，不过奏事检目而已。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、汉人之重厚者，居其任，分番上直，帝王言动必书，以垂法于无穷。八曰宪曹无法可守，是以奸人无所顾忌。宜定律令，以为一代之法。九曰官冗，若徒省一官员，并一衙门，亦非经久之策。宜参众议，而定成规。十曰官僚无以养廉，责其贪则苛。乞将诸路大小官，有俸者量增，无俸者特给。然不取之于民，惟赋之于民，盖官吏既有所养，不致病民，少增岁赋，亦将乐从。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，已十五万户。去家就旅，岂人之情，赋重政繁，驱之致此。乞降旨，招集复业，免其后来五年科役，其余积欠并蠲，事产即日给还。民官满替，以户口增耗为黜陟，其徙江南不归者，与土著一例当役。十二曰凡丞相安童迁转旧臣悉为阿合马

擯黜，或居散地，或在远方，并合拔擢录用。十三日簿录奸党财物，本国家之物，不可视为横得，遂致滥用。宜以之实帑藏、供岁计。十四日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，不应立留守司，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。宜易置总管府。十五日中书省右丞二，而左丞缺。宜改所增右丞置诸左。十六日在外行省，不必置丞相、平章，止设左右丞以下，庶几内重，不致势均。彼谓非隆其各不足镇压者，奸臣欺罔之论也。十七日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权，子侄姻党，分列权要，官吏出其门者，十之七八，威权不在阿合马下。宜罢职理算，其党虽无污染者，亦当迁转他所，勿使久据湖广。十八日铨选类奏，贤否莫知。自今三品以上，必引见而后授官。敕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议行之。

又言：“江南盗贼相而起，主二百余所，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，民不聊生，激而成变。日本之役，宜姑止之。又江西四省军需，宜量民力，勿强以土产所无。凡给物价与民者，必以实，召募水手，当从其所欲，伺民气稍苏，我力粗备，三、二年后，东征未晚。”世祖以为不切，曰：“尔之所言如射然，挽弓虽可观，发矢则非是矣。”

彧又言：“昨中书奉敕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，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，欲其明白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通告核实。又因取勘畜牧数目，初意本非扰民，而近者浮言胥动，恐失农时。”又言：“建言者多，孰是孰否，中书宜集议，可行者行之，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。”又言：“各路每岁选取室女，宜罢。”又言：“宋文思院小口斛，出入官粮，无所容隐，所宜颁行。”皆从之。

二十一年，彧劾奏虚世荣不可居相位，忤旨，罢。二十三年，起为集贤大学士、中奉大夫、同佥构密院事。寻出为甘肃行省右丞。召拜中书右丞。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奏曰：“近

桑哥当国四年，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得者。其昆弟、故旧、妻族皆授要官美地，唯以欺蔽九重、朘削百姓为事。宜令两省严加考核，凡入其党者，皆汰逐之。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贿者，论如律，仍追宣敕，除名为民。”又奏：“桑哥所设衙门，其闲冗不急之官徒费禄食，宜令百司集议汰罢，及自今调官，宜如旧制，避其籍贯，庶不害公。又大都高赀户，多为桑哥等所容庇，凡百徭役，止令贫民当之。今后徭役，不问何人，宜皆均输，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。罪之。又军、站诸户，每岁官吏非名取索，赋税倍蓰，民多流移。请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，敢私敛民及役军匠者，论如法。又忽都虎那颜籍户之后，各投下毋擅招集，太宗既行之，江南民籍已定，乞依太宗之法为是。”并如所请。

二十八年，由中书右丞迁御史中丞。彧奏：“太医院使刘岳臣尝仕宋，练达政事，比者命其参议机务，众皆称善。乞以为翰林学士，平议朝政。”又言：“行御史台奏：‘建宁路总管马谋，因捕盗延及平民，有掳掠至死者多，又俘掠人财，迫奸处女，受民财积百五十锭，狱未具，会赦。如臣等议，马谋以非罪杀人，不在原例。’宜令行台诘问明白定罪。”又言：“昔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，劾尚书省官忙兀带、教化、纳速刺丁灭里奸赃，纳速刺丁灭里反诬祚以罪，遣人诣尚书省告桑哥。桑哥暧昧以闻，流祚于愍答孙，妻子家财并没入官。祚至和琳遇乱，走还京师。桑哥又遣诣云南理算钱谷，以赎其罪。今自云南回，臣与省臣阅其状词，罪甚微，宜复其妻子。”从之。二十九年，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奏：“四方之人不阙下，率言事以干进。国家名器，资品高下，具有定格。臣等以为，中书、枢密院宜早为钰定，应格者与之，不当与者使去。又言事有是非当否，宜早与详审言之。当者即议施行，或所陈

有须诘难条具者，即令其人讲究，否则罢遣。”帝嘉纳之。

又奏：“纳速刺丁灭里、忻都、王巨济，党比桑哥，恣为不法，楮币、铨选、盐课、酒税，皆更张变乱之。衔命江南，理算积久逋赋，期限严急，胥卒追逮，半于道路，民至嫁妻卖女，殃及亲邻，维扬、钱塘受害最惨，无故而殒其生者五百余人。近者，闾里按问，悉皆首实请死，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，而使之至此者，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，莫不愿食其肉。臣等共议：此三人者既已伏辜，宜令中书省御史台从公论罪，以谢天下。

又言：“河西人薛阁干领兵为宣慰使，吏诣廉访司告其三十六事，檄金事簿问。而薛阁干率军人擒问者辱之，且夺告者以去。臣议：从行台选御史往按问薛阁干，仍先夺其职。”又言：“去岁桑哥既败，使臣至自上所者，或不持玺书，口传圣旨，纵释有罪，擅籍人家，真伪莫辨。臣等请自今凡使臣必降玺书，省、台、院诸司，必给印信文书，以杜奸欺。”帝曰：“何人乃敢尔耶？”对曰：“咬刺也奴、伯颜察儿，比尝传旨纵罪人。”帝悉可其奏。又言：“松州达鲁花赤长孙，自言不愿钱谷官，愿备员廉访司，令木入刺沙上闻。传旨至台，特令委用，台臣所宜奉行。但径自陈请，又尝有罪，理应区别。”帝曰：“此自卿事，宜审行之。”又奏：“江南李淦言叶李过愆，敕赴都辨论，令叶李已死，事有不待辩者。李淦本儒人，请授以教官，旌其直言。”又奏：“鄂州一道，旧有按察司，要束木恶其害已，令桑哥奏罢之。臣观鄂州等九郡，境土亦广，宜复置廉访司。行御史台旧治扬州，今扬州隶南京，而行台移治建康；其淮东廉访司旧汉淮安，宜移治扬州。”又奏：“诸官吏受赇，在朝则诣御史台首告，在外则诣按察司首告，已有成宪。自桑哥当国，受赇者不赴宪台宪司，诣诸司，故尔反覆

牵延，事久不竟，臣谓宜如前旨，惟于本台、行台及诸道廉访司首告，诸司无得辄受。又监察御史塔的失言：女直人教化的，去岁东征，妄言以米千石饷阁里帖木儿军万人，奏支钞四百锭，宜令本处廉访司究问，于本处行省追偿议罪。”皆从之。

三月，中书省臣奏，请以彧为右丞，世祖曰：“崔彧敢言，惟可使任言责。”闰六月，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奏：“近耿熙告：河间盐运司官吏盗官库钱，省台遣人同告者杂问，凡负二万二千余锭，运使征八千九百余锭，犹欠一万三千一百余锭。运使张庸尝献其妹于阿合马，有宠。阿合马既死，以官婢事桑哥，复有宠。故庸衍缘戚属，得久漕司，独盗三千一百锭。宜命台省遣官，同廉访司倍征之。”又言：“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术儿赤带、河东廉访司官忽儿赤，擅纵盗贼，抑夺民田，贪污不法，今月林伯以事至京，宜就令诘问。”又言：“扬州盐运司受贿，多付商贾盐，计直该钞二万二千八百锭。臣等以谓追征足日，课以归省，赃以归台，斟酌定罪，以清蠹源。”又奏：“江西詹玉始以妖术致位集贤，当桑哥持国，遣其掎刻江西学粮，贪酷暴横，学校大废。近与臣言：“撒里蛮、答失蛮传旨，以江南有谋叛者，俾乘传往鞫，明日，访知为秃速忽、香山欺罔奏遣。玉在京师，犹敢诳诞如此，宜亟追还讯问。”帝曰：“此恶人也，遣之往者，朕未尝知之。其亟执之。”

三十年，彧言：“大都民食唯仰客余，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，致贩鬻者少，米价翔踊。臣等议：勿令有司括船为便。”宝泉提举张简及子乃蛮带，告彧尝受邹道源、许宗师银万五千两，又其子知微讼彧不法十余事。敕就中书自辩。彧已书简等所告，与已宜对者为牍袖之，视而后对。简父子所告皆无验，并系狱，简瘐死，仍籍其家一女入官。乃蛮带、知微皆坐杖罪除名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。先是，千户阔阔出得王玺于扎拉尔氏，以示彧，其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彧使上之徽仁裕圣皇后。至是，皇后手授成宗。彧以久任宪台，乞选他职，不许。帝谕之曰：“卿若辞避，其谁抗言？”彧言：“肃政廉访司案牍，而令总管府检劾非宜。”帝曰：“朕知其事，当时由小人擅奏耳，其改之。”

大德元年，彧又条陈台宪诸事，皆见于施行。彧居御史台久，又守正不阿，人疾之。监察御史斡罗失刺，劾奏“彧兄在先朝尝有罪，不宜还所籍家产。”帝怒其妄言，笞则遣之。十一月，御史台奏：“大都路总管沙的，盗支官钱，及受脏计五千三百缗，准律当杖百七，不叙，以故臣子从轻论。”帝欲仅停其职，彧与御史大夫只而合郎执不可。已而御史又奏：“彧为中丞且十年，不宜久任。”彧遂以病辞，帝谕之曰：“卿辞退诚是，然勉为朕少留。”

闰十二月，兼领侍仪司事，与太常卿刘无隐奏：“新正朝贺岁常习仪大万安寺。”帝曰：“去岁兀都带以雪故来迟，今而复然。诸不至及失仪者，殿中司、监察御史同纠之。”二年，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寻与御史大夫秃赤奏：“世祖圣训，凡在籍儒人，皆复其家。今岁月滋久，老者已矣，少者不学，宜遵选制，俾廉访司常加勉厉。”帝深然之，命彧与不忽木、阿里浑撒同翰林、集贤议，特降诏条，颁于各路。彧以是年九月卒。至大元年，赠推诚履正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郑国公，谥忠肃。

史臣曰：“汉之汲黯，宋之包拯，元之姚天福，所谓邦之司直者也。崔彧鉴于斌之受祸，不劾阿合马、桑哥，而事后论其党附者，犹不免于畏强御，然议论侃侃，切于时务，亦天福之次也。”